

名家考閱主



文友

目 第一卷第 十 期
 錄 第十號 (十月一日號)

隨 筆

- 摧殘女性..... 嚴 東 2
- 五味與哲學..... 丁 翥 2
- 文章的衰老病..... 錢 昌 年 3
- 茶、書報、戲..... 自 庸 3
- 劇本的藝術和文學..... 華 仲 生 4
- 我辭職了..... 華 仲 生 5

- 復興的曙光..... 馮 節 6

- 紀念國慶的起信論..... 何 海 鳴 7

- 對於雙十節的展望..... 丁 元 普 10

- 國慶與國家..... 陳 彬 鈺 11

- 我對於收買棉紗布感想..... 李 權 時 13

- 由買辦經濟到民族經濟..... 申 蘭 生 14

- 東方大同思想..... 墨 僧 15

- 意大利事變後的大戰形勢..... 楊 光 政 16

- 上海民意機關的組織..... 周 毓 英 17

-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6)..... 武 克 18

- 上海票據清算制度之前瞻..... 鄭 永 祥 22

- 袁項城印象記..... 江 亢 虎 24

- 畫 時事之頁..... 25

- 刊 日本陸軍落下傘部隊..... 26

- 漢字的偏傍學考..... 伯 慈 29

- 弘一法師之死..... 沈 靜 31

- 紅葉談..... 沙 青 32

- 訪鄧將軍墓..... 何 心 34

- 生之寂寞..... 郭 朋 35

- 樓霞一日旅(畫與文)..... 危 燕 37

- 光景..... 南 月 43

- 歧路..... 福 德 勝 45

- 編輯室..... 吳 青 霞 51

- 對 畫 (秋花)..... 陳 抱 一 作 1

文

摧殘女性

嚴東



看報上的廣告，某戲院魔術表演有「摧殘女性」節目，現在我面前，就看見血淋淋地美女鋸成兩段的一幅圖畫。我沒有看過這種玩意兒，也不想看。只記得年紀小時，看糊猴串把戲，總有一隻黑洋狗被走江湖人鞭打着，汪汪的叫，別的觀眾看得起勁，我心中代狗非常難過；我的哥哥年紀小時看大戲，看過包龍圖血淋淋地把人鋸成兩段的奇蹟，到現在還有深刻印象，時常提起，我想這個印象並不高明，也不含什麼教育意味。每個小孩，且不論他性善或性惡，總都親自

經過或親眼看過幾樁印象深刻的人類殘酷和虐待行爲，然後他心腸硬了，他「成人」了。三百年前，英國值伊麗沙白女王統治，那時不列顛民族還很野蠻，他們喜歡上戲院子，不是看戲，却是看羣狗撕熊的把戲，戲臺上活生生看一隻熊被撕死，認爲是無上的娛樂。不列顛民族的殘酷，實在不容我們否認。但是反躬自省，中國一般人看戲的態度和目的，也有改善的必要。我們看戲所得的娛樂顯然是種破壞性的娛樂，最顯著的例：我們愛看「

偉大」，銀幕上的大火燒，大地震，大戰爭，大屠殺，都是最有生意眼的。這和小孩把大人替他砌的積木一手推倒後咯咯發笑實在沒有什麼兩樣，這證明尼羅皇雖然火燒羅馬城，實在不能算昏君。此外我們愛看恐怖，色情，舞臺上的「摧殘女性」表演，銀幕上的美女沐浴，都是太明顯的例子。中國人好看「蠻苦格」的苦戲，我懷疑是否一種殘酷虐待狂的表現，我讀幾隻極苦極苦的戲曲如「白兔記」類時就懷疑。看報上的娛樂廣告，不論申曲，連臺京戲，電影，悽苦的成份和色情的成份幾乎平分秋色時，我更明瞭爲什麼中國人特別歡喜叫一個美貌的女主角遭受極大極不通極不合人情的苦楚。亞里斯多德說悲劇有滌洗人心之功。中國人看戲，不論苦戲，色情，滑稽，却祇抱消遣和發洩慾望的目的，他所求戲院者，也不過如此。

幾個人坐在一起，談到五味齋底五味大包的時候總會引起一個美的感覺；甚至勾得饑涎欲滴，想入非非。不過這個嚐試，還是一年多前的事情，現在在這豬肉將到五十多元一斤的時候，實在沒有勇氣再去問津了，（自然這只限於如我一類的人物。）

如今好像跟美感的五味隔絕很久了。但是對於這「五味」的興趣，更加親擊。幾度思索之後，忽然發生一個疑問：所謂五味，究竟是指那些味道呢？以前真是不求甚解，食而不知其味了。跑到舊書攤上裝做買主，翻開一部辭典上面寫着：辛甘酸苦。哦！原來如此。可是因此又生一個懷疑：五味之中爲甚麼還包含一個「苦」味在中，想了又想，似乎沒有甚麼好喫的苦東西。有一句俚語：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這是表示各方人士的口道不同，其餘的四味，都包含在中了，却没有那方人士喜歡喫苦的東西。那麼作爲招搖的五味，我想也絕不會包含這個苦味在裏面。也許是轉換爲一個香字了，因爲香味想是誰都喜歡的。不過苦味也並不是沒有，譬如啞吧喫黃連有苦說不出，是誰都知道的。他如含辛茹苦，清苦，寒苦，也是一種象徵的苦味。所以苦畢竟是一種味道，不

五味與哲學

丁 翦

可忽視的。

畢竟前人爲甚麼把苦定爲五味之一，這點很值得探討的。苦爲人們所不喜，而列在美味感覺之中，這裏似乎有點哲學的意味。如果我們想到：「朱門酒肉臭」這句話，那麼不妨推敲一下：酒與肉無疑的都是含着美味象徵的東西。但是一變到臭的地步，那內容就完全不同了。可知味道這個東西也是可以轉變的，自然這也只限於在朱門之家。野有餓殍的下文，那是另一個問題。同時我們再對照現實一下：所謂朱門，現在似乎已經褪色褪到剝落不堪了，代之而興代之而臭的，無疑是貨殖之家。至於將來再轉變到甚麼地步，那還算是不可知數的問題。

這是由好轉到壞的一個例子。再找一句古董：「勾踐臥薪嘗胆。」也是誰都知道的。胆是一種極苦的東西，有誰喜歡來喫他，除了病人。但是勾踐畢竟把牠吃了，似乎倒有點味道。這些事實，已有明文刊載，勿需曉舌了。至若苦盡甘來，不受苦中苦難得甜中甜，這些俗話，玩味起來，却都有點意思。這種轉變的關係，如果引證一句哲學用語，好像就是質量轉變的法則，自然這裏也

包含着「時積」的意味在內。

這樣說來，前人把苦列在五味之中，似乎很有道理，因爲苦的本身，就包含着甜的內在因素；而甜的结果，也常成爲苦的淵源。確乎是事實。就拿科學的眼光來分析，所謂苦辣酸甜，這些本質都屬於芳香一

文章的衰老病

錢昌年

族，原也沒有甚麼差別的。

現在我們不必犯愁吃不到五味大包，實際上我們每人至少都在嚐着五味之一。五味是好的，五味中任何一味，自然也是好的。只要能喫得得當，身體自然會健壯起來；然而食而不知其味，當然還免不了豬八戒喫人生果之譏！

一位作家遭到第一次失戀，寫下了一篇淒婉動人，纏綿悱惻的戀愛故事；在他的第二度失戀，又完成了一篇文章技巧更爲圓熟，但感人却不及前作的深刻；第三次失戀，這位作家除了滿懷幽怨幾聲苦笑以外，一些東西也寫不出來了。

「幼稚」是任何一個作者的初期作品中所犯有或免不掉的毛病，然而還有一樁更堪悲更險重的病症在後頭，便是：「情感的麻痺」——「文章的衰老病。」

一個文人不幸患了這種情感的麻痺，彷彿就如人到老年肌肉脈管所起的懈弛僵硬一般，除了束手待斃，別無救藥。

文章的衰老病發生的原因純是出乎自然的。一個兒童初次在動物園裏認識了一頭熊，「看呀！這便是書本上繪着的熊！」他非常興奮地喊。第二次，三次，四次……他見慣了這頭動物，他嘴裏再不會呼喊稱奇，心中的感覺也由緊張而趨於平淡了。雖則，熊仍舊是那一頭熊，兒童依然是那一個兒童。祇不過是情感的作祟，使他從驚呼而變成不聲不響，由興奮而恢復尋常。同一道理，一個作家一旦犯了這種人類本能上的情感麻痺症，他的作品亦會由精彩而趨於平凡了。

有人能否定文章衰老症的存在嗎？

茶、書報、戲

自庸

我的嗜好是茶，書報，戲。人家都稱我爲「茶癡」「書呆子」「戲迷」。

清早起來，就需要盃茶，而且要濃濃的，喝到口中要感到有苦味才覺滿意。慢慢的竟成了習慣，似乎是養尊處優了，以後非濃茶不飲，漸漸地親友們也都知道我對於茶是結了不解之緣，每次我去訪問他們總先關照傭人，在我的茶盃中多加茶葉。

其實，我並不是一定要喝大量的茶，也並非是「品茶」，我嚥幾口茶，要濃濃的一口含在嘴中，讓舌頭漸漸地起了麻木的反應，正像一般會吸煙的人說，讓煙在腦中迴蕩，有點飄飄然的樣子，所以我覺得茶苦在舌間，也有一股說不出的痛快，等舌頭麻得不舒服了，再吞下腹去，精神好像爲之一振，也許是心理作用。

爲了好嚥濃茶，所以對於茶葉使用得很費，往往爲了一盃茶要換好幾次茶葉，媽常怪爲

是「暴殄天物」，可是我改不了喝濃茶的嗜好！

說起書報，那似乎更比茶重要了，我一天的工作除了寫，就是看報讀書，大報小報非看個飽不可，若問我有什麼企圖否？我答不出，我祇覺得看報和吃飯一樣的重要，至於讀書，我覺得我並不算一個會讀書者，因爲我自己知道「不求甚解」，表面和大概我是明白，可是並不求更進一步的澈解，所以書是看得不算少了，但是要問我有什麼心得否？我會臉紅，現在，我的計劃是以後要真正的讀一點書，在書中找尋一些新奇的心得，做一個學者。

我看書的地點，固然最愛是靜靜的環境，可是，在極喧嘩的場所我也會安心的讀書，我曾在戲院中，看完一本新出的雜誌，而台上演完的戲，尤其是武戲，我竟一點也沒有覺得，我自己也奇怪，爲什麼會如此專心的呢？

看書的時間沒有一定，不過總比較在晚上多一點，尤其是躺在床上時候，這也成了習慣，臨睡的時候沒有書看，說不定要失眠！

我對戲劇是實在太愛酷了，無論是平劇，話劇或電影，我都是有好感，在北方的時候，小小的年紀，就知道一放學就往戲院子裏跑，有時還溜到後台，看一些人化裝，搨臉譜，回到家中，拿着鷄毛帚向傭人們挑戰，從小愛哼戲，大了真成了戲迷，此後，對於話劇發

廁所的藝術和文學

華 訥

我喜歡觀察現實，這也是種「愛真理」的表現。在學校裏，在戲院子裏，及各色各樣的大樓裏，如廁出恭的次數，計算起來不能算少。我每次進一次大便間，除了有極少數磁磚砌的——鉛筆無用武之地外，門上，板壁上或粉牆上，終是塗滿着圖畫詩詞警句，琳琅滿眼，叫我目不暇給。最近因為辦公，寫字間比不過大便間那樣明瞭而富新鮮空氣，所以有閒便如廁讀書，樂此不疲，對於

生興趣，有意義，有情節，確比平劇要高明得多了！所以愛酷話劇的心是滋長得很豐富了；常想寫點劇本，完成我的理想，至於電影，似乎不像從前那裏熱烈的欣賞了，實在，現在所拍攝的影片都是毫無意義，無非是花月風雪罷了，只配給一般愚婦小子們欣賞，但是我更希望有正確意義的影片多多的產生！

我的嗜好就是茶，書報，戲

廁所的藝術，倒下了一番相當研究。我認爲廁所的文學藝術可分四派，最顯著當然是關於女人及兩性之間的一切坦白的描畫，歌頌，慨歎，姑稱之「寫實派」。第二派是「道德派」，是前派所引起的正義感的憤怒。一位道學先生，假如他身旁帶一支鉛筆的話，便寫：「尊重人格」，「人而不知恥」等警語，用意固佳，聲勢終不夠浩大。還有一派是「出氣派」，他們涵養功夫欠深，

借廁所來洩胸中一腔怨氣，動輒「打倒×××」，「××××××不是人養的」，這位××××××可以是學校的訓務主任，銀行的經理，社會的閒人。阿Q精神，實在是無孔不入。末一派是「愛國派」，他們的滿腔熱血，隨大便的緩急而愈增，什麼「中華民國萬萬歲」，「××合作，大戰全世界」之類，都是他們的手筆。最值得注意的，吃飯問題很少有討論，我從沒有在大便間看見「我要麵包」，「我肚子餓呀」等句子，大概一人既在大解，表示他三四小時前還吃過飯，假如嚷肚子餓，豈非跡近「無病呻吟」？

大便時，「食」性既不能抬頭，「色」性自然要高照了。我爲人頗有道德偏見，一人獨自大解，三四或五六個畫着的

大小肚皮不同的裸體女子向我看，終不免有些那個。現在年紀稍長，完全以微笑客觀態度對之。年紀輕時，大一次便，便同耶穌在荒野裏四十天受魔鬼試探一樣。「歐美派」林語堂先生早年爲文比較中西藝術，說中國春宮圖，妙在暗示，西洋藝術家愛畫裸體女人。我從來沒看見過「春宮」，只記高中一年級住讀時，宿舍裏一

位同學問送報人春宮有噴，遺位和羈的老送報人便勸他不要轉壞念頭，用功念書。我想春宮畫必是一種「性靈」派，林語堂好談「性靈」，祇能代表一小部份落伍的士大夫階級，對「吾國與吾民」懂得實在不透彻，「吾民」最喜現實，坦白，大膽。假如一個雜誌能言人所不敢言，生意一定好；假如一位女演員能夠有大膽演出

，非但賣座無問題，而且還可做校長；廁所亦然，所有的「壁畫」，都是明示，毫無暗示，實在是民族性不能勉強。此外押韻的文句亦是大便間的必有點綴，有的用自然的風景來

警喻女人身體的一部分，倒頗特費匠心，我想這類或者不是創作，而是舊小說的偉大傳統，亦未可知。也有的寫了兩三句詩句，再加上「請打一謎」四字。寫白話的也有，非常坦白，也不必舉例。中國人遊了一天山水，文思仍舊一無所有，只好在亭子裏或石頭上寫「×××到此一遊」幾個大字算留個紀念，今一入廁所，連普通些人都能動動筆頭，我實在佩服「殺渴思」的力量，它才是真正的靈感；自然的美僅能

勉強產生幾個陶淵明，華茲華斯，「殺渴思」使販夫走卒都成了詩人（假使他們有空閒的入廁時間。）以前有人覺寫八股文章比女子養小孩爲難，這是真理。八股文章和「殺渴思」離開太遠了，所以寫不出，寫出來也不像東西；女子的生產卻是自然而然「殺渴思」的結果。

平常人做事太忙，沒有空轉念頭。大便時稍一有空，一切思想便來，產生了文學，產生了藝術。所以中古時代和尚愈在深山靜修，愈覺魔道的偉大不可抗。中國經書中庸叫我們「慎獨」，大該那位寫書的靈人也是大解的時候，覺得邪念不能辟開，才創造這學說的。

女廁所沒有去過，我想一定非常潔淨，至少女子們不大歡喜當場揮鉛筆的。我對女子有極大景仰；我失戀次數愈多，我愈覺女性的純潔崇高。有人說（林語堂便是其一）假如我們有一個女子中心的社會，女子們必大畫其裸體男人，我實在不敢贊同其說。

我辭職了

華仲生

傳達恭敬地遞上一張卡片，中央祇印着程鵬兩個正楷鉛字，他是X部的科長，是我十年前的同學，這一個以精明強幹的青年，是我素來佩服而認為畏友。我立刻拿了香烟盒，匆匆地走到會客室裏去。

「好久不見了。」彼此握一下手，並坐在失去了彈性的沙發裏，我遞給他一枝烟：

「我已經戒烟了。」他用手推開我的烟。

「爲什麼戒了？」我也不好意思單獨吸，仍舊裝進盒子。

「這樣早，已經到過部裏？」我像在敷衍着。

「我已經辭職不幹了。」

「是另有任用，高昇……」我替他高興。

「什麼高昇，是打回老家去。」他滿臉笑容，我却非常的驚奇。

「老伯和伯母在那邊不是很好嗎？」

「問題不是在這裏，是爲的將來生活問題。」他收了臉上

(5)

的笑容，換了一副深刻的毅然態度。

「將來的生活問題？」

「這是公務人員日夜所憂慮的事實問題！」

「但是辭職的消極抵抗，也不是好的辦法。」

「你弄錯了，這不是消極和積極的抵抗問題，我們應當想可以解決，將來生活的出路。」

「出路！」

「所以我要辭職，另外改行。」他笑了。

「你預備經商，做囤戶？」

「不敢，我沒有那麼幾十萬的資本。」

「那末……」

「家父來信說，鄉下有很好

的生意可以做。」

「你不是說沒有資本嗎？」

「做一個小販，用不了大的資本。」

「你想做小販，也應當有一個計劃，不要因爲尊大人的一封信，就將理想認爲事實……」

「這一層，我已經考慮了幾個月。」他不等我說完，搶着就說，像是已經有了極周密的計劃。

「那末你預備怎樣進行？」

「我不能告訴你。」他頑皮地笑了起來。

「你怕我同你搶生意，你不希罕你這科長，我倒希罕這科長哩。」我也哈哈地笑了。

「唉，科長兩個字，可以買米？可以買柴？」

「那末，你究竟怎樣計劃呢？」

「這個計劃，在三個月前我已經開始了，當時我想，假使沒有意外的發生，像你我科長地位的收入，每月也可以勉強維持，一看到物價天天的上昇，我就寒了心，同時也計劃着這個計劃。後來報上宣佈，政府將採取物資俸給制，我想政府既採取物資俸給制，我們公務員的生活可以不受物價的影響，覺得自己的事業相當清高，也就把這計劃冷了下來。豈知物資俸給制也是一個計劃，到今天非但沒有實現，本月份的米反而漲了價，各種東西也隨着漲了幾成。老仲，你我的薪俸也能隨着加嗎？」

「是的，那末你辭職後的出路，究竟怎樣呢？」

「我自從決定辭職以後，就向家父及朋友多方打聽家鄉的生意情形，所有回信上的話，大致是一樣，據說家鄉各種貨物，短距離的販賣，五千元的資本，每天有一百數十元的進益。我想這個數目或者未必盡遂，我計算着，除去雨天閒日，作打一個對折計算，每日可以有六七十元的收入，但是我到底是初出茅廬，不敢十分拿得定，於是再把它打上一個對折計算，每天總可以有三四十元的收入。」

「每天三四十元的收入，就是南京本地的小販也有。你這樣退一步的打算，也很精密了。」我不期而然佩服地說着。

「我現在每月的薪俸以及部長的私人津貼，是一千多點，就是不到四十元一天，與其小販式的科長，不是回去做真正的小販，況且每天三四十元進益，是這小範圍計劃的四分之一，假使能實現這計劃的四分之一，不是等於我同時做四個科長嗎？」他說得非常得意，我聽了非常惶恐，確實，現在一個小販的收入，至少可以抵一個堂堂科長的收入。

「老仲，你想，這四分之一的小販式科長，還有留戀的餘地嗎？」他接着說下去，同時發出一陣輕薄的笑聲。

把你這樣一說，我這個小販式的科長，也有點幹不下去了。我祇有苦笑，想不出別的適當的話，可以回答。

「我明天就要動身，就此向你辭行，府上也不去了。」他說着，立了起來。

「那末，下午退了辦公室，我上你那裏去，替賢夫婦饒饒行。」我們互相握着手，我幾乎流下淚來。

「不敢當，她整理零碎東西也很忙，我們是老同學，何必這樣客氣。」

「不，你去了，我們不知什麼時候再能在一起……」我自禁地流了淚，想到在客地，又少了一個陪伴，我簡直不能出聲了。

「那末，我們聚聚也好，請尊夫人也一起來。」他緊緊地握了我一下手，我祇點了一點頭，含淚望他去了。

回到辦公室，我沒有心情辦事，祇呆呆地坐在椅上，回想他的計劃，我替他慶幸，同時想到每一個公務員，假使都照他這樣一辦，那末各機關將怎麼辦呢？

地嗎？」

「我祇有苦笑，想不出別的適當的話，可以回答。」

「我明天就要動身，就此向你辭行，府上也不去了。」他說着，立了起來。

「那末，下午退了辦公室，我上你那裏去，替賢夫婦饒饒行。」我們互相握着手，我幾乎流下淚來。

「不敢當，她整理零碎東西也很忙，我們是老同學，何必這樣客氣。」

「不，你去了，我們不知什麼時候再能在一起……」我自禁地流了淚，想到在客地，又少了一個陪伴，我簡直不能出聲了。

「那末，我們聚聚也好，請尊夫人也一起來。」他緊緊地握了我一下手，我祇點了一點頭，含淚望他去了。

回到辦公室，我沒有心情辦事，祇呆呆地坐在椅上，回想他的計劃，我替他慶幸，同時想到每一個公務員，假使都照他這樣一辦，那末各機關將怎麼辦呢？

地嗎？」

「我祇有苦笑，想不出別的適當的話，可以回答。」

「我明天就要動身，就此向你辭行，府上也不去了。」他說着，立了起來。

「那末，下午退了辦公室，我上你那裏去，替賢夫婦饒饒行。」我們互相握着手，我幾乎流下淚來。

「不敢當，她整理零碎東西也很忙，我們是老同學，何必這樣客氣。」

「不，你去了，我們不知什麼時候再能在一起……」我自禁地流了淚，想到在客地，又少了一個陪伴，我簡直不能出聲了。

「那末，我們聚聚也好，請尊夫人也一起來。」他緊緊地握了我一下手，我祇點了一點頭，含淚望他去了。

回到辦公室，我沒有心情辦事，祇呆呆地坐在椅上，回想他的計劃，我替他慶幸，同時想到每一個公務員，假使都照他這樣一辦，那末各機關將怎麼辦呢？



復興的曙光

馮節

爲三十一年國慶紀念作

每年有國慶日，但是今年的國慶紀念，因爲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瞧見了中國有着復興希望的曙光，所以都覺得特別的快活。

過去我們達到國慶紀念，老實說感傷的成分總是多過於快樂的成分，因爲我們從不曾瞧見國家有一些復興希望的曙光。試問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其前半段與希望的生命，不是被一般軍閥所斷傷了嗎？後半段的歷史，則正是被獨裁者剝奪其自由的時期。軍閥們做了英帝國主義初步戕殺中國的工具而不自覺。獨裁者爲英帝國主義最後滅亡中國的一隻魔手而甘心情願。所以自民國成立以來，我們始終沒有看出國家有一些復興的希望，反而覺得國是每况愈下，這實在是由於英美的侵略野心沒有止境的緣故。

國父手創了中華民國，他也早知道在復興中國的前途，是充滿了荆棘的，所以特地將大亞洲主義作爲民族主義的核心，使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不致陷於孤立，同時東亞各民族實行團結，一致奮起，則其力量就足以對付歐美的一切帝國主義者。尤其是中日兩民族，更要團結一致，因爲這是領導東亞民族運動的原動力。可是中國竟不幸得很，在民國十五年以前的生命，爲一般軍閥所操縱，結果是誘導英美帝國主義勢力的深入；在十五年以後的生命，則是被獨裁者所控制，於是使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更加橫行不法。國人

對於大亞洲主義，也早已漸漸忘却了，其結果所至，就使東亞的局面一些一些惡劣起本。中日兩國的本然關係遂完全消失，中國復興的希望也歸於幻滅，這真是英美帝國主義所求之不得的。

最近幾十年來中國的運命，就是在這種惡劣的境遇裏，所以我們雖然年年遇到國慶，但是總覺感傷的成分多過於快樂的成分，因爲中國復興的曙光竟像永遠瞧不見了。

目前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最近這幾年來，由於中日兩國努力的恢復本然關係的面目，兩國的邦交只是在不斷的進步着，尤其到今年只見中日關係更加有飛躍的發展，因爲兩國已由「同甘共苦」，進入了一「同生共死」的結合。今年的中日關係有着這樣的發展，實在是英美帝國主義做夢也想不到的，東亞的天地將由此而得見光明，中國的復興將由此而底於成功，這是勢所必然的。現在逢到國慶紀念，我們欣喜大亞洲主義之能逐步實現，更欣喜着我們真正瞧見了中國有着復興希望的曙光。

中國復興希望的曙光在今年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呢？我們在這裏是可以舉出鐵一般的事實的：

第一 是我國主權的獨立。過去的中國，一直在「國中有國」的局面下生存着，政治，經濟，文化那一樣不受英美帝國主義勢力的操縱？所謂「租界」，所

謂「領事裁判權」，都是英美帝國主義設計滅亡中國的手段，在百年來我們雖然時時刻刻要掙脫這些鎖鏈，但是侵略者加緊壓迫，我們力量單薄，也只有徒喚奈何。「國中有國」的局面一直支配着中國，我們始終沒有獨立的主權，所以無論怎樣努力，也不能完成近代國家的建設。一個沒有獨立主權的國家，等於失掉了自由的奴隸，奴隸無翻身之日終身受苦，國家沒有復興的希望是使民族永遠的沈淪，我們在過去的處境真是多麼的惡劣呢？但是到現在，我們是終於獲見光明了，所謂「租界」，所謂「領事裁判權」，都已成了英美侵華史上的陳跡，我們已消滅了「國中有國」的特殊現象，這些都是因了中日關係緊密之後由友邦援助我們一一實現，我們有了獨立的主權，從此就可邁進於近代國家的建設，這還不是中國真正有了復興希望的曙光嗎？

第二 是英美勢力的沒落。過去英美在中國橫行不法，都是靠了伸入在東亞的一些特殊勢力，但是自大東亞戰爭發生後，因了英美對東亞的軍事節節敗退，武力是完全消滅了，經濟力也隨着重要資源地區的悉數陷落，已經完全消失，這是在初期作戰時候的情形。到了目前，大東亞戰事在決戰的階段展開了破壞建設同時並進的鬥爭，則英美的政治力與過去所用的文化侵略的勢力，也已全部失墜，這只要看東亞各民族都已一致奮起，堅決的要完遂大東亞戰爭，以爭取整個東亞的解放，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我們綜觀英美的特殊勢力，到現在爲止，在東亞方面不論武力，政治，經濟及文化，都已完全沒落，這便是給予中國努力從事復興的一個好機會，到今年使我們每一個人都瞧見這種希望，那還不值得使我們歡欣嗎？

所以今年的雙十節，爲了我們已真正瞧見中國有着復興希望的曙光，只覺說不出的快樂。現在我們要繼續努力着，就是除肅清破壞中日關係的罪人滌共勢力以外，更要以全力貢獻於戰爭，使中國的復興從希望而到事實。

文

友

。英美本就居心要滅亡中國，取中國為殖民地的，自然要弄些刻毒的腐化的奴性的思想，來毒害我國人，使陷於不振的以甘於滅種亡國。並且英美的思想也根本就不好，惟知趨重於個人的自由，與自私的功利，崇尚霸術，毫無道義，醉心物質，恣意享受，遂致英美人內品格也日趨低劣，縱情淫樂，習尚奢侈，醉心金錢，拘泥現實，一切以私利為重，物質是流，個人自由，漫無限制，不惜損人利己，罔顧公德，玩弄法律，擅取權勢，自招毀滅，卻更詭計害國家社會，阻礙公共福利，造成階級鬥爭的慘禍，以招致赤化危機，與世界殘酷的戰，這就是英美人自食其報，而感頭痛煩惱的了。

可是，已往的一般中國淺見者，還十分羨慕這種英美式罪惡的物質文明，也甘於出賣自身，跟著他們學驕奢淫佚樂，崇拜他們的金元英磅，盲目迷信他們的自由功利的腐敗的思想，盡捨棄我們中國固有的文化道德，與降低自己的人格，祇以取得英美式的高等華人的地位為榮，恨不得把腦子與皮膚全行換掉，人人皆變成英奴美奴，染得渾身都是英美最壞的習氣，不再成爲一個本分的中國人與炎黃華胄的子孫，自然把中國一切全都忘乾淨，連紀念國慶也不求懂得其真正的意義，也不再對於中華建國的大業有信心了！

於是流毒所至，與一切淫風惡潮之所汎濫，浸爲一般知識者都是醉生夢死，淺薄浮囂，虛偽惡劣，全無實地實踐之

計，惟知以眼前的利益權位爲前提，以騙取金錢物質享樂營私爲目的，國可不愛，人可不顧，只認識得自己，巧詐者純以能騙人弄錢爲妙技，愚昧者便跟著盲目豔羨，以爭相附和爲得法，什麼外來的多如牛毛的主義，千奇百怪的學說，只要那上頭有橫行的英國字，便一古腦兒青紅皂白不分全取運剽竊了來，當作最能騙惑人的魔術工具，諸般英美派

友友三十二年國慶紀念特輯

皇矣國慶 萬眾騰歡 復興基礎
 磐石之安 收回租界 力挽狂瀾
 猷猷偉論 洋洋大觀 以文會友
 秉筆方端 風行闕閭 拭目以看

溫宗堯



打出手，弱肉強吞，割據地盤，禍國而殃民。教育界剽竊了來，師長利用學生作學閥戰爭的武器，學生也藉此要挾師長各找各的便宜，正經學問概置之不問，永遠只以學說主義爲敲門磚與招牌，成爲空空洞洞的學府。實業界模仿了來，偷懶取巧，全不注重切實的一般重工業建設的計畫，與商業上科學合理化的管理與經營，唯知做猶太式的翻戲，

的標語口號，人人搶着喊叫和刷貼，但皆於其內容絕對不求甚解，惟襲其皮毛，互相要騙，以致花樣雖多，宣傳鼓吹之力亦大，卻絲毫沒切實際，除表層粉飾外，骨子裏殆滿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官僚政客玩弄了來，不拘什麼政治與什麼政黨，全弄成四不象，枉自興風作浪了多少回，與建國毫無益處。軍閥學會了來，更了不得，只知你搶我奪，大

搗亂投機，買空賣空，興也忽忽，敗也突然，攪亂市場，妨害民生，才鬧出今日這種百物囤積物價激漲四海困窮的慘象。總之，爲了這種英美思想在作祟，直使一切的人都幾乎志氣消失，理智錯亂，腦筋失常，只劇烈地在酒色徵逐中，與快樂的一時忘形中，等於集團自殺，將國家民族一掃而光，那還再有什麼國慶可慶？

這其間，雖也有一度國民革命的北伐成功，也像是建國還有機運重臨的樣子？然而徒被萬惡的共產黨利用了去，造成了一般國人放火到處爲害的流氓，摧毀盡中國內地的農村，破壞盡中國舊社會許多文化道德的美點不算，還更也誘惑殘害我一般有用的青年，跟著他們共匪，幾失去了人性，與中國青年一切的美德，而全成了暴亂的份子，或徒供犧牲。又徒被淪將那樣的新軍閥憑藉了去，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爲所欲爲，獨專獨斷，只圖鞏固自己最高的權位，不擇手段，不顧國家與民族的利害，時而剿共，時而聯共，反覆失信，徒延禍亂，乃至又甘受英美愚弄，與共黨挾迫，惹起最大不幸的事變，盲目抗戰，年復一年，到處焦土，猶無覺悟，反更於大東亞解放的聖戰發動後，仍自受英美利用，聽其指揮，於全無所得完全被騙下甘作英美軍的檣箭牌，自投絕路，以博取東亞叛徒的罪名，真不解是何居心，而太不愛惜其國家民族如此？

幸而 汪主席脫離重慶，首倡和平，乃再有國府還都，和平建國，與今日參加大東亞聖戰，復興中華，保衛東亞的一幕盛況，而民國始再有今日的國慶可言，雖然往者已逝，來者可追，懲前毖後，迄今未晚，這一度總可以喚起國人，共加努力，勇猛精進，期其必成功吧？

然而這一度成否的關鍵，我仍以爲不在乎慶不慶，而仍在於一般人的信不信？我們今日先只從三年前的和平建國說

文

起，當時在抗戰最高的狂潮中，舉國洶洶，是非莫明，這忽然敢於揭發出和平的真理來，喚醒一般的迷夢，那絕不是容易的事。汪主席竟能如此登高一呼，羣山響應，在汪主席是多年來繼續努力於革命，本具有堅強的革命的信心，那已是人所共知的；此番再來首倡和平建國，當然也自有其至誠惻怛舍身救國的信心與勇氣。所以本着他這種信心卒能感動和平陣營中許多人，都追隨其後，一致盡力，不畏強悍，不惜犧牲，也與辛亥革命先烈一樣，做了和運的先烈，以血與肉，來明顯出這和戰的真是非，完成了和平建國光輝燦爛的大道，使國府還都與中日和平提攜協作，卒得到初步的成功。

友

但和平不僅是簡單的和平，還須要和平兼而建國，才顯得有極大的意義。還都以後，有友邦誠意的協助，中國復興有望，自更當抓住這建國的最好的新機會，把辛亥後多年來未建成的建國大業，亟亟著手，務期有成，方不負此一番和平建國的偉舉，然而這也非全國都具有和平建國的信心莫辦。

當時我曾寫了「和平建國的莊嚴態度與真摯情緒」一文，以為是沒有這莊嚴與真摯，便依然又當流入隨便，仍不會使國人皆有信心，也不會成功的。譬如以佛學為言，佛為眾生，肯入地獄，不但常住，還要常樂，更還要馬上把地獄莊嚴起來，這當然也又須有一種絕大的信心，與真摯的情緒。當時一般國人，尤其是知識界，雖對於和平的真理已了

解了，可是為多年來積習所薰染，在情緒上不是失之橫決，便是淪於消沈，或任性胡為，執迷不改，或萎靡不振，悉作旁觀，這非使他們全感化了而齊生了信心，認真協力，殊沒有第二種好辦法。

故那時我又會倡全體主義，舉國一致，集中政治才力，樹立中國新體制，謀國民的再組織，以適應時勢，準備參戰與決戰，俾復興中華與保衛東亞凝結為一事，那才意義更為重大，可以感動起全國人的信心，共同集結於此一途而相與致力。

到了今日，參加大東亞聖戰果然實現了，友邦日本代中國收回租界，撤廢諸治外法權，脫盡百年來中國所受英美的恥辱與桎梏，是日道德義的最高理想之表現，如最近谷大使之所述，當可逐次為中國人愛國有心者之所共信。倒是中國終須自力更生，努力圖強，才能不負友邦期望，在東亞共存共榮，所以戰時體制及決戰體制，與夫建國大業，近代國家組織等等，必須亟亟於同時合并完成，而任重途艱，更非全國人多多一致加倍努力不可。我在這次國慶中，特別提出一個起信論，就是為了這緣故，願國人及此革除蓋這三十多年來玩忽輕慢的惡習與惰性，切遵「國父大亞洲主義與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更須努力」的遺囑，重生起辛亥年熱誠從事革命的那樣的真摯信念，建立對於建國與亞齊起最大的信心，那才能真正團結，一致奮發，共同為參戰與建國，致其最大的努力

以期其有破天荒最大最後的成功。本來，這起信二字，是沿襲佛典大乘起信論之一名而來，佛家最重信、願、行、三者，必須先有起信，才能繼以發願與力行。是雖與知行合一的學說，表面稍有不同，而理論初無二致，有了真信，自然是有真知，如無真知，那會真的起信？但單是知還不夠，在知行學說上是必須繼之以行，而佛學卻還要注重在一個信，必須有真的信，然後是真的知。並且在知行及信與行之間，更還須添一個願，必由信心之堅，才又能其誓願之大，有其誓願之大與切，才又能有實行之得力。

昔顏淵在陋巷，食瓢飲，堅忍貧苦，不改其樂，那樂不是勉強與矯作的，乃因他對於儒道有堅強的信念，才處之泰然而樂，又革命與和運諸先烈，不怕危險，不畏污辱，都肯殺身成仁，捨生重義，那也不是勉強與隨便的，是先有莫大的信心，以殉道者那般的精神，才能如此金剛無畏般去力行的。信也者，在字義上是誠，亦是內自省，必由衷，因而起信是在有真知的自信之心。今日國慶在紀念上特提起了信字，惟望國人先信其建國之必須有成，再齊發下弘誓大願，都對於建國與亞去力行實踐。

不過，建國的自信心，究應信些什麼？這也是問題。我盼國人更須深切知道的。這國，尚不只是三十一年來的民國，實更應繼承黃帝甲子以來數千年光輝不斷的國史，以謀古中國光榮的復興。而自古迄今，我們這長久與廣大的中國

其可愛可寶與可信者又是什麼？那就是中國古文化道德，與王道教化，悉包含於儒佛合一的經義之中，應當先從這裏信起。但今人雖已仿時髦喊喊恢復文化的口號，然心中還是不大信，尤不求深知，這如何能興起文化。而國家民族除了這些古文化為中心思想，豈不又是空空洞洞，仍何所有？不過，提起經義，使人頭痛，道德尤為嚇人，好在這些都由中國字寫出，先請大家相信中國文字，從文字學小學上認識清楚，藉而通經達史，這該還容易吧？如再藉此明白大義，能將英美的侵略文化掃除，更要緊的肅清了自由經濟的思想，喚起人舍私奉公，遵守紀律。建國與亞，不走這條大道是不會成的，如先不信這項大道，也走不上這一條大道上去的。國人們，快對於中國的建國與亞，都從此起信吧！莫再辜負了這一年一度的國慶日！

本刊歡迎
投稿
批評

對於雙十節之展望

丁元普

新紀元，要為值得紀念之事。我國人遇此難逢之機會，其歡忻鼓舞當較民元之雙十節與奮十倍。况推測未來，則今後之雙十節，行見復興東亞，復興中國，其價值將有驚人之發展。物極必反，否極則泰，雙十節之命運自亦隨之好轉。以前過去之雙十節，所歷盡之艱辛痛苦，安知非「多難興邦」之象徵歟？

一一

我國人有恆言曰：「三十年為一世」；又曰：「閱人成世」，忽忽光陰，屈指計之，本年之雙十節，已成三十二個整數，殆超過一世以上矣。此三十二個雙十節，由今溯前之過程中，可謂歷盡艱辛，受盡苦痛，國家與民族，同在患難中而莫由振拔。試問一般國人，遇此雙十節，是否值得慶幸；或應悲觀，此時殆未能遽下定論。

文

友

民元之雙十節，為孫中山先生創造中華民國，奠都南京——蒞任第一次大總統之期。此第一次雙十節，氣象蕭皇；國旗飛揚，紫金山色，增輝不少，誠有「朝日上升」之象。國民翹首企踵，以為從此得親太平，與民更始，於是歡忻鼓舞此雙十節；馨香禱祝此雙十節，誠為千載一時之機會。及今思之，此黃金時代之雙十節，乃倏忽過去，成為「夢幻泡影」。蓋自民三之雙十節，其時洪憲已預備稱帝，有「籌安會」之設立；民國之命脈，不絕如縷，雖民五雲南起義，推翻洪憲而復興民國，迨自茲以降，則北洋軍閥代之而興，於是干戈擾攘，內亂迭起，相尋不已，迄無甯日。

茲舉內亂之犖犖大者而言：如張勳之復辟；張作霖之入關爭戰；吳佩孚之稱兵；以及張馮之互爭；齊盧之會戰，皆用兵連年，不可究詰。幸其時孫中山先

生鑒於禍亂之靡已，乃弔民伐罪，毅然重回廣州，樹立非常政府，於是「法統重光」。雖其間南北對立，而民國之統緒，賴以綿延弗墜。惟經此內亂十餘年，民生凋敝；國家元氣亦日就隳夷；因之軍備不張，外侮日亟，此十餘年之雙十節，國家日在風雨飄搖中；人民亦日在水深火熱中而莫由告訴。

自民十三，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以來，以次奠定武漢，江浙，恢復民元舊都，建首都於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當民十六之雙十節，氣象頗有更新之望。厥後中共軍猝發，蹂躪皖、贛、鄂、川、等省，所過為墟；民不聊生，竭東南之兵力，未克救定。一二八事變發生，中國幾致腹背受敵，幸淞滬協定成立，尙得稍紓殘喘。故自民十六至民二五，此十年間之雙十節，亦復匆匆過去，風雲慘淡，景象蕭條矣。

自民二六——八一三事件，中日兩國不幸以兵戎相見；乃至兵連禍結，生民塗炭。故自民二六至民二八，三年中之雙十節，乃在鎗林炮雨中度其陰；人民救死不暇，腦海中幾鮮存留此雙十節之印象。幸民二九以來，汪主席還都南京，開始和平運動，東南半壁，始獲昭蘇。直至本年一月九日，復與日本政府簽立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凡廈門、天津、等租界，次第收回，迨八月一日更將上海公共租界一併交還；使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一旦解放。則本年之雙十節，誠開歷史上創例，為民國以來關一

雖然，自現實觀之，則全國之一切政治，經濟及其設施，並未見彼善於此，要難許為樂觀；而尤以上海市之現象為最甚。在政治方面：政府雖有肅清貪污之表示，而官吏之泄沓成風，陽奉陰違，絕未有舉發懲劾或嚴厲處罰舉動。例如：派員澈查囤貨，初則雷厲風行；繼即煙消火滅，此中狀況，固非局外人所能推測。糧食問題，在未交還租界以前，日本政府管理下之上海，其工部局之設施，尙能按期配給，數量亦復平均。乃自租界收回，糧食配給，改歸聯營社管理，於是一再延期一再減少數量。雖其初報紙喧傳，謂米糧已向蘇屬揚屬及蕪湖等處採辦大量輸送上海，詎知竟同「畫餅充飢」，到期不發；或竟減至最低數量；並以最粗糲之碎米及雜糧充之。回想未交還租界前，雖尙不獲充飢，尙能及時應付，維持政府之威信，維持民生之要素。則今後糧食配給之必須努力改善，實為現實政治上之「試金石」。此糧食嚴重問題，在一般富豪階級及投機奸商之發國難財者，對之殊不甚重視；因渠等早已備備倉庫或取之於黑市高價之米，自然鼓腹以遊，安之若素。惟一般貧民階級及薪給階級，本來數米為炊，一旦配給無着，雖不致立時餓死，亦將坐以待斃。以上海四百萬人民統計之，除坐擁鉅資者外，而以隱貧者占最大多數。一旦嚴冬將屆，則「無衣無食，何以卒歲」，僅此升斗之需而不足供給，遑論其他。更從經濟方面觀之，除民食問題第一外，古者農民「以粟易布；以布易粟」，此種以物易物

之互市，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也。蓋古者經濟組織，本極簡單；生產與需要，亦復簡單，故從解決衣食二種，已可「家給人足」。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即以「食、衣、住、行」四者為國民經濟主義之經濟政策，則以「地盡其利，貨暢其流」為要義。所謂「地盡其利」，則屬於增加生產；「貨暢其流」，則以物資之交換而往來不息，如是則貨物調劑，經濟融通，民生庶得以安定。今之現實則何如？試

則為衣的問題，所謂「布帛菽粟」，為日用必需之要件，民生之不可須臾離也。政府有鑒於此，乃有收買棉布，棉紗以為將來實施配給之方法；然此項配給，其情形較米糧尤為複雜，米既有白米、糙米、整米、碎米之分，但猶可劃一賣價也；至於棉布則種類既多，品質不一，更有加工與原料之區分，復有色澤深淺之區別，則價值尤有高下之不一致。故將來實施配給棉織品於一般用戶，誠有縝密考量之必要。有人建議

，不得使市儈與鄉長等操縱其間，以防流弊。如上所述，如果實施「以布易米」之方法，則民生之衣食問題，因互換以調劑其有無；因通功以資填補其不足。政府以已飢已溺之心，嘉惠於平民，人民自歌功頌德，即可挽回已失之人心。人心既得，則上下一心，眾志成城，中國未有不復興者。孟子以使「黎民不飢不寒」，為王者之要政；與孫中山先生以民生主義，首重「食、衣」二問題，誠

國慶與國家

陳彬蘇

自此次戰事發生後，許可制度隨之而生，於是搬動出入，在在需證。……猶有甚於此者，稅率例有規定，尚不難負擔，而稽查巡捕，檢查丁役，則關口如網，一絲不漏，其數或倍蓰於公家之所得。筆者有一舊友，在崑山務農，某日，囑田戶送米一石至滬，所經關口，不下七十餘處，每次扣留若干，抵滬時祇剩兩斗多了，照此計算，米價佔二百倍的高價，實在是事所必至的。根據上項說明，米價高漲之原因，泰半坐是；則其他貨物價值之騰湧，其原因亦何嘗不由於是。如是而欲貨暢其流，殆屬背道而馳矣。故論者謂物價之增高由於紙幣之低落，通貨之膨脹有以致之，然此種現象，尚屬另一問題。而內地百貨之受統制，再加以數拾百之所謂關口，其間巡捕丁役，假稽查之名，實行其重重盤剝，節節扣留，則米價與其他貨價，雖百般設計，欲謀平價之道，豈非南轅而北轍乎？

歲月不居，令人感懷的雙十節——國慶日又到了。這一回已經是第三十二度的紀念日。緬懷三十二年前孫中山先生暨諸先烈艱難締造中華民國，以迄成立，其間經過幾許悲壯歌泣的困厄。而在這三十二年的過程中，又經過幾許顛沛升沉的波濤。如今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的中華民國，還在培植始基的階段。可是默察人們對這國慶紀念，似乎露出不大關心的模樣。第一，因為年來大家苦於生活擔子的重壓，不免趨向於消極的人生觀。第二，因為已經有過三十來次的紀念，興趣逐漸淡薄了。其實，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一個國家永遠有國慶紀念日，就是表示這個國家建國精神的永遠不墜，不僅紀念過去的光榮，尤在振奮未來的興盛。有國慶日，就是有國家。紀念國慶，就是不忘國家。在這樣的觀念之下，無論處於任何環境之中，對於國慶日的意義，務必瞭解而警惕。外觀的形式，固可從簡而不鋪張，內心的熱情，却必須燃起。我們要集結四萬五千萬大眾一心的熱情，紀念中華民國的國慶，警惕振作，維護建國精神的不墜，進而臻於興盛之境。這是筆者願以國人一份子的熱意，期與大家共勉，以紀念三十二年的國慶。

不謀而合。昔漢武用兵四夷，經用耗竭，百貨騰貴，乃從桑弘羊之議，立「均輸平準法」於郡國及京師，所以濟貨物之流通；而平其代價，其宗旨在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此即取締囤積，商業統制之由來也。漢時之所謂「均輸法」者：各郡國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相灌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賤賤賣，謂之「均輸」。所謂「平準」者：漢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以均天下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糶之，平賦以相準，輸歸於京師，故曰「平準」。綜上所行之政策，猶不失為抑平貨價，使萬物不得騰湧之意義；然史記尚責其與民爭利，病民誤國。宋時王安石變法，以專利富國為政策，行「市易法」

：以為收買此項棉布棉紗，即運輸於內地各省，以與民間之食米互換，評定其價格，分別互相交易，此即古代「以布易粟」之遺意。在內地各省，需要棉布棉紗者，固甚殷切；尤其是江、浙、皖三省產米之區，今秋可預卜豐登，如果以此棉布棉紗，換得國米及小麥，如是則內地之農民，既得此棉布棉紗，可以挾纊無憂；而米及小麥源源供給於上海，則民食亦不致匱乏。此為貨物調劑，經濟融通之唯一善策，誠屬一舉兩得之道。惟是實施方法，必須嚴明整肅，供求平衡

。其大要以凡貨物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此與現代之抑平物價，統制商業之政策相同。其方法凡商貨入境，並須押赴市易司賣；因之商人多由他道輸運，國家商稅反以大減；而本郡商貨，抑之毋得至他郡，有種種留難；加以他郡商貨不至，物價遂湧；此皆其流弊也。充其流弊所至，殆與今之所謂黑市；所謂多數關口之重重盤剝，不相上下。故王安石之「市易法」，其目的為專利富國者，結果則適得其反。然則今之抑平物價，統制商

今者，民食問題，固亟亟應謀所以解決之法，其次

二二

業所行之方法，原為戰時經濟政策；但設施若不得其當，則上下交病，其利益輾轉入於奸胥猾吏之手，國與民俱受害。觀於日言抑平物價，物價反而增漲；即偶一跌價其不及十分之一，而增漲之數額，乃至數十倍或數百倍，尤以食、衣二問題為最甚。哀我小民，既罹此空前之浩劫，百死一生，復受此無形之壓迫，終歲勤動，而不免凍餒。韓文公有言：「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孰令致之而至於斯極。彼投機之豪商，盤剝取利之奸胥猾吏，則每餐千金而會無所吝惜，方紙醉金迷，酣歌恆舞，誠不知有戰時景象。

四

然則依現實觀之，今年之雙十節，就民衆心理之測驗，固應樂觀或應悲觀乎？余以為皆非也，樂觀則為期尚早；悲觀則徒消極而於事奚補。我朝野上下，果欲紀念此雙十節，必須追念先烈創造之艱難；懷然於「民爲邦本」，「民食爲天」之古訓；現在時代雖有變遷，環境雖有不同，而先哲之訓言，迄今仍顛撲不破。苟深知民爲邦本，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撫劫後之災黎，念民生之疾苦；「一夫不食，或受之飢；一女不衣，或受之寒」，就民生主義之首要——「食、衣」問題，爲適當之解決；其餘「住、行」問題，自當迎刃而解。民生問題，既獲解決，則一切經濟設施，自臻確定，而政治亦克循正常之軌道矣。

抑有進者，雙十節之意義，頗爲深長：以數理推測之，則雙爲「偶數」；十爲「盈數」；數至九而終，故易稱「乾元用九」，「君子以戒慎恐懼」。奇爲陽而陰爲偶；以盈數而成爲偶數；則陰極陽生，正寓否極則泰之至理。此何時乎？豈非「天地否，賢人隱」之時歟？「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傳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欲民生經濟之安定，必自修明政治始；欲修明政治

，必自整肅官常始。又以「雙十」之字義解釋之：「雙十」有從革之義；廿與「革」字之首筆相符合。革有兵革之義，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既不能不用，必須努力革命，求得真正之和平，自能消弭兵革之患；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革命非徒空言也，去其舊染之汚濁以自新，即「革故鼎新」之謂也；正人心以正風俗，即「革面洗心」之謂也。

中山先生以首先政治革命；次即推及於社會革命。政治革命，實以整肅官常爲第一要義，崇善黜邪，尊重廉潔，清除貪污，而賢明之政治始能出現。至社會革命，關係於民生者亦爲殷切；我國舊日社會之腐化，有賴於力加刷新者不勝枚舉，而以戰時社會之人心浮動，資產階級之驕奢淫佚，沈醉個人主義；官僚之「混水撈魚」，祇圖肥其身家。今日而欲社會革命，必須將此惡濁之社會，澈底改造之，而以嚴刑峻罰隨其後，庶乎符合革命之真諦。

過去之雙十節，業經受盡苦痛，歷盡艱辛，援「既往不咎」之義，夫復何言。今年之雙十節，適值日本政府次第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之時期，天日重光，氣象聿新，夫因值得慶祝，值得紀念矣。然試一回顧：則民生憔悴；「面有菜色」，十室九空，饕餮不繼，我國民方岌岌顧影，不知死所。逢此國慶，即欲強顏歡笑而不可得，若以「人生觀」而論，則自過去以迄現在，已達三十二個之雙十節。民元之雙十節，則爲呱呱墮地之辰；正慶祝此「寧馨兒」，希望其嶄然露頭角。不幸遭逢厄運，中更多故，變亂頻仍；故當童年以至壯歲，則顛沛流離，喘息未安，遑言稱慶。此後之雙十節，正值壯年，爲年富力強，足以有爲之時，誠不可輕輕放過。孟子有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困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後之雙十節，或經此極度之憂患，爲「貞下起元」之際遇，此則爲筆者抱無窮之希望也。

本 刊 特 約 販 賣 處

五 州 書 報 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

代 辦 部

- 漢口 漢口文具社
- 漢口 中國文具公司
- 松江 標新書局
- 松江 大眾教育用品社
- 元大商店
- 嘉興 嘉華書局
- 高郵 會文堂
- 揚州 世界書局
- 揚州 陳恆和書局
- 揚州 萬象書局
- 揚州 新泰書局
- 泰縣 業餘商社
- 泰縣 西蒙書店
- 杭州 新民文具社
- 南通 商務印書館
- 蚌埠 新新書局
- 蚌埠 務學文具店
- 蕪湖 世界文具社
- 常州 世界教育用品社
- 常州 中華書社
- 南京 建國書店
- 南京 中心書店
- 南京 新國民書局
- 南京 野草新屋
- 南京 大同書局
- 南京 中央書店
- 南京 金門書局
- 蘇州 中央書報社
- 蘇州 新新書局
- 蘇州 蘇州文具社
- 蘇州 新國民書店
- 蘇州 新青年書社
- 蘇州 中鋼筆公司

我對於收買棉紗布感想

李權時

本年八月九日最高國防會議在滬開會通過收買棉紗布方案與條例：其目標在安定民生，復興經濟；其範圍為先從滬市着手，再及華中各重要都市；其價格為藍鳳二十支棉紗一包作價中儲券一萬元，龍頭細布一疋作價中儲券三百七十五元；其付款方法為半付標金，半付中儲券，標金每條重十兩作價中儲券四萬元，首三月內先付半數，餘在一年內付清，中儲券部份則每半年付六分之一，三年內付清，惟滿二年時得將餘數一次付清；其用途為軍需、國外貿易、國內貿易、及配給與人民。

自此令頒布後，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即着手辦理收買事宜，雷厲風行，毫無通融，故上海過去之畸形繁榮市面，頓時為之一落千丈，百物價格下跌，華股市場亦隨之慘落，一般民生雖得藉此暫獲喘息機會，然紗布廠生產萎縮，失業堪虞，誠所謂「扶到東來西又倒」也。

茲就譴陋所及，略抒不佞對於收買棉紗布感想如下：

一、收買決策似嫌稍晚

收買棉紗布決策宣布之後，低物價政策立即生效，然物價趨跌其勢逆，不大為商人所歡迎，且紗布囤戶及投機家，破產者數見不鮮，揆諸不教而誅之義，政府亦仍未能盡未雨綢繆之責任，良可太息。

假使此種決策能早在半年前或一年前宣布，則不特收買價格尚可降低一半，而且當時米價僅為八百元及四百元一石，其及百物價格亦比例的低廉，則低物價政策，不是更能收效乎？則民生不特較目前能安定許多乎？

二、半付標金用意深長

紗布收買價格較黑市價格為低，然標金作價亦較黑市價格為低，故紗布所有人似雖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也。且如此規定，能舉間接抑平黃金價格之效，即間接能助低物價政策之貫徹，誠為一舉兩得之傑作。或有疑標金之供給來源發生問題者，此則吾人自可相信負責當局之言出必行，成竹在胸耳。黃金之為物，在戰時本無大用，今能以無大用之物，來完成安定人心與民生的大事業，豈不美哉！

三、計口配給望速實現

棉紗布收買後的用途，不外軍用，國外貿易，國內貿易，及計口配給四端。日昨田尻公使與內山完造氏對談中曾謂「強制收買的措施，本擬於七月末着手，而遷延至今。我想日本方面的收買進行較速，所以日本方面的收買品將先運至內地。常聽到即速闡明收買的處置這樣話，那在不久之前曾經發表，把收買的紗布運到內地配給，而購買內地的土產

品運到上海，以資華中經濟的復興。一般中國人似乎誤解日本把收買的紗布運到日本和南方去，那種事情是絕對沒有的。又即使運到南方，也將把交換物資如米、汽油、橡膠等華中必需的物資運回來，任怎樣措置，均有助於華中經濟的復興。」

吾人似可絕對相信田尻公使之言是由衷的，是真實地代表當局的政策的，惟除與南洋方面物資交流的國外貿易及與國內方面物資交流的國內貿易外，似乎終應該留下一部份布疋以資計口配給於華中都市居民，尤其是上海的四百餘萬市民吧！

四、善後辦法亟須籌措

聞紗布被廉價收買後，華中紗廠布廠多行停工，以其每包標準紗及每疋標準布之生產成本超出一萬元及三百七十五元多多也。設此後當局有意於救濟工廠停工及工人失業二大禍害，則必須做到二件事：其一為抑低棉花價格，其二為抑低工人工資，使能成本不超過限價，而工廠得以重開。但欲抑低工人工資，則當局對於糧價及菜蔬魚肉等價格亦必須設法抑低，蓋經濟社會的事情都有牽一髮動全身之微妙作用也。上文謂收買方案似失之太晚，即指此等微妙作用而言。然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此種難關，究竟能否打破，亦視吾人之決心與技術如何耳。

東方大同思想

墨 僧

從文化上分析，東方的與西洋的完全兩樣：東方重精神，西洋重物質；東方主靜，西方主動。思想上也是如此：東方是寬大的，西洋是狹隘的；東方是世界的，西洋是國家的。中國的「天下一家」，日本的「八紘一宇」，這兩句話，便可以取來做代表。

二十年前我在南京樂天書局買到過兩本書：一本叫「天下泰平書」，一本叫「東方大同學案」，都是劉仁航先生所著的。他留學過日本，研究過佛教，對於東方的文化和思想，有極深刻的了解，我和他也曾會面過一次。他在這兩本書裏所表顯的意見，當時人都覺得非常特別，甚至有人說他是神經病；但是現在回想起來，確有幾分理由，可惜我這兩本書已經成了劫灰，只好從回憶中來介紹一下：

「天下泰平書」裏的總意，是要提高女權，他以為女子都是很柔和很仁慈很有同情心的；如果將一切權柄交在女子手裏，無論政治的經濟的，都由女子執掌，比男子要好得多。因為歷史上一切磨擦、傾軋、壓迫、殘暴等等表演，都是男子們的主角，所以由女子起來代替了男子，那末天下方可以泰平了。它的大意如此，恕我不能詳述。不過據我看來，有一點要補充：世間的女子，不全是具有這種美德的，而大多數具有這種美德的，可以說只有我們東方的女子；西洋的女子，往往比男子們還要厲害。世間的男子，也不一定都是殘暴不仁的，至少我們東方的大部分男子，不致於像他所說的那樣可怕。

「東方大同學案」這本書，差不多有四五十萬字，舉出了東方的幾種學說，證明東方人都是提倡大同思想的。孔子釋迦是人人知道的大同主義者，「天下一

家，中國一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等道理，我們相當的熟悉，用不着在這裏嚼囉。印度的佛教，也是人所共知的大同主義，他們主張「眾生平等」，「慈悲濟世」等道理，也用不着多介紹。他在提到中國楊朱學說的時候，却是給我們一種新意見，所以我來約略地說明一下：

楊朱可以代表道家思想，材料雖然缺乏，但在列子書中的楊朱篇力命篇裏，也可以窺得大概。從孟子罵他是禽獸以後，歷來人都誤會楊子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是一種自私自利；却不知道楊朱在這句話的下面，還接連着「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一句。而且他是主張「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的人，我們仔細地讀一讀楊朱篇，看見他的學生孟孫陽同禽滑釐的辯論，說明拔一毛利天下的意義，便可以知道楊朱絕對不是自私自利；相反的，是一個主張利人利世的人。換句話說：他的不拔一毛，不是自私，乃是自愛，——自愛其身——為什麼要自愛其身？就是因為我身是公天下的，所以自愛其身，也就是愛天下；人人愛天下，天下不就大同了麼？所以劉先生替楊朱學說用力地辯護，並且承認他也是大同主義者。

他又認耶穌教也是東方的產物，東方思想的表現，不幸傳到了西方以後，好像逾淮之枳，就變了質；為西方狹義國家主義所利用，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且看從第一次歐戰到現在世界大戰中，那一國不是在祈禱他們的上帝？耶穌教便蒙上了一層不白之冤。

總之：劉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世界若能澈底了解東方思想，奉行這東方思想，世界便可以成為天國而獲得真正的大同，人類便不致有現在的痛苦了！

這也是日本人士自己常講的。

買辦經濟制度之下，自然應運而生買辦教育與社會上的買辦弊風。教會學校，擔任了買辦教育第一線工作，庚子賠款，也成為買辦教育的有力支柱。買辦文化的十足表現在上海，上海的生活，則適成為近代消費與落後生產的畸形發展，上海租界中的靈魂，已經不是中國人的了。上海租界，一直繼續着買辦制度，所以上海租界的一切，一路被人讚美，一路被人咒詛，這個矛盾發展到現在，以歷史變革的鐵鏈，自然的將它打斷，成功為今天收回租界的一幕。

租界在今年是收回了，百年來的血跡，一時被抹拭下去了，使我們興奮，但也使我們杞憂，就是中國新興的民族資本，是否能藉此機會而為自治的發展。

商統會的設立，便負有這個使命，看她機構組織與人事陣容，充分的表現了這一特色。這一特色的發揚光大，在於官僚資本的警戒與商業資本的自治，商統會的責任者，是否有此毅力與決心，來完成這使命，我們不敢預測，也不願早予批判；注目之點，在於統制工作的推動上。商人重利而輕義，不論中西與古今，無不皆然。我們所要貢獻的，就是專家行政與官僚行政之別。所謂官僚行政，並非指在朝之官或在野之紳，是指官僚風味之言。中國經濟研究落伍，固無專家可言，而留意中國經濟與民族資本問題者亦不乏人。商統會的工作，是民族的工作，商統會工作之成功與否，不能單獨由商統會幾個人來負責的。

民國三十二年的今天，承文友社之約，吾人於商統會設立，與租界之收回，這一劃期的變革，與感之餘，即為國慶獻詞，世之大雅，以為如何？

意大利事變後的大戰形勢

楊 光 政

意大利的事變，成了今日時局的重心。當西西里島陷落後不久，法西斯內閣即告辭職，由老將巴特利奧出組新閣。接着是法西斯黨解散，該黨領袖被捕，英美軍隊登陸，意政府宣告降伏。再接着是法西斯黨在意大利北部重建政權，德方大軍進佔羅馬，各地意軍多被繳械，或仍與德聯肩作戰，墨索里尼被救出險，而意皇與巴特利奧則均逃亡。現在，意大利已經成了大戰場，北部與中部是在德軍的掌握，南部則為英美軍所控制，兩方面在進行着爭奪戰。在僅僅一個多月的期間，意大利的局勢竟演出這樣錯綜複雜的變化，當然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事變以外，未來戰局的發展如何。

這次意大利的事變，不過是大戰發展中的一個插曲，它雖然是英美陰謀的結果，但並無決定的意義。

英美在這次大戰中的戰略，分析起來，有下述幾個重點：

第一，是自己不打硬仗，企圖以最小的犧牲以求取勝利。因而他們常常不惜犧牲盟邦，以謀保全其本身的實力。在大戰初期，波蘭、荷、比、法國，雖在德國大軍的猛擊之下相繼敗潰，然而英國却不曾出動大軍去作有效的援助。近年來蘇聯在東線衝鋒陷陣，要求英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線，然而英美始終敷衍，這無非也是為了避免慘重的犧牲。

第二，以取巧的外交手段，一方面向各中立國威脅利誘，一方面離開軸心的團結，藉以削弱軸心，或增加本身的作戰力量，從而縮緊其對於軸心的包圍圈。他們對於法屬北非進攻之成就，實際上是以外交力量居多，而軍事力量較少，所以法屬北非的重要將領（連達朗在內）未經劇烈抵抗，即告降伏。他們對於土耳其與西班牙的拉攏，則迄今尚未如願，以後的變化如何，很值得注意。

第三，英美與蘇聯間暫時的結合，始終不能消泯其根本的矛盾。蘇聯的解散，第三個國際，英美對於蘇聯領土要求的遷就，甚至傳聞英蘇間簽訂二十年盟約，英美蘇將開三國會談，這種種其實都不過是在互相利用中，所表演出來的姿態，其間並無所謂真心誠意。英美在目前為避免與蘇聯衝突，大概不欲在地理上與蘇聯相接壤；英美為防阻將來蘇聯勢力的西漸，當然不希望蘇聯得到絕對的勝利，而唯願蘇德兩國在繼續消耗中兩敗俱傷。如此，迨戰爭最後結束時，英美才能居於有力的發言地位。

根據以上三點考察，可以推知英美動向的大概。這次意大利事變，是為英美第二種戰略所促成。英美利用意大利皇室與軍人對於法西斯黨之潛伏的對立，並見到意大利防禦力量的脆弱，與攻略距離的短近（自突尼西亞至西西里島再至意大利南部為地中海南北距離最短

的瓶頸水域），因此以軍事與外交雙管齊下地先向意大利開刀。迨西西里島陷落後，意大利態度的轉向，原為意料中事，不足驚異；尤其由巴特利奧政府對於法西斯黨的處置，可以預料有此一着。

正因為如此，所以德國早已有萬全的準備，也可設想。德國是陸軍國，其對付協約軍的辦法，是待其登陸以後，加以殲滅之。過去的突尼西亞及西西里之戰，對該兩地與歐洲大陸中隔海域，軸心軍接濟不便，故致失利而告退却。但現在意大利是歐洲大陸的一部份，德軍的大陸作戰，當能發揮其威力。其次，正如一般論者所說，協約國處於外線作戰的地位，其運輸線長，增援困難；而德軍是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可藉陸上密佈的鐵道網，作迅速的調動；而且協約軍由海上登陸進攻，而德軍由陸路調動抵抗，攻防異勢，勞逸不同。最後，姑假定英美軍能順利北上，進佔整個的意大利，但在北境有阿爾卑斯山脈之隔，對於德國不啻是天然的堅強的防禦工程，德軍只須守住勃倫納山隘，就無虞心贖部之被侵。

由此可見英美軍之佔領意大利南部，僅有鼓吹其勝利的廣告效力，至多是牽制住一部份的德軍。他們為免徒勞無功的犧牲，大概不欲再北進去打硬仗吧？不過，因意軍——尤其是意艦隊——的投降，英美海上優勢的增加，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地中海的制海權既在英美的手裏，於是英美軍乃有在阿爾巴尼亞或希臘等地作登陸戰的態勢。此舉固有可能，但是否會深入進攻巴爾幹，則為疑問，一因英美未必有此實力，二因巴爾幹向為歐洲列強逐鹿之場，英美希望德蘇戰下去，就不欲在此時加以進佔而引起與蘇聯的正面衝突。

至於對於西歐，英美僅能實行轟炸，如

欲登陸，犧牲定極慘重，成否毫無把握。即使蘇聯怎樣地要求英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線，但英美為保全本身的實力，大概不肯上蘇聯的當吧？

現在英美在歐所圖謀者，不但是對於軸心，抑且是對於蘇聯的大包圍，靜觀在德蘇繼續消耗下去，視其成敗而再定其決策；中間或有在巴爾幹登陸等舉動，但未必會有驚人的發展。因此，歐戰的決戰重心，仍在東線，而今冬是一個很可注意的關頭。

以後的可能，或將為英美對於東亞的反攻吧？

意大利屈服後，英美的大西洋艦隊不必再繞道好望角，而可以近便而安全地通過地中海，以到達印度洋，從而對東亞實施反攻。

此舉對於英美——尤其是美總統羅斯福，有兩大作用。

一、是可以與舊重慶和澳洲，免使他們永久失望而脫離協約的陣營。

二、是因為美國太平洋岸的民眾，注視東亞戰爭的發展，較重於注視歐洲戰爭。明春美國將改選大總統，羅斯福為圖第四次連任，因此急欲藉東亞反攻來作為其競選的宣傳手段，以博得美國民眾的擁護。

然而，却有兩個問題擺在英美的面前：

一、是他們的東亞反攻，果能生效嗎？

二、是蘇聯肯一直消耗自己的實力嗎？

假定東線德軍在今冬退至德蘇開戰當初的境界，則蘇聯會不會停戰，而讓英美去與德國繼續消耗嗎？

戰爭的勝負，不在空言，亦不易猜測，其變化多端，往往為常人所能逆料者，故以後的演進如何，只能看事實的展開了。

上海民意機關的組織

周毓英

上海租界收回後，其與調整市政機構同等重要的事情，那便是組織一個總合市民意志的民意機關。陳公博先生於一八兩區公署成立後，即已發表談話，說明約三個月後合併調整行政機構，約六個月後成立臨時參議會。以陳市長的英明忠貞，歷年的卓著勞績，市民對之無不抱定堅的信仰和崇敬。即如關於參議會一事，吾人深信市長必能以宏謀決斷，確立新上海的百年大計，無庸顯顯過慮，多所煩言。但惟其因為對市長的信仰崇敬之心愈高，則對市政的關切期望亦愈深。筆者早在「交還租界後之新上海」(載文友第五期)一文中，提出一段說話：(上海為世界第一大都市，且將為東亞復興一大根據地，市政興革，頭緒紛繁，如能集合多數市民之意志，及早成立上海市參事會，則對於市政推行，必多裨益。蓋過去因租界關係，市政不統一，現在接收合併以後，種種問題，不免棘手，若有一市參議會作綜合及融化市民意見之機關，對於市政推行必可獲極大之助力——億萬公共租界亦設有市參事會，並於其下設各專門委員會，借皆為英人所把持——且關於建立

清明治吏之問題，過去腐敗積重新返，雖有萬能之市長恐亦無能為力，則市參議會之價值，或者更不可忽視矣。」我當時的這一段說話，好像把民意機關的價值說得太高了。忽視民意固然不對，但迷信民意亦往往會困於是非爭辯，無所適從，民意既然要有機關，則這個機關內健全當然是第一要義，不健全的民意機關，還不如沒有的好，陳市長的計畫於一，八兩區合併後再成立臨時參議會，自是一種慎重將事的態度。若草草率率的成立起來，不單使市民白白的多一重負擔，而且在市政上也往然多一個拖累，不是參議會協助政府推行行政事而要政府於推行行政事之外，還要回過來拖着參議會前進，這種不健全的民意機關，即使產生出來，也一定不能使我們滿意。茲再拉雜一陳愚見於下：

(一) 凡稱為民意機關，一定要有若干的決定權力，其初不妨少一點，例如四權中的選舉權罷免權複決權創制權，最初不能全部都有，尤其選舉權與罷免權驟然行使，恐將引起紛擾，則先行賦與創制權和複決權，則對於市政的興革，方能有實在的貢獻。如果當政者祇希

友

文

(17)

望有諮詢機關，則當道儘可以自己的地位延聘專家成立智囊團，指揮起來也比較方便。中國過去有許多議會，因為本身的不健全而不能真正代表民意，於是當道不得已而以為諮詢機關，究其實際却絲毫智囊團的作用也不能發生，一羣人關在一間房子裏嘵嘵不休，甚至飛起墨盒來，或者變成一屋子的泥菩薩，這樣的智囊團的諮詢機關，實在還是沒有的好！當道需要智囊團，儘可去聘，不必選，而且名稱亦不必與民意機關類同。民意機關由較小的權力而漸進於較大的權力，既不致動搖市政的根本，也可以幫助民意機關的由幼弱而進於健全。但若對民意機關絲毫不賦以權力，名實既不相符，對市政不能有積極的相助，而且對民意機關的本身也將留下先天不足的病根，這是很難樂觀了。

(二) 民意機關既有若干的權力，於是想參加民意機關去做議員的人一定很多，有的人以為議員也是一個官，一個地位超然的官，各人在名利上着想，一定想做。過去中國許多選舉所以辦不好，就是因為對這一部份不良份子沒有嚴密的防備，結果人情和金錢的作惡，把選舉制度毀了。有選舉議員之權的人，不在乎到票櫃前去投一票，讓給辦理選舉的事務人員去隨便措置，而想做議員的人只要拿出若干錢財，便自有人為他辦妥，使他達到當選的目的。所以中國歷來的選舉，有的以金錢去收買運動，有的請客聯絡人情。而那種發揮理論提出主張從事演說等等的正當的競選，簡

直不容易看到。結果議員之中，有學問品格的很少，混資格求名利的却很多，議會開會的時候，議案都是敷衍雜湊，真正有價值的議案竟至無從討論。關於這一個缺點，國父主張用考試制度來補救，我想這是很重要的，好在上海是全國文化較高之區，人才很多，對於候選人儘可以嚴格規定，一方公布候選人名單，一方並指示競選的方式，那樣纔能產生健全的民意機關。

(三) 過去許多議會，議員一旦產生之後他成了獨立的一個議員，他的代表關係便立刻斷絕，若非整個議會解散，議員資格便永遠存在着，隱隱然成爲議員之「官」，而不是民衆的「代表」了。在上海這個地方，人才既多，交通亦很方便，要成立民意機關，則議員與其背後的代表關係，儘可永久保持，直至其議員資格消滅爲止。同時關於議員的選舉。以人口爲基準固然重要，但組織的基準亦很重要。民衆不參加應有的組織，往往如一盤散沙，有權利可享則突然而來，原要他盡義務則連影子都找不到，所以不參加組織的民衆，他們的選舉基準應與團體的選舉保持平衡或較少的數目。團體代表的議員和地域代表的議員配合起來，代表整個的民意，庶不至有所輕重，而其議員的經常代表關係，亦可易於保持。議員如有失職，地域代表的選民不易集合起來加以糾正，團體的代表則背後時有團體監督着，在議會中的活動不至流濫，要撤回重選也很容易。

(完)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武克

四 打上拉下——打上級，拉下層

「無孔不入」，共軍的工作人員常能深入對方內部，施行煽惑作用。他用「擒賊擒王」的方策，從不把某一部隊整個的作為敵對集團看待，他進行分化，用離間的手段，把一切所能想出的罪名加在上級長官身上，然後再對他的部屬抱同情似的說他們受了利用，「替人受過」。這一種「離心作用」所引起的效果是不可忽視的，上級沒有了下層豈不是成了光桿兒嗎？那就容易打倒了。在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異口同聲的痛罵何應欽，願祝同，對於包圍他們的各軍，師則哥兒兄弟的喊叫，想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誘惑性的呼號打動他們的心弦而網開一面。雖在戰鬪之際，仍向對敵的中、下級幹部「灌米湯」，以親暱的口吻要求他們掉轉鎗口。他認為「中央軍」的兄弟們是被逼作戰的，用標語、傳單、叫喊希冀他們不要相煎太急。在蘇北，向李明揚進攻之前，「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所屬的各縱隊，沒有一個時辰，新四軍的連絡人員間斷過他們的活動。至於在戰鬪中不幸而被俘的人們，也一貫的優待士兵，安慰他們贊美他們，但歸根結底是歎惜他們的

了愚弄而歸罪於長官。在共軍向對方的宣傳之中，認為敵對部隊的士兵多半是善良的戰士，可以原恕並是應當相諒的；惟有長官是頑強不化的，甚至至於「死有餘辜」。因此，若是官長被俘，除變節投降或出賣團體以邀功乞憐外，那便少有活命的先例。因為官長或則與部隊有悠久的歷史，倘縱虎歸山，即不圖報復，亦必不肯背彼之棄榮辱與共的團體，絕不會自願自的眼看軍隊瓦解。或為知識份子，曾受訓練，本身自有政治立場，憑他的認識與信仰，當是忠於上級，難以轉移。而且長官多具有一定的勢力，能發揮相當的力量，這勢力的存在與力量的表現，却又全視他本人而轉移。「樹倒猢猻散」，「羣龍無首」也就無能為力了，至於下層士兵呢，比較無拘無束，到處還不是一樣，少有中心思想，意識模糊而常游移不定。加以所知有限，認識不足，施墨即黑，施朱即赤，極易拉攏，不難利用。所以共軍對任何軍隊，拚命打擊他的上級，以求達到獨霸的目的；連絡、拉攏、引誘、利用下層，使得事件的進行更為順利。這所謂的下層，在官、兵對比的場合雖專指士兵，但在整個軍隊講來，却又是包

含下級幹部而言。平時、戰時、事前準備，事後處置，以及當戰鬪進行之際，莫不準此原則而進行。

五 交替運用——拉不到就打，打不過再拉

共軍在內部提出了「爭取重於打擊」的口號，認定不流血的鬪爭是最高妙的戰略。對於任何部隊，是派員連絡，力求接近。就在親近的當兒，暗地裏勾結、拉攏、引誘各部下層。或是派遣幹員打入內部工作，以千方百計取得上級信任，提高發言地位，造成對主管官的赤色圍陣。這一着的進行有時未必即能生效，對方倘如不是木偶，他會得識透這糖衣所包藏的劇毒。或是於識破共軍行藏後斷然絕交，立成對立的局面，彼此形同冰炭。或則暗加防範，各展手腕，使共軍可望而不可即。也有的，一時疏忽，就此被拉下了火坑。此即所謂「笑裏藏刀」，「暗箭難防」。但如失敗了，共軍立刻「惱羞成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業已決裂，也就立時翻臉，作最後之一逞。在「落伍」「頑固」「破壞團結」「獨裁專制」「壓迫友軍」「虐待工作同志」「殘害抗日熱血青年」……等等任意捏造的口實之下，給你戴上一頂「妥協投降」的帽子，於是就向你開刀了。當然對方不是聽憑宰割的，有時甚至一個猛烈的反擊把共軍衝得「落花流水」。共軍眼見得不是對手，只好「看風使舵」，於是「解釋誤會」，「重申前好」，再嬉皮笑臉的挨上來，再來拉。在華北，八路軍與石友三

（後已槍決）就一直是個樣兒，一忽兒和好，一忽兒翻臉。新四軍的侵入蘇北，對韓德勤也是用的這個法子。起初是「擁護韓主席」，滿想拉攏、利用；但八十九軍仍是南下，於是打起來了，一直追到興化曹甸。但吃了一個大敗仗，立即就釋放孫啓人，（八十九軍二十三師師長，黃橋之役被俘）請求韓德勤轉電中央解皖南之圍。這提議沒有通過，便又再行分路西侵。可是，現在新四軍又不稱八十九軍為友軍了嗎？這就道德立場講起來，未免太沒有信義了。可是，共軍原就是「反復無常」的小人呀！「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策略的運用是超出於「公理正義」之外，置「是非公論於不顧的」。

二 戰略之運用

共軍作戰，與一般之用兵方略迥不相同。他是隨時隨地的主動打擊敵人，使本軍立於有利的作戰地位。主要的在於擾亂、牽掣、疲困、打擊敵人，「制敵而不受制於敵」是戰略上的基本要求。正面作戰不是常有的，游擊戰自有其更巧妙的方略。他們不承認有前綫、後方的絕對存在，敵人佔領的地區同時也是他們出沒的場所。他是根據於廣大的鄉間造成對據點的包圍，不斷的擾亂於敵方佔領區的後方，進行交通破壞，用以孤立，封鎖城市，使佔領據點與交通綫之敵方一無所獲，而一切接濟、補充也受到妨礙而阻滯。前進的部隊是不能失却後方的連絡與補給的，尤其是近代化

的軍隊。同時，在既佔地區不能不留置防守部隊，否則那已得成果又有什麼意義呢？可是，前綫與後方比起來，兵力還是集結於第一綫的多，已攻佔的地區不能永遠保持作戰的姿態。這就是說，後方是安定於前綫的掩護之下，本身僅有着戒備作用和能能力。這所有的兵力，僅足以警備據點與交通綫，很少能以控制廣大的鄉村。共軍是選擇最有利的場合進行戰鬥的，他就專避免正面作戰一意擾亂於後方。後方的不安常影響於前綫的作戰，因此正面的兵力有時被共軍吸引到意料之外的地方。這在共軍的戰略上是達成了牽掣作用，對方的作戰計劃經此波折便不得不重新修正。像這樣的既須注意前綫還得照顧後方，不能遂心所欲的發揮威力，就將為共軍的擾亂所疲困而失却主動。其結果是：既佔地區仍陷於備戰狀態之中，不能確保更無從利用。爲了應付後方的擾亂，兵力是分散了，是感到疲憊了，常在不意之中蒙受打擊而生損喪。由於後方的不安定，前進同時受了頓挫，預定計劃常因意外事件的阻撓而不得不加以變更，以至於牽延時日，又得重新準備與佈置。這在物質方面所蒙受的損失已屬不小，精神上因後方不安所引起的兵心恐慌更不容忽視。

「後方」之分，是有時間性的，即隨「敵情」之變化而變化。基於這個原理，共軍就把游擊戰劃分爲「根據地的保衛」與「敵佔地區的游擊」兩大類。游擊戰雖以「裝備輕便，行動敏捷」，「出沒無常，飄忽靡定」爲原則，但糧秣的供給，人員的補充，部隊的整訓，休息，受傷人員的醫治療養，都不是可以到處任意而行的。必須具備有適當的條件，那才有效用。這就要求到有比較安全的地方，——距離據點及交通綫較遠，且地形複雜適宜於遊擊的環境。這就是今天共軍在各處普遍建立的根據地，亦即軍區制度之所由來。因爲根據地須得保證部隊的給養，適時增強部隊實力，所以就必得加以建設，然後方能完成所負的使命。因此，保衛根據地不爲敵方攻佔，就成爲獨立的迫切任務。其實施要領是：控置主力於根據地外圍地帶，破壞通敵要道及橋樑，並多行埋伏阻止敵人的前進，出擊敵之據點使疲於應付無暇他顧，萬不得已則率領（強迫）居民撤退，埋藏食糧，搬運什物，填塞水井，破壞一切建築物，實行堅壁清野，使敵佔之後不能久住；然後再分兵擾亂，襲擊，逼使敵接濟斷絕，難以安居而撤退。至於敵佔區之游擊，則藉飄忽無常，神出鬼沒的行動，善於利用時機主動出擊。或利用黑夜、濃霧、風雨之際，掩襲疲困、無備之敵；或於險要之處埋伏，予敵以重大之殺傷；或則破壞交通，劫奪敵之補給品及阻撓其增援部隊；或潛入據點之內，破壞敵之兵站

、倉庫、交通通信設備，使陷入於混亂狀態。而當行動之際，無論原定目的已否達成，決不滯留，以免被逼戰鬪蒙受損失。因爲任何一種行動，不問能否成功，均足以震驚敵人使忙於應付，則擾亂敵人，消耗敵人的任務已然完成。同時，「保衛根據地」與「擾亂敵後方」又是相互連系、彼此關切的，能進入敵佔區內活動使敵窘於應付，則根據地自可「高枕無憂」了。依據了這一原則，共軍制定了他的作戰方略。

一 分工合作，出奇制勝

共軍的軍事行動是依基於政治要求的。所以他不僅要打擊敵人，同時更得擴張自己的勢力，鞏固自己的地位。具體的說來，就是要樹立赤色政權，爭取資源，擴大組織。因此必須建立行政機構，推行經濟政策，管理文化、教育。而這些許多工作，又必須不間斷的進行方能收效，是不便於任意遷移的。但是，共軍的主力不能爲了掩護地方政權而喪失他的優良性能，他不能守在一一定的地方等待敵人的進攻，他要以高度的運動性來避免一切損失和創造戰績。爲求兩全，就把這重任交給地方部隊，由各縣、區團隊「堅持原地鬪爭」，負起擾亂、牽掣敵方以及保衛各黨政機關掩護其工作的任務。主力兵團則仍自由自在的到處任意流動，推廣正面的遊擊。這樣一來，主力兵團可以毫無顧慮的隨着自己的意圖而行動，並且到處都有倚托各地的不斷的擾亂與牽掣作用，使主力

日東產業株式會社

行 洋 東 日 (名 華)
 、 糧 雜、具 工、器 機、金 五
 番六—〇八九表代話電 號〇九六路京北海上
 阪大、京北、津天、島青、京南、口漢、行支地各

兵團得有更有利的機會，可以保存最優勢的兵力選擇最有利的時機而進行確有的勝利把握的戰鬥。另一方面，主力兵團的流動，給予各地方部隊以良好的掩護，他可以隨時指向於急需的地方。所以，在表面上任務是劃分開來了，實質仍相配合，並且有着密切的關聯，相得益彰。

由於地區保守的責任不須主力過問，行動就更為敏捷神速。今天還在這一地帶，明天就可以到了百里之外，甚或渡過了大江，越過了叢山，走向了另一地區。當然，遠在數百里外的主力兵團，也會在某一個黑夜突然出現於本地。他是無牽無掛的，無後顧之憂，一意依從於戰略的要求而行動。對於這樣的部隊是防不勝防的。共軍就用了這一種優越的性能，常能出奇制勝的爭取主動以及自由選擇最有利的時機。曹甸之戰，共軍雖未能逐走八十九軍，但他是把全蘇北的兵力都集中了，各地僅留下少數的縣、區警衛團隊，所有的主力，一概上了前線。新四軍的侵入蘇北，也是出動江南指揮所屬一二支隊全部，所以能一對而下黃橋。後來與八十九軍血戰於黃橋近郊，京滬西路只剩下了留守主任以及少數的游擊隊，因此能在瀕危的時候用全來搏擊，反敗為勝。這是出乎李守維意料之外的，八十九軍的兩師却僅能各抽調一半。基於地方部隊與主力兵團的分工合作，共軍的主力得以集中運用，得出奇制勝。這是他的戰略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二 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昨天還是站在同一戰線的，今日爲了利益的不相一致，就立刻當作敵人看待而斷然出之無情的攻擊」。共軍就是這樣不可捉摸的，猶如瘧疾病的患者。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新四軍挺進縱隊駐泰縣江都交界處的嘶馬大橋的第一團，與「蘇魯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第六縱」陳才福部發生衝突，陳毅抽調一、二支護精銳部隊增援，激戰於郭村塘頭。直到二十日以後還在相持的局面下進行交涉；誰能料想到後來却忽而兵鋒一轉，東向進攻黃橋。又如「曹甸之戰」前後，新四軍本是擁李倒韓的，誰能料到他的大兵會打進泰州呢？本來，兵不厭詐，惟有乘敵人毫無準備的時機進襲，才能以極小的代價獲得偉大的戰果。

當共軍由江西向西北逃竄的時候，渡過金沙江大渡河，據美人斯諾西行漫記所載，完全以精奇的行動，在敵人意料之外的竄到了當面，因而就在川軍驚慌失措之下衝過了天險。你無法預測到共軍會在什麼時候來攻擊，更難以料定將在什麼地方與共軍相遭遇。是的，可以提提高警覺性，嚴加戒備。但你這種爲預防共軍的襲擊而特有的緊張情緒與一切措施，在在構成共軍偷襲的機會。因爲當你防範極嚴的時候他是不來的；可是人究竟不是機械，過度的疲勞就很容易造成疏忽，而且日久生厭，也不免偶然的鬆懈下來。真是「無巧不成書」，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在你稍不經意的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猛烈的襲擊使得你前功

盡棄。還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共軍有着

普遍而深入的情報，對方的一舉一動都瞭若指掌，他能選擇一個最適宜的時機來發動。其次由於共軍的行蹤不定，也沒有有一定不變的作戰目標，他合意到那裏去就往那裏去，他認定在那一個時辰作戰，到時候就不聲不響的向那目的地進發。外人不能知道他的行止，因此也就無法預防。你提心吊胆防備着的時候，他叫你把精力白費了：你認爲安全的當兒，他却適逢其會的撈一手。而最難應付的是：有時開開玩笑，並不真的攻擊，叫你却也亂開開的忙一陣子。下次再來可就不理睬了，那就糟了，竟然是猛烈無比的直衝進來了。這在共軍方面呢，完全是隨心所欲的毫不吃力，常能「事半功倍」的獲得預期效果而取得勝利。

例如新四軍侵入蘇北，八路軍初時是按兵不動，似乎不知道陳毅的部隊在八十九軍作戰。到了黃橋決戰，李守維淹死八尺溝中，黃克誠率領了八路軍的南進支隊，同時猛攻阜甯——鹽城，與新四軍會師於東台。又如初時東侵，郭村塘頭均在黃橋西北，兵鋒直向東南，自是猛撲黃橋；迨接近外圍，忽又分兵折轉北攻三十里外的蔣塚，由此前進佔領古溪，包抄到黃橋後方去了。這都是出乎對方意料之外的，因此常能操勝算。

也就陷入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了。另一方面，人的精力是有限度的，到了相當時候就得休息些時才能恢復，否則將顯得疲乏而不振。所以「養精蓄銳」是制勝的必要條件，長途跋涉之復戰鬥力是會得急劇下降的。共軍從不肯使自己受到損害，一切不利的動作他總在設法避免。在流動中生活着的共軍，是到處爲家，熟悉各種大道小路，河流長短、闊狹、深淺。那一個村莊有多少人家？是些什麼房屋？居民的性情怎樣？每一個角落裏的大事，小事都很明瞭。那一帶地勢高，可以控制整個的地區；那些地方低窪，便於隱蔽行動；何處是通敵要道，進口在那裏，退路在什麼地方，有沒

有樹林能夠埋藏。這一些，他們在平時不但老早注意到，並且研究過了。在他們是「四隻脚的貓，家家熱」，可以隨機應變，萬無一失，但是闖進去的敵手呢？四顧茫然，只有聽憑愚弄了。新四軍與韓德勤初次接觸，即由姜曲海迅速後撤，一直退到黃橋附近。這一帶，在共軍已盤據兩月之久，自然成竹在胸。而八十九軍呢？事前未嘗到過，到處生疏。本來黃橋已在包圍中了，却不知從那裏鑽出許多新四軍來拉後腿。到後來八十九軍兵敗潰退，竟然有來路無歸路，淹死了的不知其數。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利用地形熟悉，用兵時佔了許多便宜。其次八十九軍遠來疲憊不堪，新四軍只以少數兵力誘敵、打擾，大部份在一面休息一面等待。在韓氏這一邊是力竭聲嘶，而共軍却如生龍活虎。主客

之勢既異，勞逸而又相懸殊，結局的勝負還用去問嗎？共軍就常誘敵深入使勝利趨向於自己。

四 以少勝多，以散襲整

「兵不在多而在於精」，在於運用的得當。因為共軍作戰的目的在擾亂、牽掣、疲困敵方，那末自己的兵力就不能為戰局所「牽掣」，更不能「疲困」了自己。因此，節約兵力，在共軍作戰方略上就成為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了。共軍除了在決心圍殲敵方的場合，每多以小部隊活動。東奔西襲，活潑運用，常能使主力得有休息的餘裕，而敵方已不堪其擾。在一般的情況下，共軍極力避免真實的戰鬥，目的一經達到，便很迅速

的脫離戰場，並不需用強大的兵力。何況奇襲、伏擊，越輕快越好，惟有輕巧的小組才能敏捷、神速；也惟有敏捷、神速的動作能給予敵方以重大的損傷。另一方面，「四面楚歌」最足以喪敵方之胆，游擊戰不是爭奪陣地，分散是減小損傷發揮威力的不二法門。這不但容易隱匿企圖，迷惑敵方，進襲時使敵人不知來自何處，難以判斷兵力的大小；即是退却了，敵方也無從捉摸，因而可以得有安全的保障。數年來，若非共軍準備發動一次猛烈的戰鬥，或非緊急關頭，向來就只有運用團以下的小單位游擊，以散漫的小組向敵方進襲。

五 出沒無常，聚散靡定

沒有一個人能知道共軍的行止，就連內部人員也是莫明其妙。行動的方向、時間，由政委會同部隊長官決定，事前絕不宣布，也許臨時還要變更預定的計劃。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向南走又折轉北回。在流動地區以內，主管官依據當時的情況而隨時決定，沒有限制，也沒有一成不變的計劃。為了環境不利或適應的要求，可以轉向遙遠的另一地區。有時，兩三個團集體行動，有時則分散成很小的單位。今天壓力大了，就疏散開來，減小目標。過一些時敵方懈怠下來或是兵力單薄了，馬上集合大隊人馬來一個襲擊。你不能說有，也不能說無。此時集結在一起的，立刻又分散了，但說不定又集中到另一個地方。這確是「迷魂陣」的格局，你找不到他，他却找得到你。共軍永是這樣迷離恍惚的，在你找他的時候「沒有」，而他來找你的時候却又是這樣的「多」。這就是說，戰鬥之前共軍是不肯露面的，就在戰鬥中也少有真面目的顯露。他是隱藏自己，迷惑敵方，形成他的「變幻莫測」的性格，使得作戰更有利於自己。綜觀共軍的策略，全在善於運用本身的力量，避免一切不需要的浪費，集中運用於具有決定性的場合。並且消耗對方的力量，使在戰鬥之前即已分散不能以全力決鬥。這是絕對有利的方策，能避免本身的損喪而增強並提高對方的傷害。「不戰而勝」，所以共軍向來即努力追求勝利於戰場之外。



東光公司本店

上海百老匯路七十七號

電話
四三三九五
四三三八二
四三三八三
四四五〇一

資本 叁百萬日金
總經理 永野郁四郎

中支葉煙草株式會社

上海黃浦灘路一號
善隣大樓五〇九號室

電話 (代表) 一九六四〇
一九六四八
一九六四九

營業項目

- 一、煙草之採辦、再乾燥、販賣及運輸
- 二、煙草之耕作及其指導、獎勵
- 三、對於煙草之耕作者的貸與資金、肥料、煤炭等及配布種子
- 四、前項所附帶之一切事業
- 五、相當於前各項之事業之投資及經營

分店 安徽省蚌埠經一路新船塘
經理處 固鎮、新馬橋、水家湖、下客、安慶、大通、蕪湖、杭州、甯波、京城、東京

上海票據清算制度之前瞻

鄭永祥

票據制度之出現於中國為日甚短，其流通亦僅限於若干通都大邑。以中國之大，商務之繁，而不能充分利用此帳面通貨，殊屬遺憾。究其不能順利推行之由，其清算制度之不健全，實為主要原因。即以全國金融中心之上海而論，其清算制度之繁複，機構之不統一，實為全世界各大都市所無。其結果足為商務繁盛之累，影響金融前途非淺。本文先述上海過去票據交換之沿革，再論其今後應取之途徑，蓋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有所由起，故先過去而後及未來也。

上海之主要金融機關可分為三大類：即華商銀行，錢莊，及外商銀行是也。故票據交換亦分為三大集團行之。各集團之中，除各自為清算外，又須互為清算。換言之，設以甲，乙，丙代表此三集團，若各集團間互相收有票據，則每日票據交換之手續應呈下式：甲與甲，乙與乙，丙與丙，甲與乙，甲與丙，乙與丙。又以票據之種類有匯劃，劃頭，現鈔等之區別，故清算時亦應分別處理。此為上海票據交換一貫之狀態。

若以光緒十六年錢莊之清算機構「匯

劃總會」設立時起至本年六月一日中央儲備銀行接辦華商銀行交換清算事務時止，對上海之票據交換組織加以研究，可分為五大時期以述之：

第一期 光緒十六年至民國廿二年，即自匯劃總會成立時起，至銀行票據交換所設立時止。在此時期，錢莊之「匯劃總會」為匯劃票據清算中心，外商之匯豐銀行則為劃頭票據清算之中心，華商銀行以自身無交換所之組織，關於票據交換事宜，均須委託錢莊及外商銀行為之。

第二期 民廿二年至民廿六年，即自銀行票據交換所成立時起至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時止。民廿一年滬戰，華商銀行為應付金融恐慌計，議決成立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藉謀同業本身利益。同時因應付提存，上海銀錢業共同厘訂安定市面辦法三則，一切票據均加蓋「匯劃」戳記，只準同業轉帳，不付現金。故流通票據一時大增。同時於事變之初，銀行業因委託交換而存放於各錢莊之資金均經凍結，不利實甚。有此二因，各銀行均痛感有設立本身之票據交換所之必要。遂即以銀聯會

之成立為契機，廿二年一月十日於銀聯會內設立銀行票據交換所，次第辦理匯劃及劃頭票據之交換，並代理非會員銀行為票據交換焉。由是上海之清算機構成為鼎足三分之勢，即華商銀行以票據交換所為各銀行交換機構，以銀聯會為清算中心，以辦理差額之轉帳；錢莊以匯劃總會為錢莊間之清算機構，其清算方法仍以軋公單行之，其不滿五百元之尾數，則以存於公會之「票現基金」為清理；外商銀行以匯豐銀行為各銀行間之交換機構，但其清算中心則移轉於中國銀行，由中國銀行負責轉帳。以上為三集團內部之清算情形。至三集團間之清算亦有變革。即華商銀行與錢莊間之票據交換由銀聯會及錢庫（成立於民國廿一年）彙集軋算。華商銀行與外商銀行之票據交換則由中國銀行代理，居中軋算。至錢莊與外商銀行間之票據清算，因錢庫加入外商清算集團為交換銀行，其處理手續尤為簡便。

第三期 民廿六年至民卅年，即自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時起，至前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發生時止。在此時期，上海三大集團之交換組織均有甚大之更改。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中國銀行自外灘移至西區，因距離各外商銀行較遠，遂停止代理各外商銀行差額之轉帳。故外商銀行之清算中心復回歸於匯豐銀行。外商銀行自身對票據交換之方式亦有演進，廢除昔日開發劃條之方法而改採交換方式，並於匯豐銀行內設正式交換所，錢莊方面亦以戰事發生後，各莊營

業所在地迫近戰區，一部乃向西區遷移，故匯劃總會之清算方法，應由各莊相互送驗公單，並分別為五百元以上及五百元以下二種之清理方法，事實上於手續上及計算上均覺於不便。為改良計，錢莊同業亦於錢庫內設錢莊票據交換所，實行集中清算，採用銀行交換所之法，差額由錢庫轉帳。自是上海三大清算集團間遂有三交換所之設焉。其三集團相互間之票據交換亦有甚大演變：中國銀行以遷移於西區故，同時停止代理各華商銀行對外商銀行之票據交換。各華商銀行應各別向其外商銀行開立往來戶，以便委託交換廿七年起，以上述方法過繁，銀聯會因是向中、中、交三行商議，長期派員駐在會內，專對外商銀行辦理同業票據交換，清算方法仍恢復戰前狀態。至華商銀行與錢莊間之票據清算，曾一度實行統一集中交換方法。蓋由廿八年六月廿一日前財部第二次限制提存結果，銀聯會負責辦理銀行及錢莊之同業匯劃領用事宜，為便利同業匯劃之清算，廿八年七月四日起，錢庫遂加入錢行票據交換所，代理會員錢莊與銀行間之交換事宜。自是多年間所企望實現之集中交換遂一旦完成。但廿九年五月十三日錢庫復退出交換，於是清算手續仍恢復戰前狀態。

第四期 民卅年至本年（卅二年）六月一日，即自太平洋戰事發生日軍進駐租界時起至中央儲備銀行接辦華商銀行交換清算事務時止。自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發生後，各敵國外商銀行均被封

文

閉清理。橫濱正金銀行取代昔日匯豐銀行之位置而為外商銀行清算中心。外商銀行公會亦經整理。銀聯會加入外商銀行交換集團，凡會員交換銀行與外商銀行間應收應付票據均應由會代為交換；凡外商銀行收入華商各銀行之票據，均在正金銀行內之外商票據交換所向銀聯會提示，辦理付款之虞置。至錢庫則未加入外商銀行交換集團，各錢莊收有外商銀行之票均彙集錢庫提出交換；外商銀行代收各錢莊付款票據則由龔星五負責辦理轉帳。

第五期 自本年六月一日起迄今為上海票據交換之現狀。

本年六月一日，滬市票據交換實行二大改革：中央儲備銀行辦理集中票據為其一；票據種類之統一為其二。此二大

友

改革一朝實行，以前推行票據制度之種種障礙一掃而空，實為我國金融史上重要之一頁。蓋自六月一日起，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接管本市銀聯會票據交換所。自此日起，各交換銀行均須在中央儲備上海分行開立「交換清算戶」。凡票據之交換及差額之轉帳，均由中儲行辦理。會員錢莊票據亦可直接存入其「交換清算戶」中，由中儲行代收。關於與外商銀行之交換事宜，亦改由中儲行代表參加，均訂有細則以資遵守。同時去年六月一日舊幣廢止後，交換票據所分之「中儲券劃頭票據」，與「中儲券現鈔票據」二種，亦於同日廢止，不加區別。此即二大改革之大概也。

按之金融組織原理及各國通例，一國

票據交換事宜，均應由中央銀行為之，而為中央銀行職責之一。戰前我國中央銀行徒有其名，所有中央銀行應有之職責，均未能實現。銀錢業各為其本身利益，組有銀行聯合準備委員會及錢業準備庫，儼然為銀行業及錢莊業會員間之中央銀行，不但負責辦理同業間之票據交換，並營同業拆放及票據再貼現之業務。銀聯會之票據交換所，舊中央銀行及中央儲備銀行在本年六月一日前均加入為會員之一。不但本末倒置，而於一國金融統制亦有未合。又我國票據之種類，形式不一，有多至四種以上者，不但交換時費時，且各銀行須多設帳戶，亦於時間金錢兩不經濟。舊法幣廢止以後，交換票據尚分「匯劃」「現鈔」兩種，亦為病態之遺留。

推究我國過去金融種種病態之原因，雖屬複雜萬端，然上海政治地位之特殊，及政府未能推行有力之金融政策，實有以致之。外商銀行與本國銀行間存有不可逾越之鴻溝，英國在華之特殊雄厚之金融勢力，在在均使政府法令不能收指臂之效。時至今日，政治形勢已大變，英美在華勢力蕩然無存，日本亦推行對華新政策，而我國金融政策亦由自由主義時期轉入統制主義時期，六月一月之改革，實為我國票據制度放一曙光。所惜者外商銀行尚自有其清算集團，交換票據尚未完全集中，政府如能善用時機，加以改革，則於我國金融前途有厚望焉。

管 理 事 業

- 百貨店 惠羅公司
- 百貨店 福利公司
- 洋家具製造 美藝公司
- 室內裝飾
- 地毯清洗 上海清潔保管公司
- 家具保管

中支那物資通濟處組合

組 合 員 店

一般移輸出入

- 株式會社 大丸
 - 株式會社 高島屋
 - 株式會社 松坂屋
 - 株式會社 白木實業公司
- 上海廣東路十七號共榮大樓三階
北四川路八百五十六號
上海新康路三號美倫大樓
上海吳淞路四百八十六號

袁項城印象記

江亢虎

文

余自戊戌政變後，即從張菊生（元濟）趙仲宣（從藩）諸君，研習西文與科學。好與所謂新黨者往還，投稟津滬各報紙，時時發表維新變法之言論。沈愚溪（蓋）之獄，余幾不免。拳匪之亂，冒二毛子嫌疑，家產淨絕。聯軍入京，秩序稍復，即與廉惠卿（泉）連仲甫（甲）蔣性甫（式理）諸君，創設東文學社，延聘日人中島裁之氏為教師，隨後相偕東渡，遊歷考察半年，因受知於吳摯甫（汝綸）先生，盛為延譽公卿間。

府縣，賈項城名刺，來站相送，導往行館，如見大賓，行館在督署鄰近，為前理事同知府署，當晚項城設筵款接，敬禮有加焉。

友

光緒辛丑，岑西林（春煊）為晉撫，奏保人才，調往任用。時余年甫十九，與西林初未謀面，且亦無意為官，遂謝絕不行，然頗心感之。其後西林粵事失敗，病廢滬上，乃往謁見，深致謝忱。當西林撫晉時，袁項城方署理直隸總督，駐節保定，並囑清苑道楊蓮甫（士驥）年丈，入都訪問，面奉聘儀，同時受聘者，尚有魯王雁泉（景禧）丁奎野（維魯）兩太史。車抵省垣，楊年丈率所屬

項城頭面方正，軀幹肥短，語言沈著，自有光芒。余感其知遇，上書萬言，敷陳三策，項城溫語獎許，而不能用也。但羈縻之，命為北洋編譯局總辦，北洋官報局編纂，即改行館為局所，得專用人行政之權，體制與司道相埒，惟余年少氣盛，不善與老官僚周旋，不能得其左右歡心，故相處一年間，項城雖始終無閒言，而辦事甚感掣肘之苦。後天津收復，督署遷移，余又奉張洽秋（百熙）尚書奏調京師大學堂任事，以不能兼顧，乃婉辭而去。

當居保定時，以距督署密邇，得常出入幕府，亦不時謁見項城，項城威重，不苟言笑，雖平居燕談，不失矜持態度。聞公文早晚親手披閱，對余言事，每自書積尾作復，簡單明了，字跡不佳，

却見粗豪本色。項城雖多內寵，而閨門肅穆，姬妾子女不與外事。其長公子克定，次公子克文，自項城任大總統，乃所有各立門戶之意，然亦不敢公然招搖，見人尤謹飭有禮，克文字約岑，一字寒雲，母為朝鮮人，少而岐嶷，文采風流，雅似陳思，詩詞書畫，並皆工妙，尤好戲劇，每扮墨登場，愛扮演帝王故事。項城不喜其為人，克定尤齷齪之，每有孤臣孽子之感，遂自放於醇酒婦人，兼嗜吸鴉片，習與江湖浪人往還，項城逝世後十餘年，竟以窮愁佗際，客死津邸，亦可哀已！

刀殺人之計，黃陂所以甘為利用者，正以報項城代除張方之誼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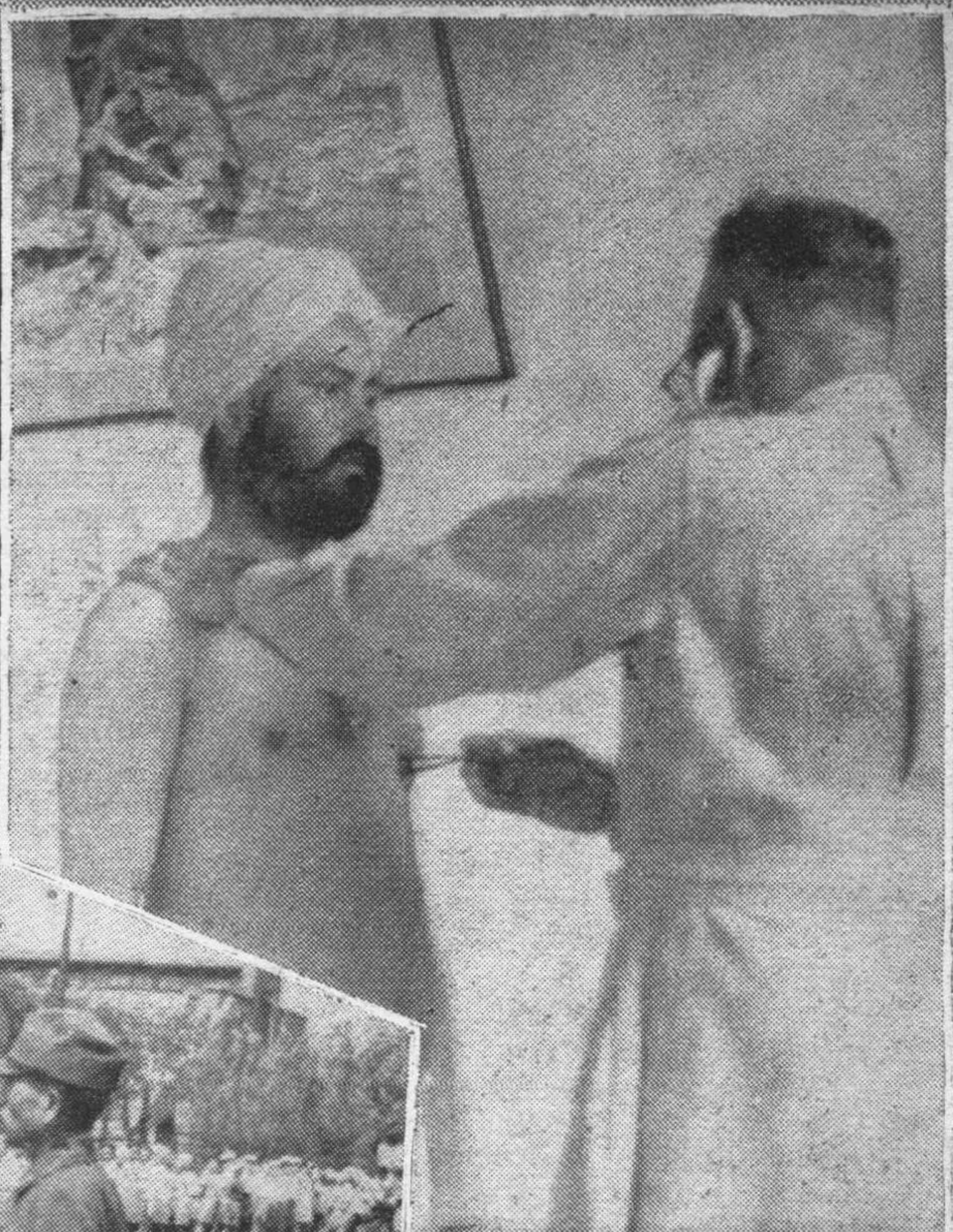
宋案發生，余代表社會黨，始終主張法律解決，依據臨時約法，組織特別法庭，大總統應引嫌辭職，聽候審判，項城大恚。民國二年八月，發表解散全國社會黨各支部嚴拿首要之明令，並在京逮余秘書兼京支部長陳翼龍，誣以勾結俄國虛無黨，處大辟之刑。內外同志被逮及判刑者不絕，多指目為二次革命嫌疑犯，蓋當時社會黨人跨籍國民黨者固甚眾也。時余避地上海公共租界，居不敢出庭戶，有人輾轉為項城致意，倘余能脫離社會黨，並反對國民黨，可立致身通顯，余笑謝之，最後上書忠告並留別，即潛踪渡太平洋而西去。直至民國五年，項城逝世，余始回國，入京訪袁寒雲，續舊交焉。

平心論之：項城撫魯與督直時，確係當代強吏領袖人才，事功政績，燦然可觀，治下謳思，至今未已，比就任大總統，姑無論取之順逆如何，然當中國千載一時之新運，承歷代帝王專制之餘威，中外喁望，大可有為，徒以傳統思想，家天下一念之私，不恤違背誓言，破壞綱紀，誅勦異己，塗灰生靈，尤可恨者，豈養鷹犬，獎勵暗殺，濫用金錢，墮毀名節，劫持輿論，顛倒是非，民國三十年來一切政治黑暗，項城實其作俑者，卒之身敗名裂，國家民族亦隨以陵夷，項城真死有餘辜矣。余雖早蒙識拔，亦深感知遇，然終不敢以私恩而忘其公罪也。

民國元年，余以中國社會黨總代表資格，自滬北上，發起北京支部，因晉謁項城於大總統府第。梁燕孫（士詒）招待，導往內客廳相見，項城握手甚歡，見其兩鬢斑白，體又加肥，禮貌雖隆，語多酬酢，對余所陳，漫無可否。時值張振武方維案起，輿論譁然，項城宣佈出黎黃陂意，余亦通電反對其事，但未指斥為何人，以為此實民國非法殺人之始，履霜堅冰，不可不慎。項城頗憎余多口，且以為向所識拔者，不感恩而反噬，尤罪無可原。先囑梁燕孫致意，留余在京，聘為顧問，並願出重金，收社會黨為己用，余堅決謝絕。因當時武漢黨部函電邀約，即時南行，其後乃知有夙識某君，向項城自承，能說余屈服，並冒領運動費五萬元，由梁燕孫過付，此事直至段執政時，余親問燕孫，始證實不虛，而某君早下世矣。余車一抵漢，即被捕入獄，蓋項城授意黃陂，亦借

時事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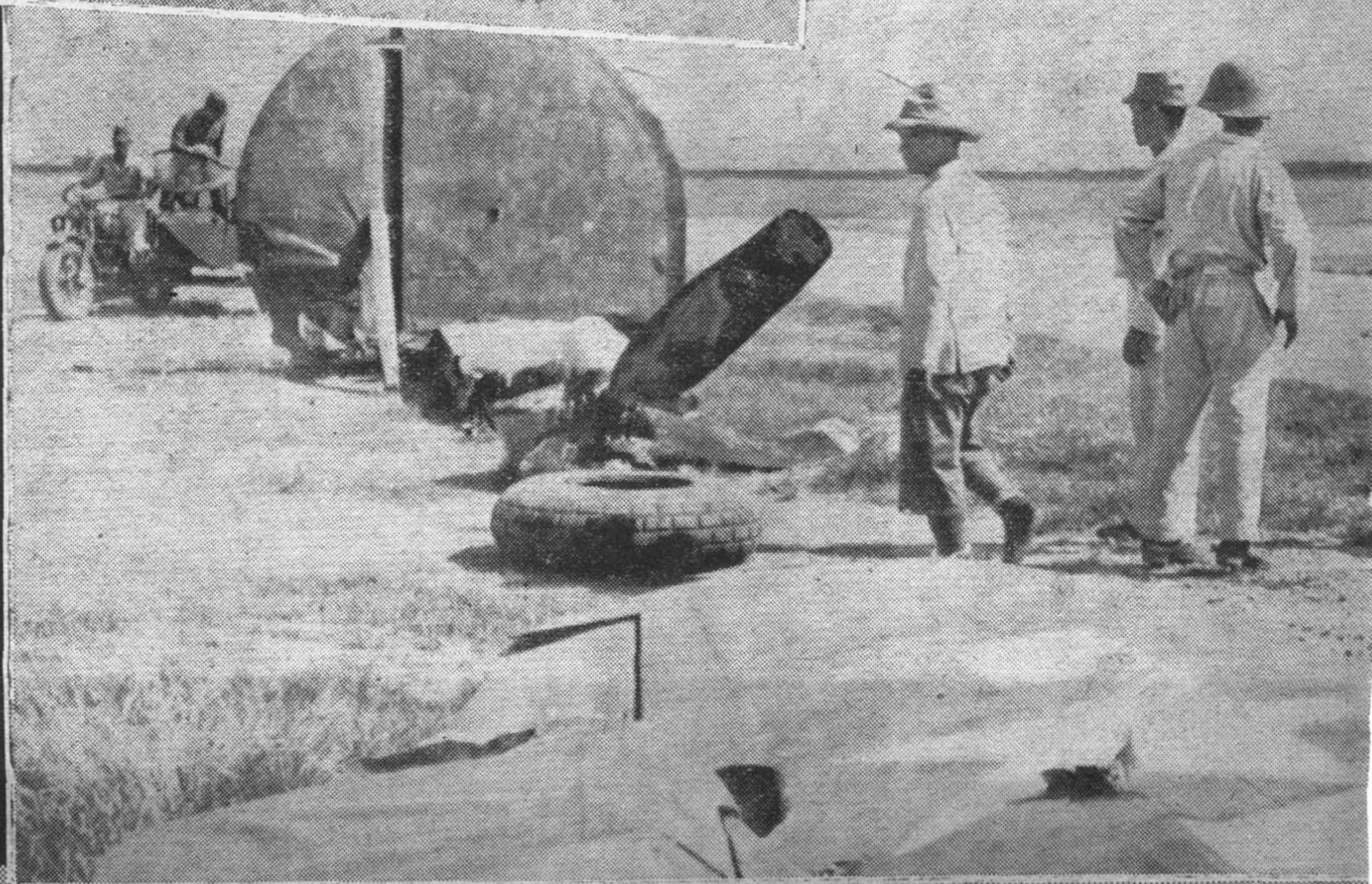
意大利巴特利奧政府之單獨投降屈服以來，同時東亞各地之駐防的意大利軍隊的武裝馬上就迅速的被解除了，軍艦船隻亦隨即實施扣留。圖中係是：意大利駐滬陸戰隊武裝解除時之檢查。



「爲了祖國的獨立和生存，誓必打倒英國！」這是在東亞每個印度民族所誓言，因此在上海熱血的印度人，在特使諾卡那堂中佐指揮下，開始施行初次入營義勇軍之體格檢查。



美空軍在東亞利用重慶空軍之基地，企圖擾亂新中國和平治安之安寧，不斷出襲各地。圖中爲美機襲擊武漢時，被日軍迎擊後，所毀之殘機骸。



天空神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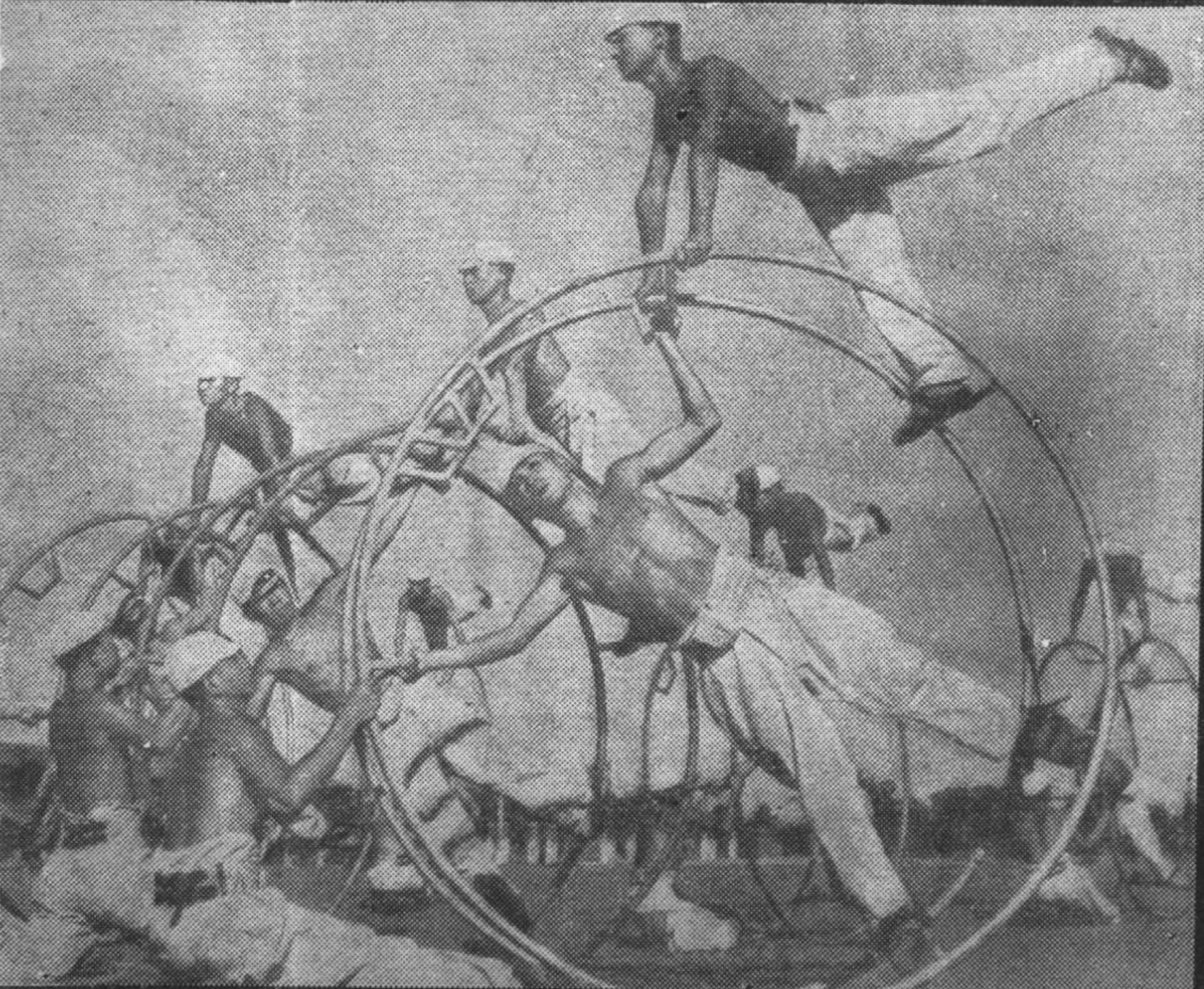
日本陸軍落下傘部隊



準



後陸降兵傘



選且並，外術技秀優中空了除，隊部襲奇中空

日本陸軍落下傘部隊（說明）

大東亞戰爭勃發時，日本陸軍降落傘部隊，開始初次向荷印之油田地帶蘇門答臘，巴鄰旁奇襲，敢然擊破頑強之敵，佔領一切重要堡壘要塞，並確保飛機場的重要基地。

蘇門答臘之佔領裁定偉大的戰勝，這為日本陸軍落下傘部隊不可磨滅之功績，此種偉勳之獲得成功，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僥倖成功的。

本期中介紹之陸軍落下傘部隊，僅有其一部分之揭載，未能作全面的介紹給讀者，實不勝認為遺憾的。「陸軍部報道部檢閱濟」



機輸運乘登序順



前發出



花傘空天時落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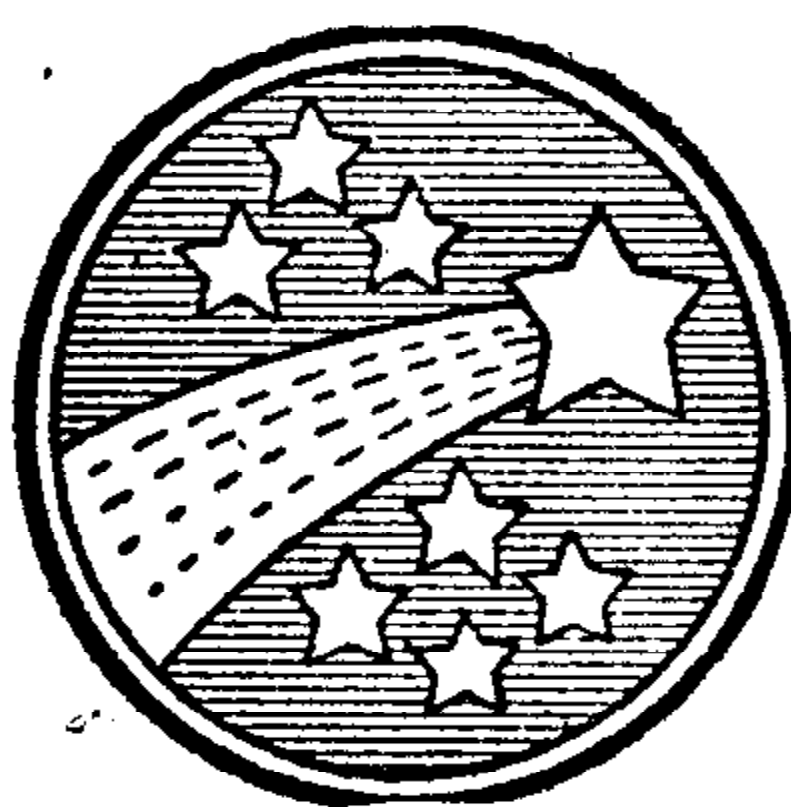


！了始開着隨亦



。的心身們他治陶來中練習術劍，術刺劈，操體軟柔在是都活生常日以所，鍊修的鬥戰軍陸烈猛切一備

可
美
德
牌



藥
界
權
威

全化膿性疾患

抹 殺 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O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I MO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拿那兒、華得本等
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男性賀爾蒙劑

丁 斯 體 隆
TE S TI NON

男子的一般衰老及發育期內各種障礙奏效。

維他命製劑

維 他 命 B1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1注射液而因維他命
B1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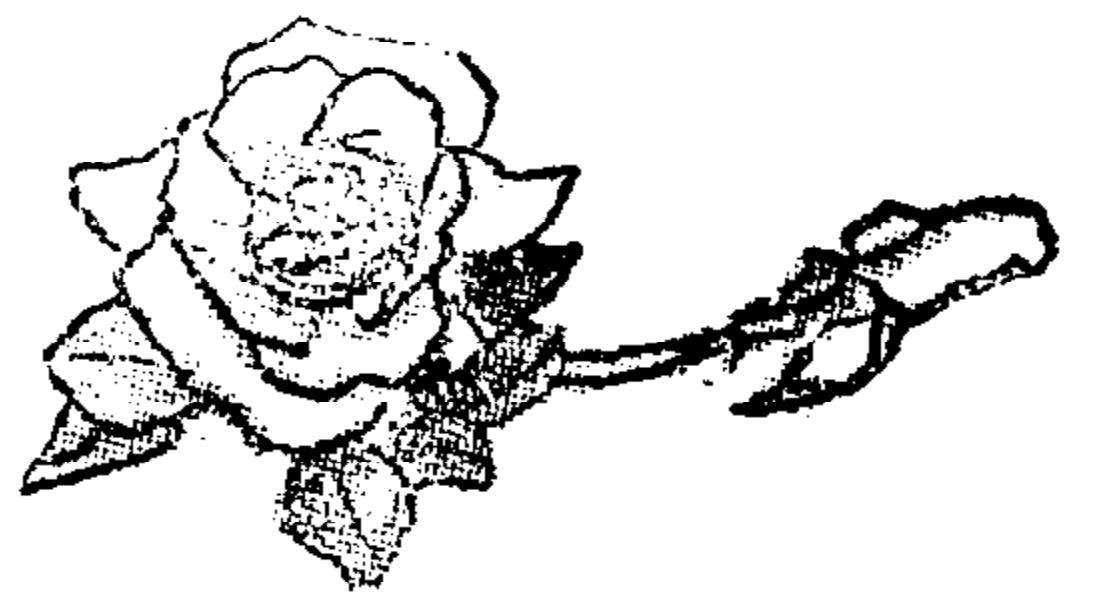
嘉 米 增
THIA MI DIN

維他命 B1 結晶片及胃腸弛緩，疲勞，食慾不
振奏效。

皮 造 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上海福州路89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漢字的偏傍學考

伯慈

一、偏傍字的起源與演變

「古字無偏傍」，這是我國研究過小學的人，大家都曉得的。因為我國古時，創造字少，如許氏說文，僅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後來字多，至清康熙字典，已收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四字了。究其演變之經過，莫非由每一字的孳乳而增益，其中尤以增加偏傍一項為最多；若加以精密的統計，也可見偏傍字比本字要多幾倍了。然此偏傍字如何發生？則實為一有興味價值要研究的問題！蓋我國古時字少，本可假借通用，例如免置之「公侯干城」，據毛傳所注，干、扞也。按干即扞之假借字，故干可通扞。又芟蘭之「能不我甲」，據毛傳注所甲，狎也。按甲即狎之假借字，故甲可通狎。如此之類，羣籍甚多；實難枚舉。但假借可假借了，而應用時難免混淆，於是乃不得不另加正式偏傍以為區別，再如「氣」，古本「餽」，字後借為雲氣之氣，乃不得不加食作餽。「酉」，本古「酒」字，後借為卯酉之酉，乃不得不加水作酒。「居」，本古「踞」字，後借為尻處之尻，乃不得不加

足作踞。「無」，本古「蕪」字，後借為有無之无，乃不得不加草作蕪。「荆」，本古「荊」字，後借為荊後之荆，乃不得不加刀作荊。「尊」，本古「樽」字，後借為尊卑之尊，乃不得不加木作樽。循是以求，於是偏傍字不僅發生，而且日見其多了。

如上所說，偏傍字雖發生而加多，但當時並無聯繫與部勒，自許氏說文出，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竟分為五百四十部，即如其敘所說：「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並將每部立一字為首。於是從某字之屬皆從某，例如以水字為部首，凡從水字之屬，皆在水部；以火字為部首，凡從火字之屬，皆在火部。在其當時所收與分部，雖未盡為偏傍字着想，而所謂之屬在水部，火之屬在火部，直是以偏傍為部居了。然我國字體，歷代不同，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隸書，其後經過草書行書而至真楷；而許氏所收的，全屬篆文。所謂部首與所收的字，向之與篆文合的，未必與隸盡同；而隸與草書行書真楷，又各不相侔。證之顧野王玉篇，其所分部，雖本許叔重始一終亥之例；因其間所為隸與篆不同，儘多升降損益之處，是偏傍字雖有字書為之部勒，而各家所載，也未盡一律，想是無專人與專書研究的緣故。自

唐宋以後，多有部首之書應世，以為學篆的根據，或謂之字原；或謂之偏傍，於是偏傍之學，因是而顯明了。如唐李贍有說文字原一卷，（此書已佚）林罕有字原偏傍小說三卷，宋釋夢瑛有偏傍字原，元周伯琦有說文字原，清趙宦光說文長箋中有說文表，蔣和有字原表，此皆為研究偏傍字學上之重要典籍，姑不論各作家之優劣，也可見後世研究者之衆多了。

二、左文偏傍學

偏傍字可分為左文右文兩部分：何以言之？蓋我國造字，形聲居多。（說文九千餘字中，而形聲之字，竟佔七千餘字）左為形而右為聲，左文偏傍學，即研究形聲字中左邊字形的學問，也即普通人所謂的偏傍字學。要知此左邊形，與文義大有關係，蓋古造字者，每多寓義於形，形明而後義得。（六書中象形文字，最為顯明，可為例證）清儒教學童子，深知此左文偏傍的字形，與文義有連帶的關係，首先教以五百四十字的偏傍，蓋此五百四十字的偏傍，乃為所有字的部首，而所有的字，也均包括於此五百四十字的偏傍中，掉一句話：能熟知此五百四十字的偏傍，則所有字的字義，也不難推測而知了。試以從「金」字的偏傍字言，不是金的名，即是與金有關的事，再以從「玉」字的偏傍字言，不是玉的名，也是與玉有關的事，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其他如蟲魚草木等偏傍字，也莫不如是。然則左文偏傍字，實有研究提倡之必要，又豈可以「古

三、右文偏傍學

左文偏傍字，以字書部首為根據，可一望而知，且文淺理明，研究至易，至於右文偏傍字，非對文字學有根抵的人，恐一時不能領會，甚至不知。前言形聲之字，左為形而右為聲，左邊之形，概可以偏傍而連繫之；殊不知右邊之聲，也可相互統括，但普通人不謂之偏傍，而謂之聲讀，其實也是偏傍，不過有左右之分罷了。此種右聲之字，不僅與義有關，且與讀音，也大有關係。常人說得好，「不會認字認半邊」，此即指右邊偏傍字聲與本文之關係而言，否則右邊字聲，與本文無關係，那末我們又何能認半邊字而識其全文呢？此種右邊偏傍字，普通謂之字母；或曰字根，我們要研究他，雖不若左文依部首分部的明顯，試將他歸納而排比之，也不難按圖而索驥了。茲將宋代後人，關於右文偏傍字之學說，約略舉例如下

一、沈括夢溪筆談曰：王聖美治學，演其義為右文：……所謂右文者，如「堯」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之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皆以堯字為義。

二、張世南遊宦紀聞曰：自說文以字畫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其右旁亦以類相從，如「堯」為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曰淺，疾而有所不足為殘，貨而不足貴者為賤，木而輕者為棧。青為精明之義：故曰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濁濁者為清

，目之能見明者為睛，米之無粗皮者為精。

再如近人章絳所說，同一聲類，其義往往相從，如之一「爲」字以爲根，「爲」本母猴，性喜模倣而不誠實，故因以引伸爲「偽」「譌」等字；如立一「禺」字以爲根，禺亦母猴，模擬而無常，故因以引伸爲「偶」「寓」「遇」「耦」等字。又如劉師培引江都黃春谷之言：凡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聞其聲即可以知其義，如「侖」思也，隱舍分折條理之義，遂引伸爲「論」「倫」「綸」「輪」「淪」等字，而均含有文理成章之義。如「堯」係靜詞，隱舍崇高延長之義，遂引伸爲「曉」「趨」「類」「驍」「澆」「翹」等字，而均含有遠大高長之義。總上觀之，右文偏傍，說者甚多，雖未盡成爲有系統有條理之學說，而已確能見聲爲義之綱領，並即以其同文，而可以聲讀之，便利初學，誠非淺鮮，惜未有成書，或有成書而不傳，故其學至今未能普通流通，如此實不能不有賴於後來有心人之研究而發揚光大了。



最近之中國繪畫界

——爲本刊封面和扉畫作——

中國最近之繪畫美術諸藝術，遠較其他文化運動落後，在文學方面有新的青年代替了過去舊的既成作家，潑刺的向新時代發軔。而繪畫界無論國畫洋畫都停留在沉滯氣氛中，成名的畫家站在獨自的立場，僅不過自己滿足藝術的良心，但是最近在上海開幕的二次個人展覽會，這或許是由於日本方面畫家之積極活動所刺激而起的結果吧？總之其他之文化運動亦同樣是沒有在政府當局之積極的指示援助下努

力，所以中國畫界陷於貧弱，此爲藝術活動者所大忌。好的現象就是專業既成之畫家，業餘之畫家，更進一步積極的有良好作品發表出來，同時在上海之日本方面之畫家，在環境上爲了共同利害而應該一致團結起來，作更進步的研究文化之提攜，這是爲畫界而言之，中日畫家互進提攜來發展東亞的美術。

周碧初，張荔英，長谷川三雄，宮本三郎，高橋吾郎，劉海粟諸氏（以上封面），从畦，烟帆，三郎，江風氏（以上扉畫）等之力作，而博得各方面之好評，不得不向已發表的作者表示謝意。就是紙質及印刷之技術未精良，而與原畫不無稍有出入之處，這一點本刊實深感慚愧。關於紙及其他印刷資材種種亦未能引爲滿意，今後本刊當更求努力。

本刊徵求時事漫畫啓事

本刊爲使讀者澈底明瞭時局情況，對大東亞聖戰確切認識起見，擬重金徵求時事漫畫，希望作家源源賜稿，竭誠合作，一經採用，報酬從豐

營業種目
醫藥賣藥
醫療器械
度量衡器



股份有
限公司

重松大藥房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代表電話四二三九〇番

本埠 廣東路 · 吳淞路
支店 靜安寺路 · 霞飛路
支外埠 南京 · 漢口
辦事處無錫 · 鎮江



弘一法師之死

沈靜

文

友

弘一法師——李叔同是去年陰歷九月初四日死的，死的地方，在福建泉州大開元寺之不二祠。大開元寺是梁代的建築，中間的石刻非常有名，我在泉州時也曾去玩過。

弘一法師死前三日，九月初一日下午自書「悲欣交集」四字一紙，此為法師最後的遺筆。佛門弟子將此四字解釋，謂：「欣者，欣往生極樂；悲者，悲世間眾生尚未度盡。」但我却另有一種看法。

我們從前在校裏，常常看見許多美麗和幸運的男女學生，自己不需要怎樣思索人生、宇宙和生活等種種問題，被許多人抬上了天去，她生活得很容易，很輕快。那些環境不好，面貌醜陋的，被人遺棄在一角，生活也困難，他們便要探索人生，宇宙、生活、社會諸問題，這些人的思想，常是比前一班人來得深刻。

弘一法師的先世是鹽商，父親官吏部，自己是「東京美術

畢業生，曾演過新劇，扮「茶花女」，可見他是一個美術的愛好者，又善書畫。

擅長音樂，工詩能文，並且很有革新的志氣，參加過社會運動的社團，主編過報，這樣的一個人，怎麼到後來會遁入空門呢？

我想，一個人不受刺激，非不得已，他決不會遁入空門。遁入空門的人，本來有甚大的熱情，但經過了挫折，便覺得四大皆空，自身亦不足道，是已經不是正視人生，而是把人生和整個世界看做大悲的人。

佛教的誕生，佛陀——釋迦牟尼遊四門，看見了人的一生活，生者病死，只是整個的悲劇，他潛心窮究的結果，是轉出了這樣的一個大念頭，把整個世界上的人毀滅盡。唯識宗是以人為本位的，是極端的唯心論者，以世界一切，是人的意識。——色聲香味觸的幻影，人若不生，便不死，所有人類盡歸於「空段」，此大悲世界

即不存在。所以佛陀先從自己做起，和尚是「三衣一鉢」，終身不娶的；再勸大眾都如此，做到天明人人都如此，便是眾生度盡，世界上人類不再存在了。

弘一法師，以他這樣的一種人物，可以說聰明絕頂，美麗絕頂，正義十足，氣概太超凡的人，回到國內，他的遭遇又是怎樣呢？自己的百萬家產，兩次被錢莊倒閉，宣告完結。

祇一度主筆「太平洋報」。後來就做了浙江師範學校的圖畫音樂教員，一連七載。一妻二妾兩子，在上海，不住在一塊

僧睿所作「大師明傳」中有一段云：「一日適該校延某士演講，以其傲氣凌人，一幅官僚醜態，恥不屑往，拉巧尊等游湖消遣，適一僧迎面而來，巧尊云：安得此僧風度，師頻頻點頭。無何為一浮居士介紹一彭先生至虎跑出家，師當場目擊，大為感動，而出家之念，自此始矣。」

在動亂之世，進取的人，若是好人，便不免於犧牲；還有是祇能退，即孔子所云：「狷者有所不為」的一種人。弘一法師，於世既無有所為，又看不習慣那類醜態人物，便超然物外，作出世之人了。

一法師為僧後，號：「二一老人」，取一事無成人漸老與一錢不值何消說之古意。又他寫信別人，稱人為「仁者」，自稱為「朽人」，這些分明是看大千世界是何等可悲，而自已又何等可傷。然而有才能的人，是不能不找到一種工作，他的精力必須有發洩和寄托。弘一法師，除了他的過極簡單的生活——苦行之外，便也是宏揚佛教。他雖因怕煩，從不做住持，但他研究經典——南山律宗編抄及演講，往來各地，頗忙碌。本來，就是為僧，怎夠真個一世坐在一處一動也不動呢？這並非我有責難之意。這「動」，原也是生物的本能，理性之所當然。

弘一法師究竟是把這宏揚佛教的工作為他生之第一義麼？不然，他所求的却是隨時隨地到來的「死」。

夏巧尊在「弘一大師所遺書」一文中說：「師的要在遊世時寫遺書給我，是十多年前早有成約的。」

李圓淨在「去去就來」的一文中記載着弘一法師給他的一封信：「吾人修淨土宗者，以往生極樂為第一標的，其現在所有講經撰述等種種弘法之事，皆在其次，時節到來，撒手便行，決不以弘法事業未畢，而生絲毫貧戀顧惜之心。朽人所云編輯諸事，不過始作此想。往云，人命在呼吸間，固不能逆料未來之事也。余與仁者友誼甚厚，故敢盡情言之，乞勿以此信示他人，他人見者或為驚詫也。」

佛教裏難以「不執着」為貴。但他以預備「死」為第一義，即佛教的往生極樂却是很顯然的。

他最後的遺筆：「悲欣交集」，欣者，當是「大悲的人生從此可了。」而悲者，也許在臨歿的以前，想到一世人真吃力，而一生所得。只是如此如此，這一場吃力的活寧非樂極，寧非可悲，故覺悲欣交集。在他那樣的人，死時，也許有這樣確實的感覺罷？

我看過弘一大師的生前種種及死，感得做一個和尚，待「死自然到來」也這樣的吃力！看他一張照相，他面上是現着怎樣的一付自悲悲人的形容，好似說：「我苦！世界也苦！」而我，我對人生的想法，是這樣的：青年和中年時代在人生道上奮鬥一番之後，世事粗了，弄一個粗茶淡飯，便撒手撒腳的過些自在光陰，詩曰：

幾十年度短行程，
也有歡欣也苦辛。
粗茶淡飯塵事了，
在家猶似出家僧。

但這是我的見解，我當然不能——也不欲任人之所不同，亦各行其是而已矣。



紅葉談

沙青

秋天，疲勞地蹣跚在崎嶇的山道上，遠望到漫長的前途，有一簇簇紅雲似的紅葉樹在耀突着如火燄般的色彩，會燃燒起一片旅人熱烈的情感的。

旅人的心目中所遭交到的，常常是枯槁蕭索的秋天情調，偶然意外地曾被投注以一些關切，那便似是那秋山中如火雲簇簇的紅葉樹了；於四圍枯槁中，會活潑地閃耀着人們的眼，向崎嶇的山道上煽誘起一陣前進的勇氣！

畫家常常喜歡以斜陽中的紅葉叢來染繪起他們的畫面。我常常能看見以一片收綠萎黃的山影或襯托於一抹紫色落陽的背景，染現出一叢火一般耀目的紅葉樹出來的畫幅，被懸掛在一些感情濃鬱以反有着孤僻怪異性情朋友們的書室中，他們雖然性情和生活的觀點都是相左看，但他們却同具有愛好那種在枯槁中被襯現着耀目的紅色的心的。

蕭瑟的秋季中死去了他的愛妻，這時，友好們爲了使他排遣愁懷，常常陪伴他來作爲各種的消遣；我呢，就常常陪伴着他到各偏僻佳勝的地方去旅行。有一次，爲了專去看紅葉，走到一個十分崎嶇的山峽中去，那裏有嶒峻的怪石，淙淙作響的溪水，拳屈孤拔的老松，更有着一簇簇火雲般刺目的紅葉樹，配襯在那烏亂風急的處境裏，構成了一幅異樣美好的鏡頭，任何人到此都會有動衷的，何況一位正在傷感中的畫家呢！於是，他展開了畫具，我又爲他斟酌出好背景，把一簇簇紅葉樹纏裹着自己傷痛的情懷而一并收入畫幅，結果繪成了一幅十分容易刺激人的筆調和色彩的畫面，他便把這幅畫懸挂在他書室內，生命似的寶愛着它，其中經過了有一過冬天，每逢我去看望他，時常會遇到他在狂吸着烟或悶飲着酒，對着那閃耀着火的光芒的紅葉樹畫而凝神着，他說：這是一幅糾纏着他的生命的畫

面，在那畫面上的一切都是麻醉與衰頹，但只有那紅葉樹的火般的顏色，能象徵出在他麻醉衰頹的生命裏，還有一顆活潑地要生活下去的心臟在跳躍，假如這顆心的顏色黯褪了，他生命的靈性也就泯滅了！我因爲十分接近他，所以甚了解他所敘的意見，同時也越發地愛好那幅畫了。等得冬天過去了，春天裏桃李在妖冶地勾引着人們，我勸他也畫繪一些春花燦爛的景物，以便可改變他鬱悶的心情！但他總是悵茫地凝望着那幅畫上的紅葉樹景而唏噓，竟沒有提起筆來的興趣。

有一天，我與綴勃勃地摘了一束含放嬌豔的海棠，希望能引起他作畫的興趣來，當我推門入室時，酒的氣味使人欲嘔！桌子上凌亂地放着酒具，而他呢，正在執着一幅澆滿了酒精的畫幅燃燒着，從那綠色的酒精醃裏，一簇煇紅的樹景在火燄中跳躍，——明明地，他是把他那幅心血結構的紅葉樹畫燒毀了。

「都完了！」——可不是！一把火，都完了，但在我的腦中，却深深地刻印着那幅畫面上的情調，愈孤寂時愈易被憶起，尤其是每到每年秋季當又看到紅葉的時候。

偶然翻弄舊書。發現出幾葉隔年的紅葉，會陷我入於一陣無底的回想，思味着這一片紅葉上隨着光景所褪去的彩色，以反會埋葬於它身上的一些往事，如烟一般輕漂地來襲，也似烟一般迷茫地退逝，直到再拿起另一葉來，再來追尋起另一件如烟的往事。……

差不多每年我都會收集起幾片紅葉，那怕隔些時它已經褪色或竟枯萎了，只要是當時因我的興緻所擷取的，我必加意予以保存，有時興緻濃時，無聊起來，戲寫一些觸景感懷的句子以來排寄我當時的興慨，時往境遷，再翻看到它，或它的紅色已殘褪得不成其爲紅葉了，但因上面有幾個字，有着可紀念的性質，因而越發地愛好它，保存它。——因此而集着的紅葉，差不多有百來頁。

央却有一個圓形的暈，宛如在被餘霞映照著平靜的水面上襯托着一輪無光而有色的落日，在它的背面，却題有三個娟秀的字：「淚與血」，此外還題着年月日，署名是個「琪」字，這自然又會勾引起我一片回憶來的：

那是在五年前一個嚴肅的深秋裏，受了時代的驅使，琪必須與我相分離而隨着一羣流浪的人們流走到遼遠的地方去。離別已是不可挽回，於是，我們攪了酒，走到郊外山坡，在一棵鮮紅的楓葉樹下，我們舉行着最後一次的聚飲，她長行的興奮與我的惆悵，交織成一片惋惜難分的離情，於是我們飲得都醉了，夕陽在山，照染着這棵醜顏的楓樹，下面還在聚會着兩個醉了的兒女，現在想來，那真是一個夠醉人的境遇！我們談了許多臨別的話，她似不勝其情似的，擷下了這枚紅葉，爲我夾放在隨身攜帶的小手冊子，歸來，在葉上寫了「淚與血」三個字，她說：「淚是我們別離的感傷；血是我們前進的象徵，朋友！保愛着它，就好像珍惜我們的今天般的保愛着它！」

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思來恍然如在目前，今我與琪，萬

第一 次 大 徵 文

漫 畫

題材自定，惟以現實為主體。
 格式：單幅。
 入選：十幅。
 酬金：每幅六十元。

小 說

題目：自定
 內容：須具有新時代精神。
 字數：一萬字左右。
 入選：正選一篇副選二篇。
 酬金：正選一千六百元，副選每篇一千元。

論 文

題目：一、新東亞的建設與中國。
 二、論戰時國民生活。
 字數：六千字左右。
 入選：各題正選與副選各一篇。
 酬金：正選一千元，副選六百元。

應 徵 規 則

- 一、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文稿限用方格原稿紙。
- 一、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職業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 一、應徵之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
- 一、截止期：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以郵費為準）。
- 一、發表、十二月一日號本刊順序發表。
- 一、稿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函外註明「應徵稿件」字樣。

社 編 輯 部 **友 文**

里際遠，彼此不相聞問地竟已五年之長久了，那片葉子雖然被我保存至今而未劫於炮火，但顏色究竟是萎褪得多了，因物思人，一方面我自己已是平添了無數生活的周折，青春的鋒銳已消蝕得將盡；一方面琪呢，掙扎在大眾的生活或事業上，仍如五年前那般地活潑奮發嗎？——我默默為她祝福，希望淚水不要將她的熱血滲透過甚，就如我希望這枚楓葉上的殘紅不要萎褪過甚一樣才好！

每到秋季，與友好們作書，我總好在信中附上片紅葉，假若那友人會把它保存的話，我不知它們是都經歷過如何的變化了！

秋天！火一般燃燒着的紅葉的一簇簇地點綴在山峽叢林中，被那凋殘的山色，寂寞的斜陽陪襯着，讓旅人望到，烘托出顆顆火一般的心。似得着了希望的引誘！

去年秋，我旅中得距家越發地遙遠，儘在一些生疏的地方流走着，生活中的收穫常是一些生疏與淒涼，寂寞得使我消極得要中止行程，但每當走過一個崎嶇難行的山峽，倦乏的眼神瞭望到前途紅雲般一簇簇

的紅葉樹時，宛似獲得了知友的鼓勵，孤冷的心懷熱烈起來，重復交流起無限勇往的氣概，使我自己意識到還貯有無限的力量，還須要前進，因為在前進的路上，似還有九明在照臨！以迄至今。

今秋收集紅葉的興緻，較之往歲並不少減，可是，莫名其妙地自己也奇怪，對於具有鮮妍煥紅色完整的葉子却不大愛好，而喜愛收集一些紫紅色的殘缺了的葉子，有一次，尋到一枚發豬肝色的榆樹的葉子，輪廓是完整的，但在葉中却有大小共三個被虫蝕了的小圓洞

，周圍都暈有一圈淺紅的顏色。配搭在那絲絲紋起的葉脈裏，十分地好看，這，算是我今秋收集所得最滿意的一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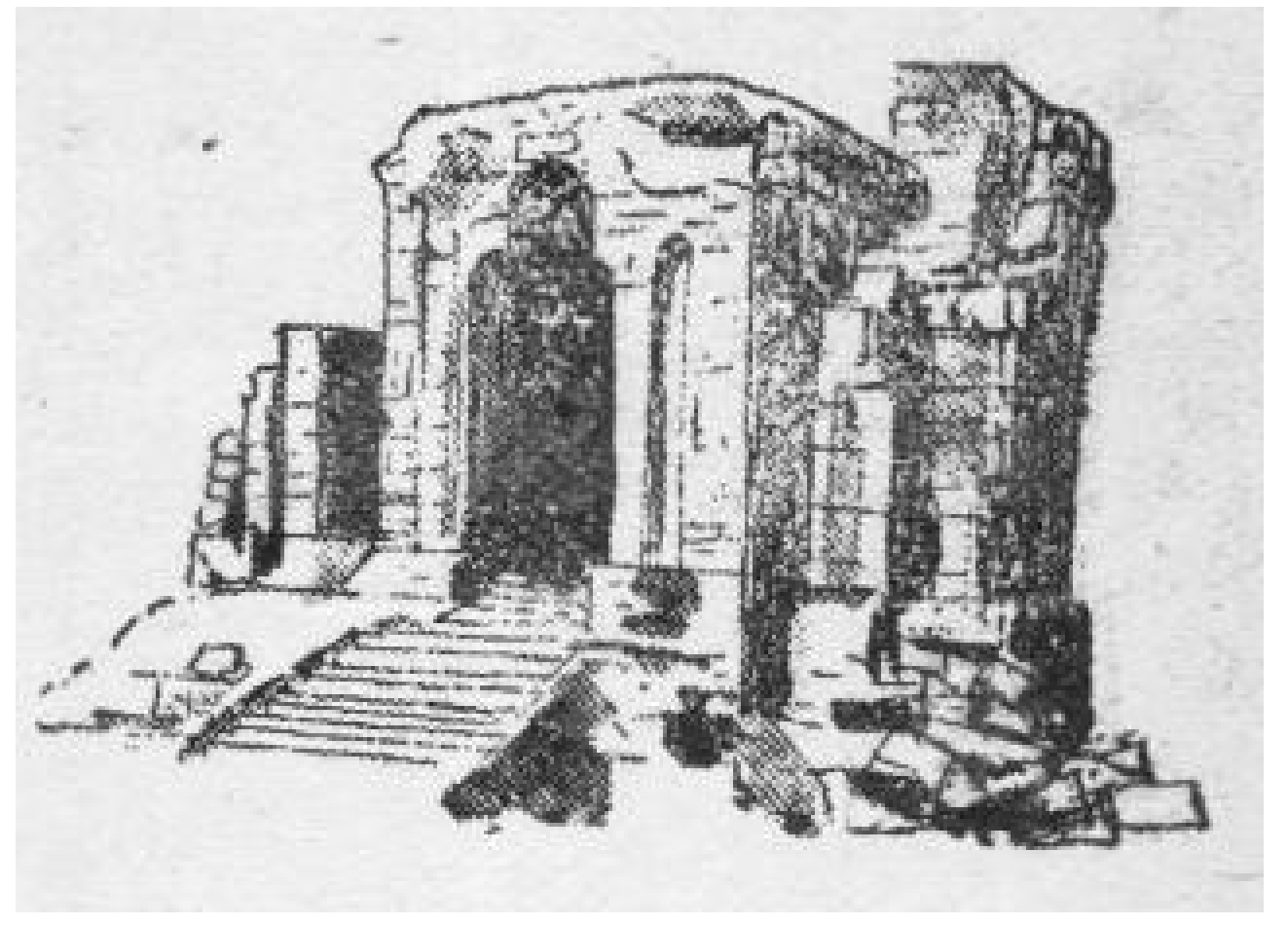
——為什麼我會如此喜愛着那些畸形的殘缺者，自己覺悟到，也許正是心理上的殘缺而生具的變態吧！

收集了葉子來保存着，意義不過是想留為未來之念，何況這意念一半半還是為了受癡情的鼓勵！喜愛依戀着過去的本非智者，非微的秋天裏零落的紅葉，更屬沒有什麼可值得敘述而且保存着的必要性。但我却常喜注意些纖細而渺小的事

情，我小小的心胸被包孕在廣大的自然環境裏，年後一年地會遭遇到許多不同的情況和感覺，雖然一年年春天又春天秋天又秋天地輪復着，可是却又一年有着一年的顯著的不同。我對於萬事的感覺如此，對於這菲微紅葉的感覺也如此。那麼，憑它，算為來積念着我生中每一個的秋天吧！

誰曉得明秋我又會在何處及何種心情下收集着那一類的紅葉子？也許，我竟不再有此好了？

隨便，算是傷情也好！是希望也好！



訪鄧將軍墓

——京居小憶之一——

何心

在中國革命史上，有一個第三黨，第三黨的首領是鄧演達將軍。

鄧演達將軍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人物，不受威逼，不受利誘，不為環境所轉移，而能認定革命的目標苦幹，而終於被殺的。

宋慶齡先生認識鄧將軍是一個真正革命的偉人，所以在他生時，從旁贊助，當他被捕時極力營救，而在他被殺後曾經痛哭流涕，因為他「堅苦卓絕」的精神將永垂不朽。

馬野君是參加第三黨擔任相當工作的，但我那時沒有機會能認識鄧將軍，因為我那時還是一個未入世的小姑娘，對於政治並不認識，後來在報上看到鄧將軍被捕的消息，而馬野

把地點打聽清楚。

日子很容易過去，馬野君向鄧將軍以前熟悉的南京的幾個人打聽，也不知道確切，而到八月十七日鄧將軍被捕紀念的那天，馬野君決意要去，情願找不到空跑一次也便了却一樁心願；既不熟悉，又恐地方不靖，我不便攔阻，但也放心不下，而且也想去看看，何況這是相當有意義的探訪，於是決定在那天的午飯後，帶了一個孩子和他同去。

我們以為麒麟門應該是南京城門之一，但不是，出了中山門，經過中山陵，一直向東，忽而高的山崗，忽而低的田野，我們問車夫可走錯了吧？車夫說不會的，問還有多少路，說還有很遠的路；不要去了吧？我們商酌，但功虧一簣未免過平地，山崗過高之處，我們便下車步行，終於在三時多些到了麒麟門。

麒麟門原來沒有城，也不是城門，僅是一個小市集。我們到了那裏，問人可知道有一位十年前被殺的姓鄧的墳墓在那裏，但沒有人知道，這使我們非常懊喪。沿路我們會注意建築得相當好的墓碑，都找不出是鄧將軍的墓碑。但是，那時

時間已不早，心裏有些著急；

而且孩子吵起口渴，要休息一下，我們便到一家沒有生意的小茶館裏去坐一回，打算再設法探問一下，正巧，那個茶館的老闆，年紀並不大，好像是有病的樣子，他很客氣的却回答我們知道那麼一個人，而且他說：

「是鄧將軍的墳墓嗎？我們知道。……」

「在那裏？」

馬野君急得不待他說下去便接着問。

「離此地還有四五里路，在一個山坡上，因為下面的田是我們種的，所以我們知道，不知可是那個？」

「那鄧將軍是被槍斃的嗎？」

「聽人說是被槍斃的，不知你們怎麼認識他？」

「我和他是朋友，所以特地來拜訪他的墳墓的，請你馬上陪我們去看看是不是。」馬野君喜出望外的說着。

經他應允後，我們好像十分高興的馬上跟着去，跑到那裏，翻過一個山崗，便望見那矗立著的墓碑，不管路是如何的難走，儘讓草，石，樹枝扯着拌着我們的衣，碰着我們的腳，我們都似乎不在意的急奔過

去。

當我們看清了那墓碑上的字知道確是鄧將軍的墳墓時，大家不期然的都肅靜起來，精神很奮興，呼吸也似乎急促了起來，尤其是馬野君，我看他眼淚在滴下來了。

墓週的欄杆有些已經塌倒的，我們繞視了一週，同站在墓前，虔誠的三鞠躬，孩子那時是四歲，他懂不得什麼，我們要他一同鞠躬，他也跟着一同鞠了三躬，但他問我：

「媽媽！爲什麼要鞠躬呀？」

「因爲裏面睡着一個大將軍，是爸爸從前的朋友。」我這樣的回答了他，他沒說別的，但看他精神貫注的注視着。

我們呆立了好一回，記明了地點，帶着安慰而抑鬱的神情走回來，望得見的時候，還是不斷的回頭，尤其是馬野君，他充份的流露了依依之情。已經快五點鐘了，見時間不早，便趕快回城。

山崗上去又下來，路是那樣的難走，天色漸漸暗下來，聽說地方是不安靖的，我們不免心中焦急，不斷的催促車夫快跑，進中山門時，天已經黑了，萬家燃起了燈火。



生 之 寂 寞 郭 朋

初秋的黄昏有點寒冷，太陽的影子在慢慢淡下去，天空由蔚藍轉成灰黯，幾朵白色的雲塊逍遙地浮遊着。

這麼坐着坐着，我是這般倦，讓身體歪倒在沙發鬆軟的布墊上，兩隻腳橫支開，我究竟在想些什麼，我完全茫然無知，那些紛雜的事件，像蟲蟻似地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鑽到腦孔裏，但打算清晰地分辨一下的時候，却又飄逝得無影無踪，我彷彿記得我最初手裏捧着一本金色布面的詩集，我似乎什麼也沒讀進，黑色的斜行小字，上面像浮游着一層朦朧的霧圈，那本書也可知什麼時候溜到腳底下去了。

院落裏很靜，園丁沉重有規則的伐木聲音，在黃昏平和的空氣裏更變得響亮，從百葉窗裏閃進薄暮暗弱的光芒，將客廳變成像屍體般發着慘淡黃色的光，古老的鋼琴上擺着一隻褪色的花瓶，一束紫蘿蘭花無力地懸垂着。

你是什麼時候踏進這房間，我完全沒注意到，過道的門，隱約間似乎呀的一聲，但我懶得連頭頸也沒抬一下，老實說，對於那類事像懷着某種渴望，希冀有什麼朋友聊聊天之類的興趣，我完全變得索

然，你並沒有向我招呼，你的沉着脚步聲我是熟習的，我也能想得出你裝出紳士模樣扔開帽子的神氣，你還彷彿咕噥一聲：「好悶人的天」，你的聲音壓得很低，所以我無從辨別你說這話是怎樣一種神情，以後你就將身子重重地朝軟椅上一倒，彈簧因突然的重擊發着不自然的金屬韻律，喀拉拉抖動了好半天。

你的出現像精靈似地給人一種虛渺的感覺，我們並沒談話，傭人輕聲地為你端上一杯濃濃的熱茶，你開始慢慢啜着，以後你從袋裏摸出一隻銀色的煙篋，你向我比擬了一下，但我却搖着頭你沒奈何地掏出一枝，火柴突然的光亮使浸淫於暮靄的廳房顯得異常不調和，我下意識地閃了閃眼，你幽閑地這般抽起來，白色繚繞的霧圈從你嘴裏噴出來，冉冉上昇，一直隱到屋巔上去。

門口傳過收買舊貨敲破銅片的聲音，接着一陣從玻璃長管噓出的調子曳長地拖開去，年青時在家鄉的集鎮上，像於這類不甚悅耳發顫的聲音，我們是異常熟悉的，但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地方，這不能不給我們一種驚奇的感覺，我凝神注意你的臉，你的一雙明湛的眸子

，顯然為這突然的興奮變得晶亮起來，你的心裡一定在盤念着「多熟悉的聲調」，我也這廝想着呢。

於是你開了口，你的語調溫和而遲緩，但慢慢地跟着激揚起來，你的臉上抹着一層少有的煥發，實在從我們來到這陌生的地方後，我還不曾見你這般鼓舞過，你像驟然年青了許多，你在為我說一個童時的往事，怎樣一次為着爭看那圓圓似葫蘆的玻璃長管，你搶着跑摔破了頭，又怎樣一次偷偷將家裏不用的舊瓶跑到担子上去換麥芽糖，有一次因為分配之不勻，我們會互相扭打起來，那類的事是時常發生的，年老的婆婆雖然不時向我們叨索着：「那些收舊貨的不是好東西啊！當心着他會將你們拐走了啊！」對於這樣的忠告，我們就從沒有好好放在心頭衡量一下，我們倒有點覺得婆婆愚蠢得引人好笑。

你不闌煩地娓娓講述每一枝細節，黃昏僅有單薄的光線也在不經意中溜走了呢，廳房裏很暗，祇有壁上掛着的幾張鏡子發出一些淡淡的反光，我們並沒立起去扭亮電燈，根本我們簡直就不曾有過那樣的念頭，童年綺麗的夢景，叫我們體

驗到少有的溫暖，我們發霉的心房也給燃得透亮呢。

過後沉默又環襲着將我們包圍住，作重復疲乏地垂下了頭，收買舊貨的敲破銅片的聲音，早從街頭消失掉，庭院裏圍丁也好歇了他的工作，現實難堪的空氣，壓得我們喘不過氣，壁鐘繼續着永遠相同的韻律，又是一陣子，街角上傳過一陣軍樂的鼓號，聲音慢慢由遠而近，這一定是什麼宣傳廣告的吧，平靜的空氣暫時變得紊亂出來，有一羣熱鬧的孩子無忌憚地大聲喧笑，銅樂器特有鏗鏘的聲調為我們法進一絲興奮，血液似乎也跟着疾速循環起來，但僅僅一霎眼，軍樂在淒涼的冷風中祇剩下微弱的餘韻時，憂鬱又像蛇似地將身體纏起來。

一切重復靜止下來，像從煩囂的塵寰突然被擲於空曠的澗谷中，我們簡直變得有點煩燥不安起來了。

你煩厭地旋轉一下固定好久的身體，你抑鬱地開了口：

「多無聊的日子。」
我沒表情地向你苦笑了一下，實在那天我們又曾有聊過？
你終於立起了身，撲了撲衣襟上掉落的煙灰，往後我能料得到，你會提議朝那兒走已不

止一次，我們會那樣排遣寂寞的晚間的，你打算去那兒，酒館咖啡座？我不得不向你表明那些地方我實在沒那好興緻，強烈刺激物的醇厚滋味會使我們本已乾亢的喉管變得焦灼，你漫不經心地說這不打緊，我們可以暫時不必尤顧那廉價的食物店。

我似乎沒有再推辭的理由，對於我完全是無可無不可，待坐在屋裏還不一樣叫人慵懶得難過，我伸了個懶腰，這樣我跟着你踱到街上。

初秋街道有點蕭索，暗黃的路燈光灑在靜靜的灑青的路上，晚風捲着殘凋的落葉，悉索索地在行人道上翻滾。我們就這般無目的地蕩起來，誰也沒開腔。連輕微的咳嗽我們也擔心會破壞這平和靜謐

的氣氛。這麼走着，市區慢慢從身後退下去，從什麼時候起我們已來到田疇上來了。

深藍的天穹上有無數星星翻着眼，上弦月發着清涼的光輝，田畦上散播着野花淡淡的芬香。

「晚安先生，好運道啊！」行路的壯健農民和悅地在向我們招呼了。

多善良的民衆，生活的重担一點沒將他們壓倒下去，他們仍舊愉快地過着，他們笑，他們流露着天真純潔的喜樂，而我們呢？我們這般這般年青，但對這世界的一切，完全喪失如我們年紀應有好奇的心情，我們爲什麼不能好好振作起精神來呢？

打禾場上有一羣農家孩子在牽着手舞踏着幾個壯年漢子在

鼓着掌爲他們打節拍，還有一個小孩子操一架古老的手風琴，從發鏽的琴鍵上發出啾啾的聲響將空氣鬧成一片，他們儘情地閑笑着；歌唱着，健實的臉上掛着成熟的笑，就連那蹲坐着牆腳的老頭子也咧開他那張脫縫的嘴，他不會從這年青一代人身上看出他逝去的影子呢！

「城裏的先生，來同我們跳着玩啊」頑皮的孩子大聲地嚷叫起來了。

「真的，這很有趣呢？」大人也附和應着，他們發狂地笑着連嘴巴也合不攏來了。

如果換一個場合，對於這種單純的嬉戲我們會不屑一顧的，但很奇怪，你看你的脚步開始動起來了呢，我的兩張手也跟着打起節拍來，多好笑的事

，是他們那種無邪的氣質打動了我們，究竟是一股什麼力量呢！但不管怎麼吧？總之你我都走進他們一羣中去了，我望着你笑了起來，你也顯得少有的高興。

你噓起却元考夫斯基命運交響曲最後一節來，那明快活潑的弦律是我們所最熟悉的，但平時我們很少去彈奏牠，今兒你却於無意中將牠翻檢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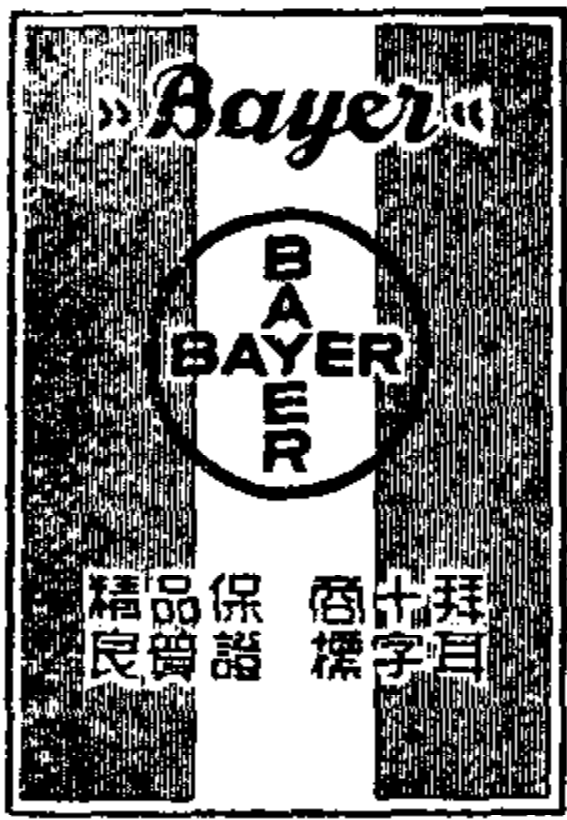
，這似乎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記起這位有着斯拉夫堅忍氣質的偉大音樂家寫這樂曲時最後的主題；愉快地活下去吧，不這樣，命運是會將你壓得再翻不起身的，是的，讓我們回到他們這一羣中去，他們笑着，我們就笑，我們都還這般年青，我們真該愉悅地活下去呢！我們的好日子不還長着？但這幸福的時辰能繼續多久

呢？曲終人散，我們不會感着更落寞空虛嗎？夜是慢慢濃下來，那批小孩子還有壯年的漢子都拖着倦了的身體，滿足地散開了，我們畢竟被孤獨地遺留下來了。

顯然地，我們最後的一次掙扎也失敗了。先前短時間的興奮就像一個不可捉摸的夢，牠現在遠遠地飛去了；我像從不曾經驗過，現在我們重復回到我們原有狹窄可憐的小天地裏，我們所有的是一片空虛。

我們也該回去了呢，街上真冷清得叫人心悸，轉角上，你說你要回去，我並沒留你，我們又繼續走各人未完的歸路去了。

今天這麼過去了，明兒呢？還有一大串過不完的明天。我沒想下去，迎面一陣冷風，叫我打個寒慄。



藥房名目
拜耳
藥房名目
拜耳

阿司匹靈
ASPIRIN

風濕痛
獨步
創始
良藥
特效
熱寒

加當
GARJAN

婦女痛
痛
婦女
痛
即愈
本品
服用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惟一
補腦
強身
劑
大補
標準

佛西利
CRESIVAL

的劑
著痰
效化
味甘
止咳

膏油疥癬
MITIGAL OINTMENT

病瘡
濕癬
疥瘡
專治
等癬
痔瘡



棲霞一日

馬

一

大東亞戰爭已經到了決戰的現階段，我們除了有堅固的必勝信念以外，更需要注意到自己心身的健康。二年來，站在友軍軍屬和我國同胞之間，傾全部精力努力於忠實的報道工作，因此雖然愛好旅行，但每次總因工作的冗重而打消了旅程的計劃。

大本和尚一再召往棲霞作一日旅，因此又觸動了我好旅的心情，更得到一筆額外的經濟，和一天休假的日子，我於是就踏上了七點五十分京滬慢車。

從南京到棲霞，僅三十幾分鐘的旅程

大本和尚特地還到站上來迎接。

進棲霞寺，照例先得參觀六朝的佛頭。

二

棲霞寺內門



跟從新街口乘公共汽車到下關所費的時間差不多。在火車中，突然又遇到褚部長和戴英夫先生。

褚部長說：

「要是汽油，從南京坐汽車可以直達棲霞山門口。」

我們談着說着，已經到了棲霞站。

佛頭係石質，僅拳頭般大小，配以木製身體，在右邊走廊上，有兩塊石碑鑲在壁間，序述佛頭如何運到日本去，又如何運回棲霞來，記載得非常詳細。

但，因佛龕甚高，其位置又陰暗，看不清楚，實屬憾事。

舍利塔



鐵欄，而六朝的彫刻之精細，和當時建石塔的偉大藝術，已給每個遊人一個深切美滿的印象。

四

千佛岩的正殿，站在殿門左右的兩個「接引西方使者」立像，或係六朝遺物。正中三丈多高，一丈多闊的座佛，是後來用水泥造的，但這樣大的石佛，當時用何種方法破壞，和移往何處，真是件使人猜不透的謎。

五

我們看完了千佛岩，回到齋房裏進些素麵。

千佛岩正殿

三

平生所見的舍利塔，以此間所見的為最精，可惜曾一度燬於洪楊兵亂，塔基川烈火燻燒，雖已殘缺，但現在上下四周包以鐵條，塔基補以新石，且裝有「避雷針」，外面圍着



紗帽峯



然後由褚部長領導我們登山。

經紗帽峯。

紗帽峯實係千佛岩的一部份，沿着山壁，鑿了許多小岩窟，每個岩窟裏彫着二三個石佛，上面所說的棲霞寺大殿中的石佛頭，從前就是彫在這裏的，但是現在，這裏連一個石佛都沒有了，都用水泥和石灰做的佛像點綴着，因為日子的長久，有許多佛手都掉了，露出着水泥錐骨。

六

我們不依着山路走，隨便從岩石間爬



上去，與其說這樣是種運動，毋甯說這樣纔能增加遊山的興趣。

先達暢觀亭，我們休息一會。

這裏的四周都是矮矮的松樹，

紅的亭柱，綠的松針，像具有着青

島特有的色的感覺。

再上至太虛亭，遠

望銀鍊似的揚子江，

從這裏到最高的三茅

峯，從前是不准攝影

和繪畫的，但是現在已經不

禁止了。

× × ×

太虛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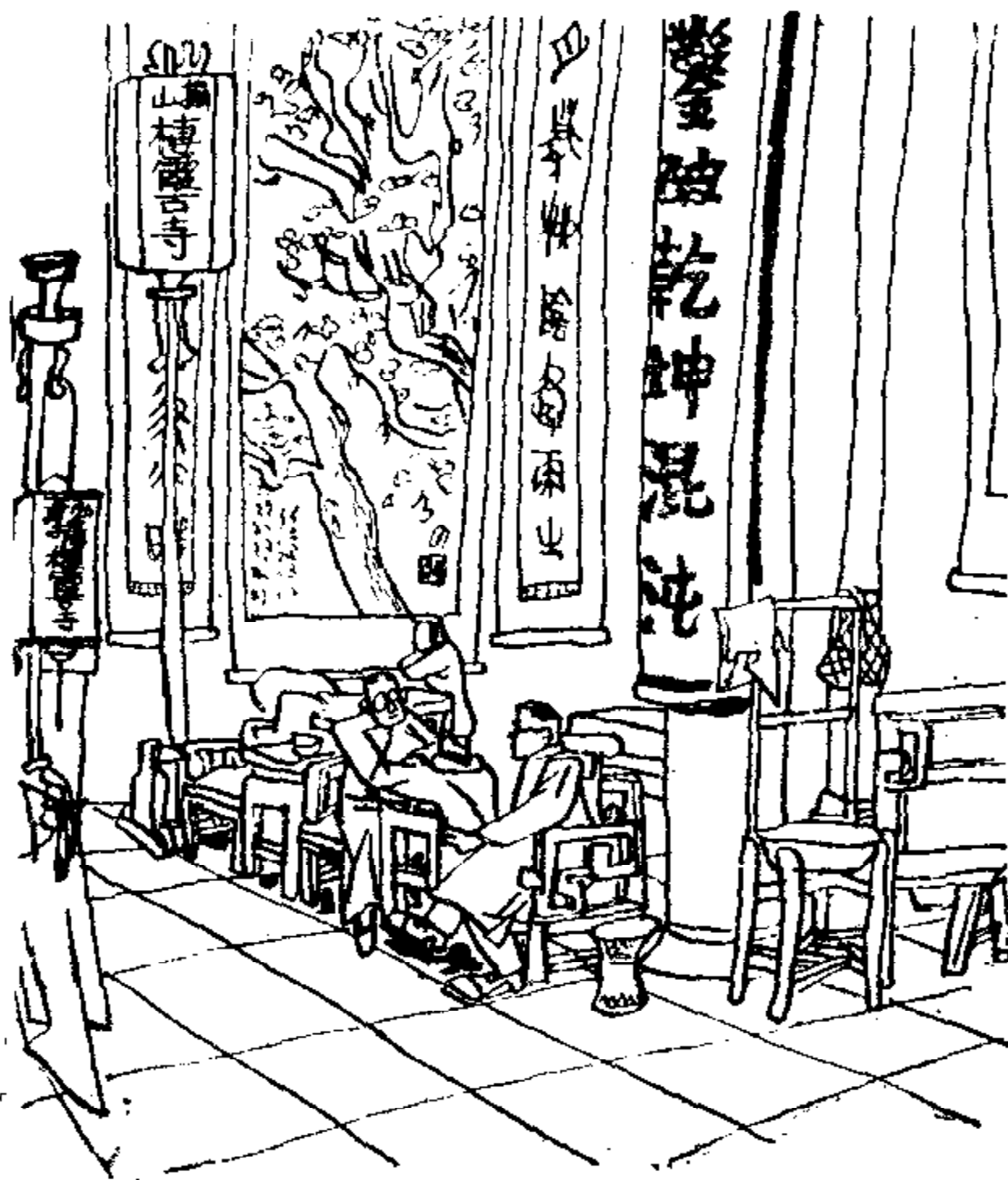
七

三茅宮是個空屋，道士已不知去向，

我替大家在宮前拍了幾張照片以留紀念

從三茅峯下來，穿皮鞋的纔是叫苦連

光明殿



天，山坡滑得停不住腳。

後山，那馳名全國的棲霞紅

葉已在望，路徑都被紅的黃的

葉子鋪滿着，走在上面軟綿綿的。開山門。

回到齋房，我們又進了一碗素麵

後，再參觀後院新出土的一抱大的 緩步到達棲霞站，結束這一天的旅程。

佛頭，可惜鼻子已經掉了。 在這裏，還得謝謝褚部長請我吃兩次

時間還很早，我們重新在棲霞寺 麵。(完)

的前前後後繞了一周，再在方丈之大光明殿稍事休息。

八

其中有人提議去棲霞街走走，因此我

也隨去了，在街上看到民間的手藝製紙

，和磨坊裏的手工製麵。

逛過了棲霞街，我們回到棲霞寺來拿

旅行囊，全寺的小沙彌，目送着我們離

小沙彌





一 劉小姐

十年前我住在法租界，對鄰有一家姓劉的人家，主人據說曾在北洋軍閥手下做過官，雖然在我和他們做鄰居時，他早已賦閒了，但宦囊似乎還很豐，所以排場仍舊非常闊綽。

我們夫妻住的房間正對着劉小姐的閨房，所以很幸運的得可以看到這位千金小姐的日常起居動態。劉小姐的閨房佈置得真是精美極了，粉紅色的窗簾，全新的紅木傢具，炯炯發光的銅牀，再加兩邊壁上東一架梳粧鏡，西一架穿衣鏡，分外把這房內點綴得花團錦簇，彷彿洞天福地一樣。

誰家有福郎君能佔有這如花美眷，和她在一起營共同生活，享受人間無邊艷福。

劉小姐的容貌當然是很美麗的，其實她生在這樣富有的家庭裏面，即使容貌不美，也不難利用人工的妝飾來掩飾天然的缺點，何況她的容貌本來生得不惡呢？但我總覺得她的打扮過於矯揉造作了一些，普通女子打扮自己，至多以使別人感到美為己足，她却還要特別強調，好像電影女明星在開末拉前拍影戲時一樣，打扮得妖形怪狀的使人看了感覺不舒服的地步。

俗話說：「牡丹雖好，還須綠葉扶持。」劉小姐既然這樣強調的打扮自己，對於足以充分襯出她的美麗來的衣服，當

然特別注意，我曾經在一天裏面看見她更換了三種不同顏色的衣服，每件衣服的式樣都是很時新的，決不是隔年的舊衣，我忍不住笑着對妻說：

「劉小姐的衣服真多呢！看她一天要換三件衣服，不知道她一季的衣服有多少件。」

「是呀，別人的衣服這樣多，我却只有些家常衣服，連一件可以穿出去給人看的衣服都沒有！」妻借題發揮的乘機提出了要求來，倒把我難住了，我只好冷冷的回答她說：

「你能夠和她比嗎？她的家境要比我們好一百倍呢！」

劉小姐不但打扮得像電影女明星一樣，就是她的坐臥姿態以至談吐舉動，無一不模倣女明星式，妻有時看了她的樣子很覺好笑，私下對我說：

「這位劉小姐，一天到晚不像是做人，倒好像是在做戲一樣。」

我因為每天在外面的時候多，對於劉小姐的私生活不大注意，還覺得妻對她的批評未免過火了一些，後來稍一留心，才知道妻的話果然不錯，止不住也暗暗有些好笑。

因為彼此的窗戶相對，日常很多晤面的機緣，所以過了不久，妻和劉小姐就非常熟習了

，常常隔着窗戶對談，不過這時要是我突然返家，那麼不論她們談得怎樣起勁，劉小姐總是自動剪斷了話頭，沉下臉色，關上窗門，回到她自己房裏去了。自然，像她這樣的綉閣嬌娃，是不容男人們輕窺顏色的，我也只好自恨沒有和她生為同性罷了。

妻和劉小姐廝熟了以後，就常常被邀請到她的香閣裏去，回來時，除了盛贊劉小姐閨房裏佈置的精美和她所用的香水價值的高貴外，總是忍俊不禁的說：這劉小姐是一位電影影迷，她的「明星熱」已經熱到了沸點，她所收藏的電影明星照片之多，足夠開一個展覽會，她的紀念冊上全是電影明星的簽名式，這還不算，最可笑的是她每次總要在妻面前做出許多種表情來，問妻到底像電影女明星中的那一個？像胡蝶阮玲玉呢？還是像陳燕燕黎莉莉？

「這位小姐，如若不給她一個躍登銀幕的機會，說不定總有一天會發癡。」

這不單是妻這樣說，就是劉家所用的女傭也這樣說，劉家的女傭有時到我們家裏來閒談，總要報告幾樁她們小姐想做電影女明星的笑話，並且說，

這位小姐的脾氣極難惹，大概因為從小就嬌生慣養的緣故，只要有些小小不如意，就會賭氣躺在牀上不肯起來吃飯，因此，大家在她面前都是戰戰兢兢的，惟恐惹發了這位千金小姐的脾氣，非同小可。

「說來也真好笑，她一天到晚在房裏對着鏡子，哭一會，笑一會，有時橫眉怒目，有時咬牙切齒，不知在搗什麼鬼！還有更奇怪的事，是我每次敲她的房門，她總是喊「克明」，弄得我糊塗極了，我的名字並不叫克明，她為什麼老是喊我克明？」那女傭皺着眉說，顯然她已經為她那位不易服侍的小姐的脾氣麻煩得夠了。

我聽了那女傭的話，也忍不住好笑，便對她解釋說：「克明」二字並不是人名，乃是英語「進來」(Come in)的意思。那女傭這纔恍然大悟，同時口裏又喃喃的埋怨她小姐，為什麼好端端的中國人要說洋話。

有一天，妻從劉小姐那裏回來，忽然問我有相熟的電影公司沒有，我很覺詫異，忍不住反問她為什麼要探聽我有沒有相熟的電影公司，據妻回答，是劉小姐剛才託她，要我代為介紹一家電影公司去做演員，

這使我不禁爲之失笑。我倒也很願意成人之美，無如我雖是在文藝界裏活動的人，對於電影界裏的人物却很少熟悉，只好很抱歉的把一個失望給予劉小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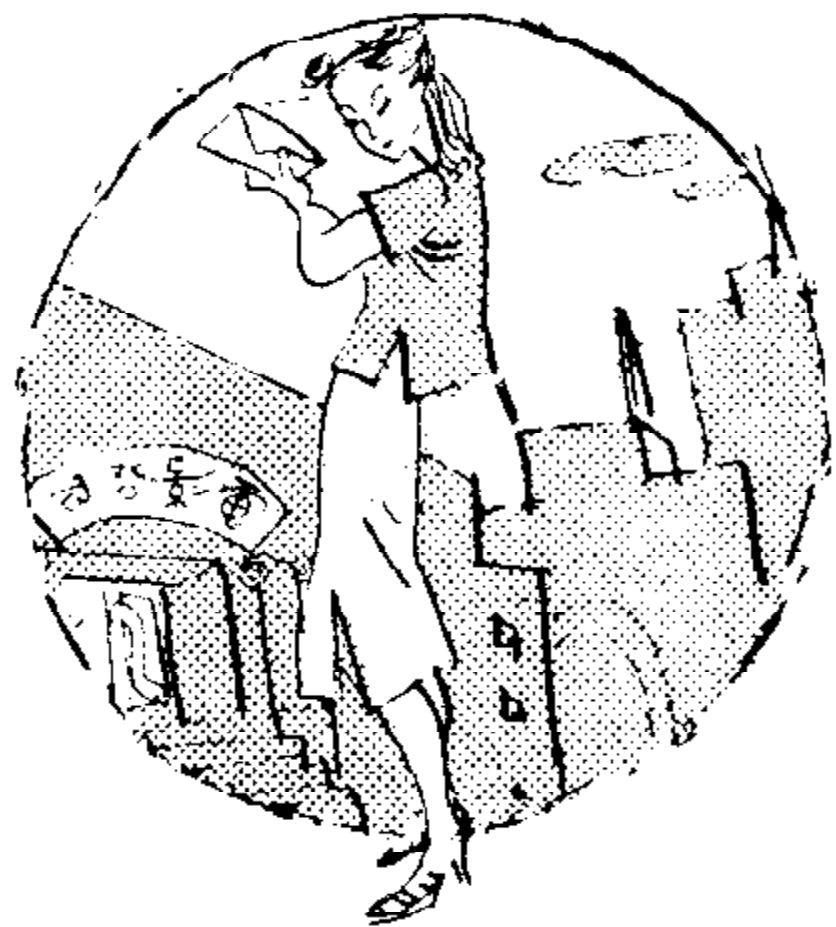
誰知事有湊巧，就在劉小姐託我介紹以後約一星期，報紙上就登出一家有名的電影公司擴充內部成立第二廠，招考男女演員的消息，在報上登出來的編劇委員中，就有一位我熟識的朋友在內，我連忙叫妻把這消息去告訴劉小姐，並且表示如若她願意去應徵的話，我可以寫一封信去給我那朋友，託他代爲推轂，錄取大約沒有問題。

這在劉小姐當然非常高興，她過去在我面前始終顯着一種凜然不可犯的神氣，這時似乎受了「明星熱」的驅使，要我介紹她做電影演員，居然連男女之嫌都不避了，親自跑到我家裏來，滿面春風的託我寫介紹信。我倒被她鬧得受寵若驚，連忙代她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那位朋友，信裏把她大大的揄揚了一番，希望能夠安插她一個比較重要的演員地位。

過了兩天，劉小姐又到我家裏來向我道謝，說她已經被公司裏錄取了，不過拍什麼影片

還沒有決定，言下頗透露着得意的神氣，我一面道賀她所願得遂，一面心裏也暗暗代她歡喜。

從此以後，劉小姐更儼然以電影明星自居了，妻也常常在她面前湊趣，恭維她，所以她和我們的情感分外密切。可是有一天，妻從劉小姐那裏回來，忽然沉下臉，很不高興的埋怨我說：



(她欣然應徵電影員)

「都是你無事尋事，要介紹她進什麼電影公司，倒累得我也受了一場沒趣！」

我吃了一驚，慌忙問妻是不是劉小姐拍影戲出了意外，妻搖搖頭，說意外倒沒有發生，不過不知道劉小姐爲什麼忽然生氣來，脫離了那家電影公司，不拍戲了，現在正在家裏着惱，見了妻也是愛理不理的，所以妻怪我不該多事。

我爲了要打破這個疑團，便跑到那家電影公司去訪問我那

位編劇朋友，問他爲什麼劉小姐好端端的忽然要脫離？那朋友也莫明其妙，又介紹我去見支配劉小姐戲的角色的導演，

據那導演說：他對劉小姐本來也相當重視，給她安排了一個重要的配角地位，誰知劉小姐竟不答應，堅持非做主角不可，殊不知主角向來要由有名望的電影明星担任，如何能輪到她這初出茅廬的新進演員？何況她的表情雖然不錯，究竟還沒有上過銀幕，演技不免生疏，一部影片的成本不小，那裏能夠當做兒戲，當然只好拒絕她的要求，不料她竟一怒不來拍戲了，公司裏對於這樣驕縱的女演員，實在也不敢領教。

我聽那導演說得入情入理，也無話可說，只好怪劉小姐太不識相，回來後就關照妻，以後少和劉小姐親近，以免多生是非。妻也因為在劉小姐那裏遭了冷淡，不願意再去自討沒趣，常常故意避開她，所以雙方幾乎達到了無形絕交的地步。又過了幾個月，我們搬了家，從此就沒有和劉小姐再見的機緣，直到現在十多年了，我從沒有見過劉小姐的名字，也沒有在銀幕上見過劉小姐的影子，新的電影女明星雖然不斷在產生出來，其間却沒有劉小

姐在，不知道她的「明星夢」現在可會醒了沒有。

二 孫小姐

我認識孫小姐，是在一位辦廣告公司的朋友那裏，當那朋友把她介紹給我，並且說：「這位孫小姐，很愛好文藝，現在有一些作品要請你修改修改。」的時候，我不禁肅然起敬，因爲在文藝的領域中，素來就很少女性的活動，尤其是最近這幾年來，優秀的女作家極爲少見，發掘一兩株奇葩異卉，點綴這寂寞荒蕪的文藝園地，無論如何決不是無意義的事。

可是看了孫小姐的樣子，却使我幾乎有些不敢相信她是個愛好文藝的女性，我也曾見過幾位女作家，她們大抵打扮得好樸素，脂粉不施，因爲既要以知識階級自居，當然不肯降低自己的身分，以爭妍取媚爲能了。而孫小姐却不然，她的容貌並不美，但却打扮得非常時髦，頭髮燙成當時最流行的飛機式，嘴唇上塗着口紅，指甲上搽着鮮豔的蔻丹，渾身香氣襲襲，使我和她坐在一起，無形的感到一種威脅。

我因此很有些失望，心想，像這樣一位女性，那裏會創作

出良好的文藝作品，即使有文藝的天才，也要被裝飾打扮的心思分散了她寫作的才情。可是在讀了她交給我的那篇作品以後，却暗暗有些使我吃驚，那篇文章雖祇是一篇散文，但描寫的細膩，技巧的純熟，辭藻的豐富，實在不像是出於一個女性的手筆，我不由得極口誇贊，並表示願意代她介紹到刊物上去發表。

孫小姐似乎很歡喜而又感激，向我說了不少感謝的話，但當我詢問她的住址，以便稿子發表後通知她時，她却又忸怩地不肯直說，當時在座另有一位廣東朋友，她便說有信可以叫這位廣東朋友轉交，我雖因此對那廣東朋友特別親切而覺得奇怪，但因那廣東朋友同時也是我的朋友，所以並沒有十分懷疑到他們間會有什麼關係。

可是有一天，一位朋友約我到法國公園附近的錦江茶室去晤面，大概是我去得太早了一些，樓上樓下都找不到那位朋友，無意間却在樓上那間佈置精雅專供情侶們談話的雅座裏面，發見孫小姐正和那廣東朋友面對面的坐着，四目相視，脈脈含情，不知道是否正神往於他們自己的小天地中，竟沒

有注意到在旁邊的我，我暗暗覺得好笑，便也不去驚動他們，悄悄的下樓去了，從此纔知道他們間竟真有一些羅曼史。

由於我的介紹，孫小姐那篇文章很快的就在刊物上發表了出來，我連忙去通知那位廣東朋友，大概廣東朋友又把我的住址告訴了孫小姐，從此孫小姐便常常有信來，和我討論文藝上的問題，有時也附寄了稿子來，託我修改，介紹刊物發表。

這樣過了約有一年多光景，第二年夏天，那位廣東朋友開始起程回廣東去了，他是用一種極光明正大的理由走的，我不但不反對，還要竭力加以贊助，不過我不知道他和孫小姐的戀愛已經進展到了什麼地步，覺得他這樣一走，並不帶着孫小姐同去，在孫小姐這方面，一定是感覺非常傷心失望的。

果然，在那廣東朋友走後不久，孫小姐就來了一封信，約我到她那裏去，說有要事面談。她的住址在我面前素來是諱莫如深的，這時却突然公開了出來，並且約我前去，我猜想其中一定有些不平凡的故事，於是便在接信後的當天下午，按着信上的地址前往造訪孫小

姐了。

孫小姐住的地方，是在法租界西區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她獨自一人租住了人家一間狹小的亭子間，我真有些佩服她的大胆，一個單身女子常常在這僻靜的馬路上來往，但想到她過去，也許常有那廣東朋友陪伴在一起，又不禁暗笑我自己的杞人憂天。

孫小姐房裏的傢具非常之少，只有一張寫字檯，一張單人鐵牀，和兩把椅子。但她招待我却很殷勤，因為是夏天，她還特地請我吃汽水和菓子露。

我的來意本來是想向她探問一些她和那廣東朋友的關係，她却不等我開口，就先自畫起了自我供狀來，大概她要和我談的要事，就是這一件罷，據她所說，我纔知道她和那廣東朋友的戀愛關係，已不祇是在靈的階段。而且進展到肉的階段了，所以這次廣東朋友的回去了，對於她可說是惡意遺棄，這種事情在都市裏雖是常見，在我的朋友中間却還未曾發生過，因此我對那廣東朋友不免感覺深惡痛絕起來。

我一面痛恨那廣東朋友的無良，同時也不免感覺孫小姐的行爲有些浪漫，但想到現代青年男女的行動誰不是有些浪漫

，抑制不住熱情的衝動而任性妄行，以致鑄下終身的大錯，便又覺得孫小姐的行爲是可以原諒的，甚至爲因同情她的不幸的遭遇而關心到她目前的生活。據孫小姐說：她現在的生活是很刻苦的，僅靠寫作和做家庭教師的收入來維持生計，所以每天用油條大餅來打發日子的事也是常有的，她很希望我能代她的稿子多找些出路，使她的收入可以比較寬裕一些。我當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當晚回來時就帶了她好幾篇稿子回來。

此後我就常常到孫小姐那裏去，一來是通知她稿子的消息



(她正在窗口買票)

，二來是想和她談談，我覺得結交一個志同道合的異性朋友，互相談談說說，也是解除生活枯燥的一法，漸漸的我們也就熟不拘禮了。孫小姐雖然在我面前說她的生活很刻苦，但據我看她的行徑仍舊很浪漫，

最顯著的一點是她打扮得還是和花蝴蝶一樣的，有時竟叫一個很漂亮的青年送稿子來，當我向她問起這送稿來的是什麼人時，她雖謔稱是她的學生，但我總有些不相信，她自己的程度還只是高中，如何會有這些類似大學生模樣的學生？不過因爲我和她的關係還很淺，不便去說破她，只好姑妄聽之罷了。

也許因爲每一篇稿子從介紹到發表中間經歷的時期太長，孫小姐有些等待不及，於是每次我到她處去時她便不住向我訴苦，我聽了很覺不忍，便也常常預先借支一些稿費給她，但我總覺得她的舉動有些矯揉造作。例如有時她明知我要去，故意在寫字檯上搓洗衣裳，看見我來了，慌忙收拾起來說：「啊！真難爲情！現在你總可以明白我的生活是怎樣的刻苦了。」可是當我有時未通知她而突然跑去時，却見她正和那被她稱爲是她的學生的青年在喃喃情話。

這一切，使我對孫小姐的私生活不免深深的懷疑起來。

有一次，我到孫小姐那裏去，她忽然向我提出了要求，說她近來生活很窘，希望我能補助她一些生活費。我覺得，朋

友有通財之誼，這本來也是義不容辭的，但照她目前這樣的生活，我却實在有些不敢相信她，於是便向她表示，要我補助她的生活是可以的，但必須她改換一個環境，生活行動都處於我的監視之下。她聽了我的話，眉毛立刻皺了起來，推說她和二房東的租約沒有滿期，不能搬家，請我多少資助她一些。我當然不能強人所難，但也實在有些不放心她，惟恐多給了她錢徒然助長她的浪漫頹廢的生活，所以只給了她百元錢。

當天晚上，我偶然到大光明去看電影，却見她正挽着一位青年的手臂在窗口買票，從她的手提皮夾裏拿出來的正是我剛給她的百元鈔幣，我心裏止不住有些冒火，連忙強自鎮定着，而且在她買好了票子從人叢中擠出來時，故意迎上去向她笑了一笑。她好像沒有防到會在這地方遇見我，不禁窘得面紅耳赤，慌忙拉着那青年的手臂一溜烟鑽進戲院裏去了，我也自顧去看我的影戲。

此後我就不再去見孫小姐，並且把關於她稿子的事情做一結束，因爲我實在已經有些厭倦於她的虛偽浪漫了。孫小姐好像也有些內疚神明，不敢再

寫信給我，我們就這樣無形的斷絕了往來。

三一 高小姐

高小姐是我妹妹的朋友，她的身材實在無愧於她的尊姓，比我還要高出半個頭，女人的身材總是以矮小的居多，高小姐這種反常的情形，自然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注目，就是只見過她一面對她的面貌印象不深的人，只要一看見她那高頭大馬的身材，也自會記憶起她是誰來。



冷不防把我手臂挽住了

高小姐並不因別人的注目她而感覺羞澀，相反地，這倒是她最覺得驕傲而又得意的地方，原來她最大的理想不是學問高超，也不是生活享受舒適，而是出風頭，她常常說，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要是默默無聞，未免太對不住自己，尤其是在目前這樣的男權社會裏，

女人們要出頭露面是很不容易的，惟其因為不容易，所以更加要努力，從衆中表顯出自己來，纔不虛生了一世，這倒和古人的「君子疾沒世而名不彰焉」的主張若合符節。

抱着這樣的人生哲學，高小姐在一般人眼裏便顯得非常活動，她擔任婦女團體的幹事，出席各種公共集會，在會場上發表演說，總之，凡是可以出風頭的地方都少不了她，而她也總不放鬆每個可以出風頭的機會。

也許是在會場上大聲疾呼的發表演說慣了，因此便是在普通私人交際往還中，高小姐也往往喜歡發表長篇大論。每次她到我家來看我妹妹，總只聽見她一個人的聲音在屋子裏肆無忌憚地大嚷大笑，說話又急又快，簡直像炒蠶豆一樣，遠在三間屋子裏也可以聽見。我實在被她吵得有些怕了，每次看見她來，總不免要皺眉頭，就是妹妹也不大歡迎她，不過因為既已和她交了朋友，總不能無緣無故的斷絕往來，所以只好由她。

高小姐的容貌不但不美，而且簡直有些醜，濃眉大眼，扁平的鼻子，再加上滿面的雀斑，

無論她怎樣修飾，總不能使人感覺美觀，何況她又喜歡活動，喜歡出風頭，更使一般擇偶的人望而却步，因此她的標梅時期雖然已經過去了很久，却是沒有訂婚，誰都不敢把這位母夜叉雌老虎一樣的小姐迎娶進門來，自討晦氣。

然而一個人不論男女，都有天賦的情慾，不是人力所能強制遏抑得住的，高小姐又何嘗能夠獨異，而且因為她的稟賦與一般普通女性不同，所以她的情慾也特別旺盛。這旺盛的情慾得不到滿足，便不免要橫決起來了。

說來也真好笑，因為我那時還沒有結婚的緣故，有一時期竟蒙高小姐垂青，做了她追求的對象，她到我家裏來的次數突然頻繁起來了，並且不住向我獻殷勤，託妹妹間接送書籍和禮物給我，我對她的好意未嘗不覺得，可是對於她的尊容委實有些不敢承教，所以在她來時常常藉故避開去，使她見不着我，心也許可以冷將下來。

誰知有一天，不幸得很，我竟和高小姐狹路相逢，我暗暗叫苦，高小姐却喜出望外，她連忙迎上前來，先向我飛了一

個媚眼，接着便笑嘻嘻的向我問：

「到那裏去？」

我看見她飛過來的眼風，差一點沒把隔夜飯都嘔將出來，那裏還有心思回答她的問話，正打算奪路而走，高小姐却冷不防的竟把我的手臂挽住了，同時一陣濃烈的狐臭氣息從她的腋下開始送入我的鼻端來，因為她的身材高大，她的腋下和我的鼻端的距離相差無幾，所以竟使我飽嘗異味。我止不住又震又惱，連忙捧脫了她的

高小姐却還不肯死心，她又托我妹妹來試探我的意見，妹妹也知道我不會有意於她，但她總得沒法，只好姑且向我探問一下。我止不住暗暗有些好笑，便轉問妹妹，倘若她處在我的地位，是不是也會愛上高小姐？妹妹倒被我問住了，只好笑着說：那麼高小姐大概要做一世老小姐了。我說：這倒也許不至於，總之姻緣有定，還是請她另找對象的好。

我不知道妹妹後來怎樣回復了高小姐，不過高小姐大概因為受了我的拒絕，自覺沒趣，從此就很少上我家裏來，這倒使我感覺清靜了不少。就是妹

妹，也和我有同樣的感覺，因為她顯然也並不歡迎高小姐常來訪問的。

過了約有半個月光景，妹妹忽然笑着告訴我：高小姐不知受了什麼刺激，已經決定抱獨身主義了，現在她已經考進了一家法科大學，預備將來畢業後掛牌做律師，以終她的餘年。我聽了，覺得這和她的個性很適合，便也笑着對妹妹說：她能想出這個主意，倒也難得，事實上，她既會在大庭廣眾之間滔滔汨汨的演說，則做起律師來，也一定可以辯才無礙的，她有了這樣一條出路，大可不必再尋求什麼對象了。

可是，意料不到的，在三個月以後，我却在妹妹那裏看到了高小姐訂婚的喜柬，她居然竟已尋到了她的對象了，這確實是可賀的，不過何以會進行得這樣快，被她追求到的對象又是怎樣一種人，何以竟會賞識她於牝牡驪黃之外，這却是一個不可解釋的疑團。妹妹大概也為此覺得奇怪，竟特地破例去訪問了一次高小姐，據訪問所得，原來和高小姐訂婚的人是她的同學，他們一堂切磋，朝夕相見，發生情感自也不是

(續次頁下段)



那一天，是陰曆五月廿九，上海外灘一路電車正由西向東，駛上外白渡橋。

頭等車裏靠南站着年約三十七八歲，穿白灰色紡綢長衫的男子，他兩隻細小的眼睛在凝視着黃浦江對過的浦東。原來他被一種異樣的光景吸引住了：這時正是雨後新晴，斜陽映照着浦東那邊地平線上一帶的烏灰色雲牆，那雲牌好似一帶嶄齊的山崗，沿江地面上是紅磚的洋房，背後因有烏灰色雲牆的襯托，從雲端裏射下來的金色陽光，那洋房和地面的顏色，暗亮分明，使那位男子的心底，驚歎：「人生真是耀目底美麗，這美，全是光度底絢染！」

「個人處在小室裏，往往覺得自大，如果站在高處，把自己個人放在無邊高的天空下，無邊際的平坦綠野之間，便不

過像芥菜子一樣，是恆河沙中的一粒，千萬人之中的一個而已。」他這樣的想着，回首看那鴿子籠般的，一格一格

窗子的大樓：「唉，虧人們會在這樣的監牢似的屋子裏過其一生，可怕啊，可怕！你看，浦東那邊的原野多麼大而自由，那些自然的東西何等的平靜安閒！」

他這時，被這美麗異常的自然景象感動了，他不想回寓去，電車過橋，停下了；他下了車，折回去，到華懋飯店最高一層臨對黃浦江和浦東的一間，喊了一瓶汽水和幾樣茶點，他在那裏登高望下。

街頭的人羣，像潮水一樣，有的向東，有的向西，電車叮叮當當，汽車嗚嗚嗚，人力車夫的腿不息地奔跑着，白鬚如雪的老乞丐在向行人伸手求乞，警察在搶奪販米婦人手裏的米袋。「唉，沒有錢的人和錢太多了的人，是一樣的擔心，忙碌！」

他感歎着，舉目向浦江那邊

遙矚，一望無際的平坦綠野，天邊的雲牆，夕陽的返照：「一個海闊天空的，悠閒的自然界放好在那邊，你只要能安心投到牠懷抱裏去過一生就好了！」

他一個人在那高樓頂頭，坐在窗口裏面的窗階上，看着原野和天空，他在想，對於這世界對於自己的人生，應該怎樣的處置：

「這人間的不平，不合理的，世界，讓那些熱情的追求光明和真理的青年人們去改進和創造罷！」

「至於我自己呢？」他自問。

「我自己？」他想：「也會經幾度追求着那光明和真理，但因家累，身體，勇氣，種種都不夠，屢次在中途退下了。直到年齡大了，身體虧，負擔重了纔死了心。最近還寫了一篇小說，在那篇小說裏，把自己寫到：在走向光明和真理的途中，在某處懸崖之上失足墜入萬丈的谷底，因為手和一個女同伴握着，所以連那個女同伴也帶下去了。」

「哼！」他想到這裏時，他微笑着「哼」了一聲，自己在嘲笑自己：「這是一種最輕快的解決方法，輕輕的在筆頭下

就解決了，這多少容易？你這個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啊！」他自己不禁驕然的笑出聲來了。

「我在人間四十年，雖然沒有成功什麼，但也算經過了些狂風暴雨。現在，我的身體和意志，都非常衰弱；我禁不起濃烈的欲望，那是使我曠性，困憊；我需要的是安靜與和平，我要到鄉村去度過我的餘年！」這便是他對自己的最後的決定。

「再過十年，我便是五十歲了，看來我的身體是早衰的，五十歲就不能夠做什麼了！」此時，就把身體靠在窗檻上，閉了眼睛，他似乎看見自己鄉下的兩所房子：一所是他的大孩子的，因為大孩子自小肺部不大健全，所以學了農桑，經營着種植和蠶種製造場的事，這樣，可以接近自然界，過健康快樂的生活。小兒子的性情安定，學了醫生，在城裏開業。鄉下一所房子是大孩子和媳婦住的；一所房子是他自己和妻子住的，院子裏種了不少的花草，門前是半畝桑田，屋後是一個竹林。

距離村後三百步路，那裏本來是一隻祠堂，現在翻造得煥然一新，是一隻現代式的小學

難事，所可異的是此君的胃口，居然竟有容納高小姐的雅量，未免為常人所不及罷了。

以後高小姐就沒有再到我家來過，只在報紙上看到她的結婚廣告，使人詫異的是她結婚以後，竟然停止了一切社會活動，既不見她出席公共集會，也不見她掛牌做律師，起初我們還以為她新婚燕爾，無意於此，後來日子久了，甚至連她的丈夫都已做了律師了，她卻還是毫無動靜，大家才不免有些奇怪起來，妹妹為此又到她丈夫家裏去訪問了一次，據她回來說，高小姐現在簡直好像換了一個人，成了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過去鋒銳完全收斂起來了，她最大的理想彷彿只有依賴她的丈夫度過這平凡的一生。

為了高小姐這意外的變化，妹妹很覺不解，她問我，為什麼像高小姐那樣一個喜活動好出風頭的人，居然竟會在一剎那間靜止下來，我也推測不出一個所以然，只好歸因於也許有一種母性的本能潛伏在她的內部，在平時不見顯露，直到嫁後才完全表現了出來，所以才會有這樣一種結果。(完)

校。他——這位五十歲的老者，便是創辦人，他究竟還忘情不了社會，他自己任校長，親自教授，總算為地方上盡一點微力。

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孩，唱着跳着，圍繞住了這位老先生。

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問他：

「先生，你既然教我們要破除迷信，為什麼你又要和妻子一同到杭州去燒香啊？」

「唉，孩子，燒香為名，白相是實在，你可曉得我的老太婆是舊式女子，她要燒香，就讓她燒燒了！」

「你應該反對她！」那女孩生氣勃勃的說。

「喝喝！」那老先生笑了，

得意的笑着說：「這是我們的一代，我們已經老了，不久就要死了，等你們長大的時候，你們再不會去燒香了，迷信就沒有了！」

「雲」的一來，閉目靠在高樓窗檻上的他，身體彷彿又到了杭州：在靈隱寺的左面，一個老人和老太婆，老人替她提着香籃，攬着她，正在向北高峯走去。

「你為什麼吃吃力力一定要上北高峯去？」老太婆問。

「你怎麼這樣會忘記？」老人說，「你忘記我和你在年青時代一同在此地麼？」

「喉，真正！」

「那時候，我們買兩根手杖

，我也撐一根，你也撐一根！

「有一根逃難時還給你帶到四川呢！」

「後來還從四川給祖母撐回來！」

老太婆又把話回到本題，說：

「那時候，我不肯跟你走上北高峯去，也是你一定要我去，不知怎樣，我見了山怕的！」

「一共多少時光，不過二十幾年，眼睛一霎，我們都變了老人了！」老人感慨地說。

「人總要老的，什麼人不會老？」老太婆的性情是樂觀的，她說：「我真快活，我第一

次來杭州的時候，我說西湖真

好，我們再要來一次，現在我們成成雙雙回來，有什麼不快活呢？別人家鄉下人，一生沒有來過一次也多着呢！我們兩次還不好麼？」

「對的對的！」老人高興地說，同時把手裏的手杖指着對面的飛來峯說：「我們上次來時也是三月初，桃花剛開，我還指給你飛來峯上的樹木看，那樹木的嫩綠色，真是可愛極了！」

他們談話的時候，後面來了一對二十幾歲的年青夫婦，他們讓他們走了過去，老人說：

「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和他們一樣年青！」

「過二三十年，他們也和我

們一樣老了！」老太婆笑着說。

「喝喝，走罷！」老人挽着老太婆說：「我們上財神廟去燒香，祝我們兩個兒子和女兒運氣都好點！」

診療科目

內科、外科、皮膚泌尿科、產婦人科、兒科、耳鼻咽喉科、眼科、齒科、X光線科

福民醫院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二號

各科接續 電話四六三三三三：七

福民醫院分院 愚園路八三八弄七號 電話二〇七九一

他在山路上走着，脚下石子一滑，「撲獨」，便跌在地下了。他睜開眼來時，却是不覺靠在窗檻上睡着了，身體從窗檻上歪倒下來，跌在地板上。他從柔軟的毯子上爬起來，看：窗外的落日已經西沉，原野鄉村已沒入一片昏暗的暮靄中；祇是脚下街道上還是人影幢幢，車塵滾滾，在不住的忽忽地往來着。



世界，時代，都在從新蛻變之中。新和舊互相混亂在一起。這篇東西，便是描寫在混亂之中，遇到了思想的岐途的一個中國青年的奮鬥過程。不，他還沒有醒過事，可是靠着偉大的朋友的信念，在岐途上開拓了一條正路，現在是正在開拓着。

——解題——

民國二十七年（事變第二年）的春天

廣東對岸，英國殖民地香港島的華僑街，幾乎要被由大陸上蜂擁而來的難民擠滿了。

以伴隨數千年的歷史傳統下來的民族的堅強精神，固執地嚼嚙自己的生命，悲慘而淒涼地一天一天過下去。社會生活上所必要的道德，體面，以至激勵的時代進展和戰爭等々，在他們根本沒有工夫去理會他，也從來未曾想過。總之，他們是爲了生活在徬徨，在苦悶。祇要有一個銅子兒，一碗白飯，就比什麼都歡喜，那天便謝天謝地的感到滿足了。陳其生也是難民之一。可是他還帶着一點自己的生活費，不在過着像他們一般那樣的悲慘生活。

他從故鄉廣州避難到香港來，當初曾去找他住在九龍油麻地的叔父陳寶春，但是叔父寶春，已在去年底搬到上海去，不知道究竟在什麼地方，打聽了好多處地方，都沒有確實的消息。困頓在這陌生地方以後，便去訪問幾個故鄉的先輩知己，可是他們都不像在故鄉時候那樣和善客氣。爲什麼呢？原來他們也正和許多人一樣，爲了自己的生存在苦悶着。

時間一天一天長久下去，口袋裏是相反的在輕起來。在故鄉，老母和妹々愛玉正在渴望着有什麼好消息來。「媽！你老人家不必置念，再過一個月，一定可以接你和愛玉一同來了。」當離開故鄉時抱着十二分把握向母親和妹々說的這句話，漸々變成疑問來了。寄信到鄉下去，告訴她們說已經平安到達香港，已有二十天了，此後在香港

到處打聽，爲了找職業而日夜奔走，可是總是找不到適於自己的工作。

和在省城當公務人員的父親很早就死了，靠着一些僅有的遺產，母子三人和陸地生活着。他好容易才讀到大學畢業，而那時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却開始了。這衝突發展成事變後，畢業生的大半都跑向抗日陣營去了。他也受了二三個朋友和先輩的誘惑，被青年的盲目的熱情驅使着，瞞着母親，和他們一同行動起來。可是每當一想到自幼年時，便艱苦相共的一個母親，和可愛的妹々愛玉，便懷戀得不堪，於是立即變了心，中途偷々地跑了回來。那時候母親和妹々の歡喜的表情，像照相簿一樣貼住在心頭，直到如今還不能忘記。

其後，他在省政府的秘書處找到了事，母子三人便安樂的在一處過活。半年的歲月像夢一樣過去了，老母和妹々感到滿足，當然在他自己也是感到滿足的。可是，時代的激流和環境的變化，已不容許三人的生活，再這樣安樂的過下去。

事變漸々擴大起來。自北京，上海起，首都南京都被日本軍占領了，政府的機構，全部移往重慶。中國軍一再敗退，同時廣東的軍事設施也連日連夜被日本軍的飛機轟炸。壯丁已經開始強制召集，物資因富豪奸商的居奇囤積，漸々缺乏起來。省城發生動搖，居民墮入了恐怖的深淵，人心的不安到達了極點，謠言在到處傳播開去。省政府在最初喝

力作強硬而且公平的彈壓，可是也終至暴露了他的無能為力。

某一天。

吃過晚飯，母子三人又和往常一樣聚在一處，突然，母親正經地向兒子說：「其生！你趕快到香港去罷！因為那邊都是外國人，比這裏要安全得多啦。」

「母親！省城還不要緊，因為這幾天內還有援兵從北方開來哩！」

「你真笨極了，再想一想看，到現在幾會打過勝仗？」

「不過這次……」

「這次怎麼呢？那有勝的道理！最好明天便到香港去，因為叔父寶春也在九龍，況且你是獨養子，要承繼陳家一門後嗣的啦！」

友

「我不去，我是公務人員，雖說地位不高，終究是省政府的公務人員，不能採取那種懦弱的行動！」

「……」

「要是指導民衆的人本身如此，省城便要混亂起來，治安都無法維持了。」

「孩子！你不要那樣固執，好好地聽母親的話，體諒一下老人的心！」

他最初雖然一直頑強地拒絕，可是，對於母親流着淚在哀懇的樣子，可愛的妹子的同胞之情，自己的感情和意志便也不能不把一切貢獻與年老的母親了。

港。

今天，他也從早晨起，便按着新聞廣告的求人欄，到處去奔走找事，可是都未能照理想那樣順利地獲得解決。這邊

愈是老實，請求人家，對方愈加疑慮不決，不肯錄用，有時雖然有適於他做的工作，又因為保證人的關係，一切仍歸無效。因而曾去找過幾次同鄉的知己

，想請人作保證人，可是都借藉種種口實和理由迴避他，即使遇到了還是個不答應，他說的什麼只裝作不聽見。而對他的境遇也不表示一點同情。想起在故鄉時候，大家都是親切和氣的，然而

以往的回憶終敵不過嚴酷的現實，所謂人情，難道都是這樣冷淡，善變的嗎？他開始疑惑，憎惡，反省，結果是愈想愈茫然。

是怎樣才走到這地步來的，他完全不明白。

溫和的春天的太陽，也突然落向西方去，看不見了。四面都擁着人的漩渦，人力車和汽車，走到他面前時，巧妙地擦的馳了過去。

他橫過了德付道，向統一碼頭方面走去。黯淡而淒涼的電燈朦朧地照着海岸

，雖說是春天，在這暖熱的島上，乘涼的人已很熱鬧。曝在風浪裏的碼頭，已經腐朽，周圍擠滿了成羣的難民。他們的無力的，悲痛的嘆息聲，在每一個角落裏傳過來。乳兒的號哭聲，女人小孩

的悲切的哭泣聲，使他更覺得悲慘淒涼。快離開這兒罷！心裏想不要看這東西，結果却還是看到了。將他們的秘密完

全看到了。簡直是現世活地獄的他們的生活，他們在絕望的深淵喘息着。可是

他們生存力很堅強，爲了生存，正在和一切鬭爭。到現在，前途變得更悲慘了。不能考慮，不能想像，他像被惡魔追着一樣，連忙離開了那兒。遠地地跑向看不見他們，聽不見他們的地方去。

沿海岸的金門大酒店，在黑暗之中用五彩的電光描出了美麗的輪廓。新式的自備汽車一停下來，便有服飾華麗人男女被吞進裏面去。這兒是人間天堂，他們所想像不到的世界。可以聽到麻雀，音樂的聲音，以至更複雜的杯盤刀叉的聲音。他清楚地看到眼前有珠光寶氣的女子

和奄奄垂斃的難民。他感動了，青春的血液急地在他體內流動。可是並不覺得憎惡他們，也不感到嫉妬，嫌惡，因爲在生存上面，任何人都是在向上爬。

他想奮鬥到底，爲了在故鄉的母親和妹子，更爲了自己所愛的中國，非抱着奮鬥到底的決心不可。

時間的流動是不分悲哀者和歡樂者的，夜漸在深沈起來。

宛如在冰冷的冬天受了傷的花和蝴蝶，隨着春的來臨而怒放亂舞的妖媚地修飾着的私娼們，也爲了生存在拼命活躍

。這美麗的蝴蝶也時常飛近他身畔來，可是吃驚似的飛去後，便再也不飛來，他也不想追上去撲到她。

他有氣無力的正想走，在腳下發現了一張人家丟落的晚報。便悄悄地拾了起來，貪婪地將視線投向求人欄去。

一

中環街由羣集的人擠得熙熙攘攘。這街道在晚上也就是難民的假眠場所，可是一到早晨，便都烟消雲散，仍舊是條清淨的街道。

陳其生也好像將昨夜的苦悶，全忘記完了，精神抖擻的雜在人羣裏走。一隻手裏拿着張紙片，時常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去看它。走到了交叉路口，站住了在凝視着紙片，正在此時，一個活潑的少女向他一撞，拿着的紙片便落在街道上

。連忙彎下腰想拾它起來，而由前面大搖大擺跑來的印度巡捕，一脚正將踏上市紙片去，他張皇着要伸出手去拾，早已來不及了。

「哎呀！」他故意放大聲音叫，想使誰都能夠聽到。

「當心點兒，混蛋！」

一看那滿臉鬍鬚的臉，就有點害怕，身材高大的印度人巡捕，用了比他更高的聲音咆哮。

他的右手沾着泥，鮮血在滲出來，巡捕頭都不回一下，便得意揚揚地跑過去。暫時以充滿憎惡的眼光望着巡捕的後影在走遠開去，他便自言自語的囁囁着說：

「你神氣活現些什麼！」

便將染着赤色斑點和泥土的紙片鄭重地揣在懷裏，故意打起精神再向前走。以爲一定要發生什麼事端而抱着期待

在站着的羣衆，因為來得太奇突了，都像食餌被人奪去了的小鳥那樣，呆然望着他的後影。

「港滬粵湘桂水陸運輸

順和運輸公司」

古怪難看的四方木招牌，掩着一層塵埃，已變成暗黑，可是上面的金字還鮮明地吸引着他的注意。他站定了，於是便將剛纔的那張紙片從懷裏掏出來，避着旁人悄悄的和招牌上的字對比着。

「正是這兒，好容易才找到了。」

他低聲念着，一面小心翼翼地跑將進去。裏面比想像的廣闊得多，雜亂地堆着滯貨，後面高聳的堆着木箱，草繩，麻袋等。從它橫裏穿過去，在到底的地方有個很大的工場，幾十個苦力在亂哄哄地埋頭檢點貨物和打包，他站在旁邊，誰都不瞧他一眼。恐怕打擾他們的工作，立即跑向辦公室去。看見有個類似苦力的胖子的職員走出來，便將來意告訴了他，於是便跟着到右面的小房間裏去。烏黑的壁上，整齊的貼着兩張輪船公司的招紙，裏面紙雜亂的放着圓的桌子和四方的椅子，真是個殺風景的房間。等了一個多鐘頭，可還沒有誰來，等得疲乏了的他，正想站起來吸一口氣，却有一個瘦小的，頭髮都花白了的老人走了進來。一套形式的問答已經完了，大致可以有被採用的把握了。他掩不住欣喜的表情，心頭在別處的跳，老人將左手托着的水煙筒點上火，便卜卜卜地吸着煙，一面以老人特有的沈着的目光凝視着他。

(47)

「保證人須得有兩個哩！」

老頭兒慢吞吞的說。

「保證人嗎？」

他自己反問，老頭兒輕輕地地點點頭。聽到這句話，便像頭上澆了盆冷水。立即思念到在這小公司都沒有採用的希望了。幾次都是爲了保證人，使就職的事落了空。今天又是如此，雖有一半念頭已經拋開，可是他心裏還存着一點期待，想懇求一下看，也許會有什麼成就。於是便將到今日爲止的結果原原本本向



(？ 呢 找 去 方 地 麼 什 到 人 證 保 ； 想 他)

「兩個保證人？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跑到街上，似乎像在答覆老人似的低聲說着，將至今鄭重其事放着的紙片從懷裏拿出來，搓成一個紙團投向旁邊的

陰溝裏，在地上重重的吐了一口青色的痰。心頭的緊張，好似忘却在那小公司裏了，身心都感到疲倦了起來。早晨起來後還沒有吃過什麼，立即感到肚裏有點餓，向口袋裏一摸，祇剩了五個已發了銅綠的銅子。很清楚的記得還有一包鈔票，可也奇怪，那會找不到，還是忘在什麼地方了呢？他發急得有點慌張起來，仔細一想，原來是昨天深夜在娛樂戲院旁邊，聽一個很像故鄉的母親的老太婆訴說身世時

這溫容的老人講，想打動老人的慈悲心，苦苦的哀求，結果却還是徒然。

「要是這樣，那更非有保證人不可，如果是難民的話。」

老頭兒的話聽得更討厭了。便拋開一切念頭，和老頭兒頭都不點一下，就走了公司。

，勢非餓死在異鄉不可了。什麼都不知道，在企盼着好訊息的母親和妹妹，真是可憐，自己什麼都能忍受，可是故鄉的母親和妹妹……總之，不該將那錢送人。糊塗，真是個糊塗蛋。

他幾乎要哭出來了，而昨晚在碼頭上看到的地獄似的情狀，又浮向頭腦裏來，現實地不得不感到這情狀已在迫近到自己身邊來。過度的失望，使他像釘住在那兒似的，呆着不動了。兩眼凝視着手裏的銅子，五個已發銅綠的銅子，彷彿是保障着他短促的生命似的，在手掌上燦然亮着，可是在他却感不到什麼魅力。

那時候，從橫裏出現了個小孩子，一下子就將他在看着的銅子攪在手裏逃去了。他想追上去，才走得幾步，小孩已跑入人羣裏看不見，更不知道是怎樣的臉，怎樣的形狀，只知道是個小孩子，去追他又有什麼用。祇有五個銅子，便呼天搶地去向四面的人求援，也是多餘的。雖祇五個銅子，可是在現在的他看來，却是一筆大款，到這地步便愈加對這五個銅子感到深刻的戀戀不捨。

「這樣我就身無分文了。」

想穿了一切似的輕嘖嘖着，想趕快跑向大道那邊去。

「你，不是陳其生嗎？」

於懊悔的心情不斷湧上心頭來。

我真糊塗，豈有此理，我那有同情人家，拯救人家的資格？自己已窮得精光，明天起打算怎麼才好呢？歸不得故鄉

，明亮的眼眸真實地表現出明朗的性格來。

一時呆然凝視着青年的他，半響才想了起來。不錯，那是王梅林，一定是學生時代最親近的王梅林。

「我是其生，是陳其生，你還記得嗎？梅林兄！」

他掩不住欣喜的表情。最先被他叫王梅林的青年，也以半信半疑的臉色凝視着他，等到他叫出「梅林兄」來，從前的友情便將兩人連繫了起來，因為在學生時代，除却陳其生外，沒有叫他「梅林兄」的人。王梅林也感到很高興。

「真巧得很！」

「簡直是奇遇了！」

兩人同時叫起來。

「你和以前變得不像了。」

「你也變得不像了。」

友

可是兩人，沒有像在學校時代那樣，被重逢的欣喜感動得擁抱起來。

在兩人旁邊，早有許多人圍着個圈兒，像看不要錢的把戲那樣看着他兩人。

陳其生回復了鎮靜，才注意到了自己的憔悴的形狀和容顏，覺得難為情，本能地低下頭去，眼眶裏潤濕起來了。學生時代的兩人還要比現在親切得多，他立即感到了淒涼。

周圍更熱鬧了，他被小孩搶掉錢的事已經大家都知道，也有人對他抱着同情，也有人笑他太笨，更有人奚落他說是鄉下人。他清楚地聽到周圍的人在對他作種種譏諷評論。

王梅林也不會不知道，更不會有不感

到他現在的生活正在窮困着的道理，可是他走不近陳的身旁去。他從口袋裏摸出了幾張鈔票。

「今天晚上你到我家裏來，我在等着你。」

他將幾張鈔票和一張名片像投擲一樣的交給陳其生後，便衝破了許多人的包圍，向原來的路走回去。

陳其生也不想叫住他，祇是默然望着王梅林走去。一面對奇怪的王的態度感到懷疑，同時對王的深厚的友情感激得幾乎要哭出來。

新的人羣的圓圈又在他四面加上了幾重，他們宛如看到了一幕奇異的戲劇，一直圍着他不肯散開去。

二

看不見王梅林以後，陳其生才打消了不可解的疑惑。

排開了重圍着的人，走到大道上，便搭上公共汽車，到好久未去的灣仔的清華池去洗一個澡，爽一爽身心，又在金城酒家盡量吃了個痛快，然後將身上整頓一下，到星島茶室去消磨無聊的時

間。

天漸黑下來，他拿着由王梅林交給他的名片去尋王的寓所。

建築在香港的斜坡高地——兵頭花園——的上山口的住宅，好像是新築的，漂浮着一種幽雅的味道。東洋和西洋的折衷式的外觀，非常富麗堂皇。四面圍着鐵柵和花崗石，東洋式的曲線和西洋式的

直線均勻地調和着，使誰都看了感到滿足。圍牆裏的乳白色洋房，輝耀在灰白的夜空裏，就祇那像怪物樣高聳着的古塔，有點突兀。青白的瓦斯門燈下面，掛着川鮮明的筆跡寫着「王國桂」的門牌。

「王國桂」

他稍為有點躊躇，可是門牌號數並沒有錯。膽怯地掀一下電鈴，就有一個矮小的白髮老僕跑了出來。

「我是陳其生，來找梅林的。」

輕聲告知了來意，和氣的老僕拖着沈重的脚步走了進去，接着便有個十四五歲的眼睛圓大，長得很俊秀的丫頭出來，鄭重地領他到會客室去。

「小主人正在洗澡，請在這兒稍為等一下。」

她文雅地說完，便紅着臉走出去，斯文的態度使人看不出是個丫頭來。

坐在柔軟的椅子裏的他，好容易才回復了平靜。

在正面還掛着日本的風景畫。雄大的山嶽頂上蓋着雪，四面圍繞着雲。在圖畫下面，日本的花瓶像抱着一束草花似的放着。他既感不到興味，更感不到感動。反而感到有點奇異。桌子上雜亂地放着二三冊，日本的圖書雜誌，他也並

不想拿起來看。由窗子裏馬上可以望見庭園，那兒開着美麗的花。蘆葦的屋頂，竹籬笆編成的壁，貼着白紙的門，也不像什麼涼亭的房子，遮斷了前方的視線，看不見街道上和港灣裏的夜景。

不到五分鐘光景，穿着白褲子，襯白

上海銀行

本店

上海海寧路
電話四六二〇四

北四川路支店

上海靶子路
電話四四二一〇

楊樹浦路支店

上海東百老匯路
電話五二六三一

大馬路支店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期鮮銀行跡)
電話一三一五〇

南京支店

南京中山東路
電話三三二九〇

定海出張所

定海四大街
電話一一一

衫，落落大方的王梅林，晒過太陽的臉上泛着紅光，笑嘻嘻的跑了進來。

「累你等了，對不起！」

「打攪你了。」

他也微笑着答覆。

「你變得和從前全然不像了。」

王梅林還改不了學生時代的口頭禪。

他在學校時代，和朋友们分別了再會時

，老是對人說：「你變得和從前全然不

像了。」這句話到現在還傳統着。單這

一句話，就使陳其生懷戀着似乎重又回

到學生時代了。

陳其生是二十五歲，王梅林比他大三

年，是二十八歲。可是無論從面貌來說

，或從說話方法來說，都像陳其生是兄

。兩人生在廣州，養育在廣州，也是長

大在廣州的。兩人的變成朋友，是在進

中學時候，坐在同一桌子上。而且兩人

最親近。當然王的個性是明朗的，而陳

由任何方面說來，都是沈默寡言而近乎

理智方面的。兩人的性格雖有點不同的

地方，而心上是素來一致的。因而兩人

在大學時還是同學，大學一年完了時，

因為父親在日本經營貿易商已有好多年

，王便轉入日本的大學裏。在省方是以

私費留學生的名目到日本的。最初，兩

人的友情藉通信往復，依舊繼續着，可

是中日專變勃發後，兩國關係惡化，兩

人的通信也跟着中絕了。當時在日本留

學的學生，大半都回國來，但王和父親

，連家族一同都留在日本，沒有回國，

不僅如此，故鄉的房產田地，也就立即

賣掉，遷往香港去。除此以外，陳什麼

都不知道。

王和在學校裏時候，毫無變更。明明

而愉快的表情，和在學校裏時候一般無

二。

兩人久別重逢，便像在故鄉時一樣，

欣快地閒談起來。那俊俏的丫頭搬茶和

蛋糕進來都沒有知道，兩人儘在專心談

話。

陳將自從離開故鄉，以至今日的一番

經過，全本老老實實講了出來，王梅林

衷心表示同情，兩人都嘆未能早一些碰

到。

「倘使是我一個人，那就好了；不過

在故鄉的母親和愛玉，却太可憐，她們

都在盼望着我一個哩！」

個性剛強，從來不肯講一句軟話的陳

其生，說完後從心頭湧起了似乎後悔的

感覺，覺得慚愧不堪，可是好像已潑出

了的水，既說了出來便無法收回了。

賤東西！向人搖尾乞憐的賤東西！你

以為這樣就有辦法了嗎？這樣地自念自

問了一通，却愈加感覺到悲痛。

「你碰到了我就不用費心了。」

王不在乎似的安慰他。

「再要請你照應，就未免……」

「那講得到照應，不過是友情罷了。

這是做朋友的人應當做的事。困難的時

候互相幫助，互相勉勵，這才是友情，

真正推心置腹的朋友。」

「可是……」

「怎麼這樣說，你祇要工作就得了，

於是便可接母親和姊妹都到香港來，這

不是很好嗎？一點兒小事就這樣悲觀，

和學生時代的你有點不大相像了。這樣

是不行的，不行的，得更打起精神來才

是。」

「即使我有了工作……」

「我知道的。憑你一個人，那是無論

如何能幹，在香港總是走不通的。現在

我可以介紹你，因為我有兩三個相識的

地方。」

而感到空洞寂寞。

陳其生站在食堂門口呆看着。

「不用客氣，沒有旁人在這裏。」

「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都在日本，祇我一個人，是十天前

才回來。」

「是嗎，還在日本嗎？」

「日本美麗，而日本人更優秀可愛。」

「美麗？便是在戰爭時還是那樣嗎？」

「戰爭！當然

中國是在和日本

戰爭。可是，爲

了什麼在戰爭呢

？像兄弟一樣的

兩國，在所謂大

東亞的家裏，是

爲了什麼要戰爭

呢？」

「爲了什麼！

還不是爲了日本

侵略中國……」

「這你才誤會

了。這個戰爭，

是爲了大東亞的和平和建設而引起的悲

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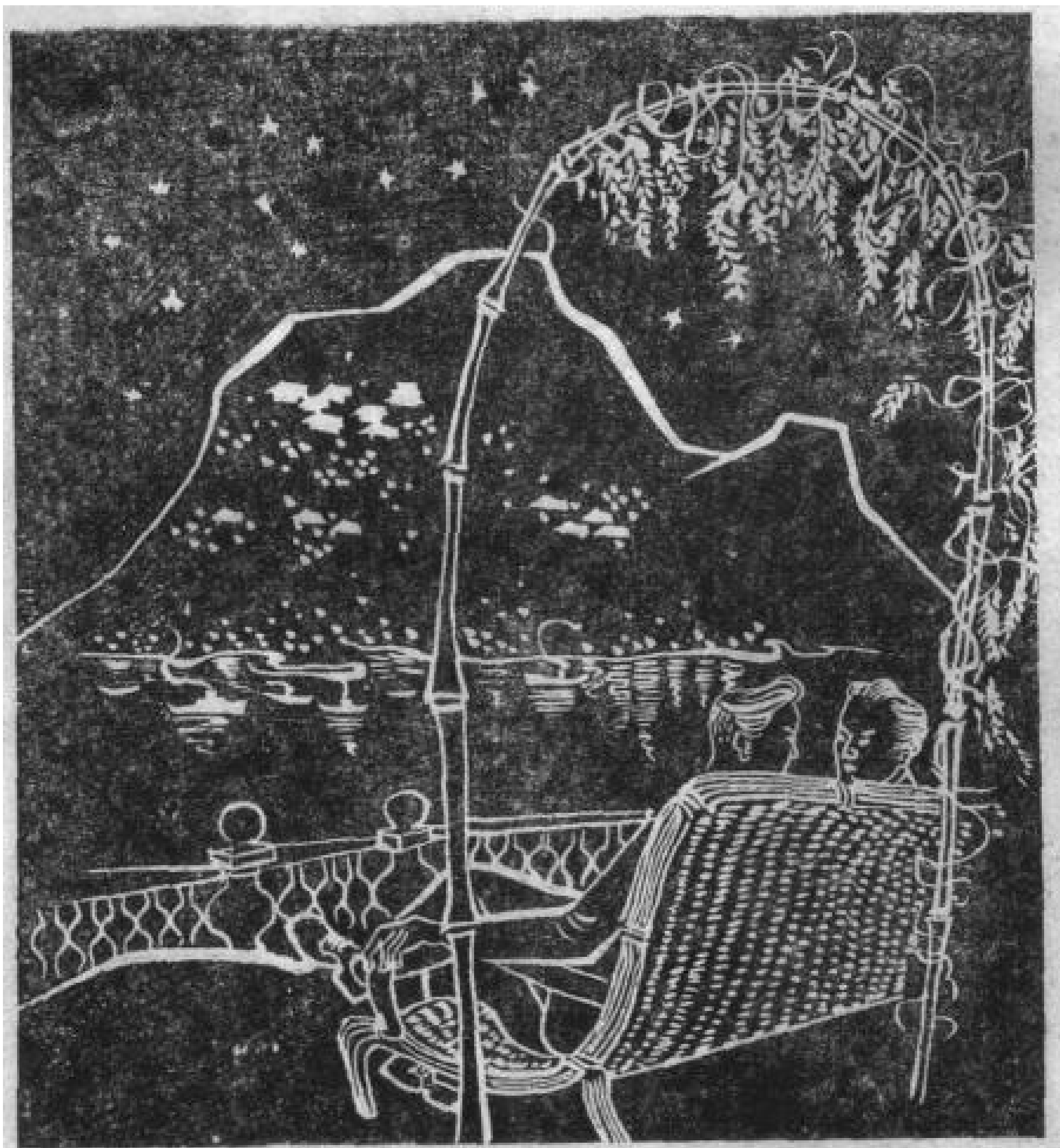
「悲劇？」

「只因爲是悲劇，所以我們的同胞和

日本都在痛苦着。然而悲劇也就是喜劇

的過程。」

「我不知道什麼叫作悲劇，什麼叫作



(王和陳坐在藤椅裏正談話着)

「當然，祇要工作有了着落，便沒有什麼困難了。」

兩人正談得出神，年老的女傭進來招呼說晚飯已經準備好。

打斷了話頭，便跟着到食堂去。

幾十張食桌都排列得下的很寬舒的大

食堂，裏面祇準備着兩個人的飯菜，反

喜劇，也沒有要知道它的必要，現實終究是現實。」

「這是不行的，你單拘泥於微小的現實，沒有去追究那現實，考慮到遠大的理想。」

「那有考慮的餘地，只爲了生活在奮鬥，在理首於每天的生活的人們，能從理想獲得些什麼安慰呢？遠大的理想對於將戰死者有什麼功用？」

「得了，你太把理想和現實混同在一起了，理想終究是理想，現實終究不過是現實，你太冷酷，祇看到了醜惡的現實的一面。」

「可是，人類爲了生存……」

「得了，我們久違了，且莫談那種正經話，隨時都可議論，總能找得結論的。總之，今晚請痛飲幾杯吧！」

王梅林打斷了陳其生的話，將葡萄酒在他杯子裏注得滿々の。

食桌上放滿了大碟小碟，花的碗，圓的鉢，裏面盛着主人特地置備的珍饈。菜逐一搬上來，兩人逐一將它吃個精光。

吃完晚飯，王梅林招呼陳其生到樓上的涼臺上去。由食堂旁的樓梯走上去，打三樓的廊下向右轉個灣，便有到屋頂去的門。涼臺建築在屋頂的一隅，中央有個花園，許多花在爭艷鬥妍。夜空裏沒有月亮，暗淡的星々却密々地輝耀着

燦爛的光芒。

王和陳坐在舒適的藤椅子裏。

右面是座扯旗山，在夜晚的兵頭花園裏納涼散步的人們，望得清々楚々，在山的每處，由燦爛的電燈，照出了紅瓦，白牆壁，青屋頂的洋房來，對岸九龍島的瓦斯燈，很有詩意地輝煌着。渡船在平靜的海面上來去。至今被冷酷而醜惡的香港的現實虐待着，對它感到憎惡的陳其生，此時才領略了美麗的香港的夜景。

不久那大眼珠的俊俏的丫頭將汽水和裝在銀盆子裏的瓜子拿來。

「鶯鶯！今晚客人也住在這裏，你把那大房間整頓一下。」

「是！」

王梅林叫住了丫頭，吩咐了她，於是她便以像出谷的乳鶯似的優美的聲音答應了一聲，跑開去了。

「這小姑娘長得伶俐得很，做了頭真是可惜。」

「我也時常在這樣想。」

可是，兩人便沒有再說什麼。繼續着陰沈的沈默。刺耳的炸藥聲音不時破着寂靜的空氣傳來。陳是第一次聽到這聲音。以往一直是住在熱鬧的街市裏的。

「那是什麼聲音？」

「到處都在掘防空壕呀！」

「防空壕！」

「究竟因爲是在戰時。」

王無表情的答覆他。接着陳便突然轉過話頭，彷彿想起了什麼似的說：

「剛纔，你說過日本美麗，日本人優秀，那是真的嗎？」

陳這樣問着，王吃了一驚，可是故意裝作平靜說：

「你問得真奇怪。」

「不，因爲你剛纔說得太奇怪了。」

「奇怪，我有什麼地方騙過你嗎？」

「當然沒有這樣的事。」

「你不相信嗎？對我講的話。」

「那也不見得！」

陳輕々地否定了，可是心上的疑念還沒有丟開。像一個不可解的謎，在他的觀念上不能消除掉。

「這也不能怪你，由你的立場來說。」

「……」

「我最初到日本去時，因爲住在故鄉，受了好久的排日教育，所以也無端的憎惡日本，討厭日本人。可是一到日本，不久就發生了事變。當時也有過種種謠言，在日本的華僑都整裝歸國，母親也勸父親歸國，可是父親沒有聽。父親寧願埋骨在日本。父親是信賴日本和本人的。」

王喝了口汽水，用拙笨的手法噙着瓜子，一面繼續說下去。

「我在那時候也勸父親歸國，結果我也被父親的信念打敗了，便決意留在日本。跟着戰爭的長期化，當時留在日本的華僑們，也漸漸知道我父親的話不錯，我也自然地知道了日本人的心，並且對它發生了愛好，不知由什麼時候起，變成了尊敬之念。當然，日本和中國現實上是在戰爭，但這是在和中國的思想在作戰，和已經赤化的中國思想，已經歐美化了的思想在作戰。日本的內閣會聲明過，日本不是以中國的民衆爲敵。不久首都南京被日軍占領了，可是在占領各地，都產生了由中國民衆組織的自治會，最近，中國民衆的維新政府產生了。這也是現實，這也是個很大的現實。」

「……」

陳一聲不響地靜聽着。

「你現在也許不明白我的意思，這也怪不得你，因爲你一直被幽閉在微小的現實之中……可是，總有一天你會明白我的說話的。不，那是非明白不可的！因爲我們兩人的血管裏都流着中國的血。」

「我不明白，實在是明白呀！」

· 品織絲造人 · 品織麻 · 品織絲 · 布紗棉 · 花棉 } 項營
等糧雜 · 貨雜 · 品織毛綿 } 目業

店支海上 社會式株業棉村竹

行 洋 村 竹 (名 華)

番 { 一四八〇一 · 五四七九一 } 話電 號 三 三 路 州 福

號 三 三 路 州 福 海 上 行 分 · 市 阪 大 行 總

島青 · 州徐 · 湖蕪 · 埠蚌 · 京南 · 州揚 · 江鎮 · 錫無 · 港香 · 東廣 · 口漢 行支地各



△十月十日為國慶紀念日

，值此時局嚴重的時候，我們應以如何努力奮鬥，自懸警惕。本刊所以以本期做為國慶日紀念特輯號，以表慶祝之意。本期特輯號承溫宗堯院長，馮節先生，陳彬蘇先生，李權時先生及其他作家之撰述鴻文，以光編幅，特此深致謝忱。

△在都市女兒羣裏，有不少典型人物，足供創作的資料。危先生便着眼於此，選取「影迷」的，自命「女作家」的，以及「交際花」的，這三種現成人物構成「小姐們」。

△「歧路」作者福德勝先生，籍隸福建，為一青年作家，現留學日本。他以「八一三」中日事變中所身歷目觀之種種事實，以及當時一般青年之思想與生活，寫成此四萬餘字之巨作。自本期起連續刊載，請讀者注意為幸！一俟全篇終了，如蒙諸君以「讀後感」或「書評」見惠，更所企盼！

△第九期隨筆欄內有「保證人」一文，茲由許多讀者揭發，確係抄襲。按該文抄公為本市呂班路大陸坊五十號內之趙易林也。△本刊業務部茲因最近接獲杭州嘉興等地讀

者來信，謂有號稱本社推銷員或外務員者在外擅取刊費，既超過本刊定價，又不將書寄去。按本刊除委託各地每日新聞販賣所外，絕未派人徵求定戶。以後如有此種事項發生，務請立即扣交當地警局，切勿受欺為要。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總社廣告部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二元五角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C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二五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三四二二三四三三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册)	五元
半年 (十二册)	二十九元
全年 (二十四册)	五十七元

店支海上 丸大社會式株

樓 大 榮 共 號 七 一 路 東 廣 海 上
番 〇 〇 八 二 一 話 電 表 代

陸軍海軍
策會社
御用

土木建築請負材料販賣



株式會社
華名

東和組
東和組營造廠

本店 上海北四川路九三二號

電話 { 四四一八五四番
四四一八五四番

出張所
杭州新民路三六五號 電話・二三一五三
市中心區南二條通二二二號 電話・二三三七八
浙江省石浦港 電話・(02)五〇五七五
香港九龍金巴利道三六號